

内明



2

錄目

3	勝信山花	……	本日和教佛國中
5	田信胡	……	過經些一的授傳法衣祖六
11	士居光慧	……	(二)介簡僧詩代歷東廣
14	釋如	……	觀識心的教五首賢
17	印聖	……	話講經章二十四說佛
21	瑞進王	……	義講錄巖碧
26	淨清韓	……	(續)編彙記尋披論地師伽瑜
28	雲曉	……	想聯刊創誌雜明內教佛
31	楷輝蕭	……	性恒永的學文典古
36	忠志白	……	育教與理心年青
39	浪猛胡	……	記雨心
41	飄少余	……	草吟齋息不强自
43	等陶甄	……	錄詞賢時
48	水渭姜	……	事軼青狄
10	盈詩	……	燈明盞一
20	雲步王	……	記應靈士大音觀
46	平韻	……	!路的遙遙!光曙!夜長
46	山立	……	記遊山秀越
47	卿杏黃	……	丐乞
49	……	……	訊通明內
51	……	……	訊簡界教
54	塵洗	……	義意的寶三依皈

敏智釋 長 社
 塵洗釋 人 印 督
 山金釋 人 行 發
 會委編刊本 輯 編
 社雜誌明內 者 版 出
 系術藝院佛 計設術藝

版出日八月五年一六國民華中
 號八七一·六七一街局醫埗水深龍九港香：址社
 四五六一一七H：話電 印承司公刷印采文

中國佛教和日本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文 學 博 士 花山信勝

此篇係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花山信勝博士特為內明創刊而作，由我國留學東京駒澤大學佛學部陳美岑居士譯成中文。

——編者

日本自聖德皇太子實行「興隆三寶」以來，經過奈良、平安、鎌倉、江戶等朝代直到現在，約有一千四百年。其間佛教雖有各種宗派的興亡，然其大多數皆由中國傳承而來的。

當聖德皇太子為推古天皇攝政時期的三十年間，他一面實施文化政治，一面從事佛書的研究、注解和著作。梁朝法雲法師及僧旻法師的講錄集「法華經義記」，「勝鬘經義疏」等，尤為皇太子所讚仰，稱為「本義」，又叫「本疏」，視彼等為佛法的根本。太子本身也著作了「法華義疏」四卷，「勝鬘經義疏」一卷，並且參考僧肇法師的「注維摩經」，而寫成「維摩經義疏」三卷，此三種「義疏」共八卷，乃是日本歷史上最initial的佛學著作，也是最古的書籍，其中皇太子的親筆原本「法華義疏」四卷，經過一千三百五十年，現仍完整的為皇室所珍藏著。

當時日本對於紙的製法以及筆墨硯等，一切均向中國學習，並將實物陸續輸入。同時因日本尚未發明文字，所以文字上也完全採用了中國的漢文字。隋煬帝時代，日本派遣小野妹子出使中國，即專為求取筆墨紙以及各種注解參考書籍，這大概就是日本開始遣使者往來中國的主要原因。小野妹子為完成所負的使命，曾數度出使中國，並且每次總率領很多青年僧侶及醫師同行。他們在中國留學久者三十年，最短者也有十年。日本的文化因蒙此恩惠而漸漸的發展起來。

到了奈良朝，在中國玄奘三藏法師由印度傳入新的佛教學，由於這時盛行經典的翻譯，慈恩大師的法相宗（以世親菩薩為主，依唯識論及瑜伽論為中心。）隨即興起，同時對俱舍論也從事研究。另外以龍樹菩薩及提婆菩薩的中觀論、十二門論、百論等為主要的中觀派的佛學研究，即鳩摩羅什三藏法師所傳入，而由嘉

祥大師集大成的三論宗等，也同時對成實論着手研究。這些專注佛學研究的論宗，在奈良時代的日本也相當盛行。當時鑑真大和尚為了東傳佛法，曾不惜身命，率領三十八名弟子經由東海，費了十二年的苦心，最後才登陸日本孤島。此歷史偉舉乃是戒律宗傳入日本的發端。自聖武太上天皇，光明太上天皇及孝謙天皇等，所有皇室高官都曾恭迎鑑真大和尚親授戒律。奈良（地名）的唐招提寺，就是為紀念鑑真大和尚而建立的。該寺的開山堂裏，現今仍供祀以乾漆塑造的國寶鑑真大和尚的遺像。

另外以供祀日本最大的毘盧舍那佛而建造的奈良東大寺，曾擁有全日本佛教總本山資格的威勢，是八宗兼學的道場，後為華嚴宗的總本山，現在每天仍有很多海內外遊客前來參拜。賢首大師會根據華嚴經寫成一部「探玄記」而被尊奉為華嚴宗的開山祖。

到了平安朝，天台宗及真言兩個新宗派被承認以後，以台密、東密自居的祈禱式密佛教也大大的流行起來；這是對於所有一切，凡是天災地變的事都完全信賴加持祈禱的一門。開創日本台密的比叡山傳教大師最澄和尚，曾經登陸中國天台山，並追隨以提倡摩訶止觀為主的道邃及行滿兩和尚而學天台宗，同時由順曉阿闍梨承授密旨而後歸國。如此傳教大師由道瑿和尚承傳了菩薩摩訶系統的禪，又天台大師智者的法華圓宗及菩薩戒，加上胎、金兩部曼荼羅密宗等，四宗合一而開創了日本天台宗。同時有了止觀業和遮那業的分度者（註）的賜與，以比叡山為中心，法華經、彌陀念佛、及真言密教、大乘菩薩戒等，傾時在日本全國各地大為弘通。又因資於慈覺大師圓仁及智證大師圓珍兩大師，再由大唐傳入天台密教，因此日本天台宗的密教（台密）也就更加

充實和盛行。

另一方面隨同最澄入唐的空海（後稱弘法大師），曾遠陟長安、洛陽，投惠果阿闍梨座下，承受了金剛界及胎藏界兩部密教的傳法——阿闍梨位的灌頂，同時又由中國帶回爲數甚多的曼荼羅及真言道具，以及不空三藏譯成的密教一百十八部一百五十卷，其他另有新近譯成的經疏梵語關係的書籍等。因此在高野山、平安京的東寺及高雄山寺等地、東寺流的真言密教佛教（東密）也同樣弘通起來。

到了鎌倉時代，法然上人及親鸞上人的淨土教，由比叡山的天台宗獨立而出，其勢力此時在一般庶民之間急速的伸展；他們專信仰阿彌陀如來的本願救濟，並次念佛爲宗旨，到現在此門信徒仍擁有日本佛教過半數以上極大的力量。他們的信仰是繼承中國曇鸞大師及道綽禪師、善導和尚所流傳的淨土念佛門的系統。

就在同一時代，另外日本的榮西禪師及道元禪師等也入唐求學，他們專門學習達磨大師以來傳統的臨濟禪及曹洞禪。由唐歸國後，分據京都、鎌倉兩中心地，並於武士階級間弘揚流行；如曹洞宗現在仍以越前的永平寺及鶴見的總持寺爲二大本山，爲極多的信徒所護持。

到了江戶時代隱元禪師傳入黃檗宗以來，至今此宗仍完全繼續以中國式的黃檗禪而修行。

以上概觀日本現在幾種佛教的宗派，其所信奉修行的仍守著古來的傳統，彼等的源流事實上幾乎全部是承傳了中國的佛教，如朝晚讀誦所依用的經典，也完全是漢文字的經典，其中有以漢音、吳音、唐音等。

日本受中國佛教的影響頗大，而其恩惠之深，如何對之表達謝意，實非筆墨所能盡言。

譯註

年分度者：爲每年度官方對諸宗諸大寺制定受度者名額，經由考試而成沙彌，再經受戒後還要有一定期間做研學修業者，其間一切費用均由官費支給。

（上接第30頁）

一九六九年秋季、假荃灣弘法精舍舉行開學典禮，是年的九月，租借了九龍福華街三十九號宇，開設四間教室，正式開課了，在初期竟能招到二百三十人，實在令人覺得不是容易之事，這可見得白校長之努力與誠摯爲校付出不少精神，才有如此可喜之現象，記得去年回港度假時，曾拜訪洗塵法師於佛教書院之自置校舍（九龍醫局街）當時正在改建修裝，各方非常忙碌，仍承白校長作頗詳細之介紹有關前兩年該校預料生考香港中文大學之成績優異，如英文科三十五人投考，三十二人合格，其中且有A等、二人，國文科的投考有三十五人，有二十八人合格，A等的一人，在初辦時，已有這種高度成績之表現，實是該校奠定成功之預兆。以去年所知該學院已設有文史、佛學、社教、藝術、英文、及工商等各課系；不久前曾接洗塵法師之信，知道、佛教書院現在計劃自建校舍，前途之發展，無可限量。

前面曾經說過，香港佛教書院應使吾人寄以極大之期望，因有了接受高等教育之一羣青年，有了與佛有緣之許多教授，若能把握機緣，盡量發揮，如香港電台繼續廣播，在院內組織佛教文化工作，以之聯絡國際學術機構，因目前佛教學術研究、在歐美方面，已漸踏上成熟階段，又由於要物質文明之狂飛高越，愈是重於物質，而忽於性靈之社會，愈覺精神上之西飄忽而無所趨向，所以東方思想與宗教，儒學之反求諸已，佛法之明心見性，更爲西方人欲再進一步之追求。第二次大戰後，日本盡力提倡禪宗於歐美。（公案與話頭禪之一類）經過十九年之努力，可說是發展得相當興盛，如美東紐約之第一禪學會、檀香山之曹洞宗等，都是日人之首創，然而此種禪宗思想，似乎未能代表整個佛學與佛法之思想及其精神，經過這般長久的時間體驗，西方人（尤以中歐一帶之學者）似漸趨向研究佛教天台思想與華嚴說，如近中美國、西雅圖大學，也有學者研究法華經（即天台思想之法脈），這一趨勢，正是中國佛教思想發展之時期，如果我國當代僧伽及居士們、能注意之，則我國之佛教前途，正是光明在望時節了。

六祖衣法傳授

的些些經過

(續)

——壇經「行由品」之闡述

■ 胡田信 ■

四、

三更受法——三更受法，亦是智慧。自從五祖以鞋擦了六祖的偈，爲六祖解圍，衆人散去。第二天五祖便到後院去找六祖，一看他腰繫石杵米。

五祖曰：

「求道之人，爲法忘軀，當如是乎？問曰：米熟也未？」

六祖曰：

「米熟久矣，猶欠篩在。」

五祖當下以杖擊碓三下，掉頭而去。

六祖及時會意。

六祖在培養能力時，是等機會；在發揮能力時，是找機會。找機會，奮力精進，永不退轉；等機會，專心致志，忍受苦難。

當年達摩祖師，于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是爲後來五位祖師立下了良好的榜樣，時逆，則專心致志，忍受苦難；時順，則奮力精進，永不退轉。達摩面壁，慧能劈柴，真是「求道之人，爲法忘軀」了。

「米熟也未？」「米熟久矣，猶欠篩在。」是藉物喻道。以道明心也。五祖知道六祖心智開通，工夫熟練，是到了開示、點化、成全的時候了。就憑「以杖擊碓」三下的含義，六祖三鼓（夜十二點）入室。五祖以袈裟遮圍，不使他人窺見，爲六祖解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六祖言下大悟，知一切萬法，不離自性，因心爲境染，故衆生之心繫縛不

定，如猿之捉月，病者觀花。只知心從境轉，不知境由心生，明得自性，方生智慧，繫緣止、煩惱去。維摩經云「欲得淨土，但淨其心；隨其淨心，即佛淨土」。道家講玄，佛家講空、心，能夠玄、空，如日輪在天，恒處廣居，不照而照，照而明，明而察，就是達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大圓覺智。

五祖再囑六祖曰：

「不識本心，學法無益。」

凡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事理、學問，莫不以究心爲開端，老莊講自然，宋儒論性，佛家說心，中庸談本體，大學講方法，中山先生主知難行易，都是大方無隅地由己到人，由近及遠、由無到有的來了解人生、說明現象、指導本體，作具體、可能、持久的努力，若果沒有「心」的覺悟，也就沒有平等一如的本性了。本性一失，心即麻木不仁，一切妄行，皆由邪念所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天下永無寧日。人，本心一失，即喪失了究竟之理，理不盡、法不學、身不修，是名衣冠禽獸，所以西方人士對不信仰宗教的人，稱爲（*Danger*），意即「危險人物」也。這與中國人稱「不學無術」的人幹職能不稱的事，後果同樣的可怕！

學佛，不達到空，即不能產生妙有；學道，不達到玄，即不能產生微妙之門以邁入極境。因爲「玄」與「空」含有三種作用：心靈的源泉，智慧的鎖鑰，生命的指針。

「心佛頌歌」有說：

* * *
佛即心兮心即佛，

心佛從來皆妄物；

若知無佛復無心，

始是眞如法身佛

* * *

佛！佛！佛！

沒模樣，

一顆圓光入萬象。

* * *

無體之體即眞體，

無相之相即實相；

非色非空非不空，

不動不靜不來往；

無異無同無有無，

難取難舍難指望；

內外圓明到處通，

一佛國在一沙中；

一粒沙含大千界，

一個身心萬個同；

知之須會無心法，

不染不淨爲淨業；

萬惡千端無有無，

便是南無大迦葉。

三更受法，旨在要六祖明白「不識本心，學法無益」的道理，佛法，學固可，

但要記取：無求無著的才是眞正法門。概

，無求心不生，無著心不滅，不生不滅才

是有常，「心佛頌歌」裏，就指示了這種

不生不滅的不二、眞正、有常法門啊！

說：

三更受法，便傳頓教、衣鉢。
五祖謹慎、莊嚴，依依難捨的對惠能

「汝爲第六代祖，

善自護念，

廣度有情。」

三更夜靜，師生一室，密傳衣法，却

無私意，一來夜深人靜，人盡不知，大小

之事，面授機宜，代代如此。這是總領、

血脈、傳統；二來好趁此機會打發慧能遠

離是非之地，心心相傳，悟解由自，前佛

後佛，惟傳本體——諸法根本自性；師師

密傳本心——頓超等妙二覺，不流至第二

念直入宗門。衣鉢二物爲僧人之資具，六

祖所受之衣法，是釋迦佛在靈山會上，親

手傳與初祖大迦葉的，迦葉傳至二十八祖

爲達磨大師。後，始到中國，達磨爲第一

代祖，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

五祖弘忍，六祖慧能。

在夜半傳法，五祖將三個期望，一一

當面說明，第一就是以慧能大師爲第六祖

，負起僧、法、佛的無上功德；第二是加

強修養，勿使外惡侵入，以便內善得生，

以達到善自護念的修養；第三是與時偕行

，多結善緣，廣度有情。這樣，佛法便可

流布天下，永不斷絕。

五祖說一偈曰：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

亦無種，無性亦無生。」

偈，在佛門中佔很重要的地位，猶如

學人的詩。詩，言志，志率性明心見事。

是一種總合、持久、簡明的文體工具。但
，它不是由學、預備、傳授而來，而是由
悟、體驗、機智而生的法則、邏輯、密訣
之一種表達方式，故說佛無定體，物有佛
性，眞理不移。

這首偈是遺囑。又曰「衣爲爭端，止

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

衣，得之非易，五祖摧之速去，六祖

人地生疏，行止不知所自，直接向老師請

示目的。

五祖云：

「逢懷則止，遇會則藏。」

按：懷是懷集縣，屬廣西省，位賀縣

東南，清屬梧州府；會是四會縣，清屬廣

東肇慶府，爲衣法事，六祖一度在四會縣

東扶廬山下，避難于此，六祖薨即在此處

。

半夜三更衣法請領已畢，五祖親送至

九江驛——即今九江縣，五祖令六祖上船

，五祖把鱗自搖，準備游出江口。六祖請

師坐，祖曰「合（應也）是吾渡汝。」慧

公曰「迷時師度，悟了自度。」

五祖聽了很堅決、沉痛、興奮的說：

「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

汝去三年，吾方逝世。

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

法難起。」

這是五祖最後對六祖的說話，也是六

祖最後親聆師教。

此後六祖的生命，佛法的流布，皆賴

自己護持。師生夜半，同船共話，泣別江

邊，隔世讀之，觸景心酸——六祖前途茫茫，生死未卜；五祖回到東禪寺，舊誼情溫，變成冰霜，可想而知。學道之人，爲法忘軀，既入寺門，見象僧徒等如故，隨潛入己房，一連數日，未到堂前，同時後院劈柴踏碓的慧能也不見了，象心大疑。

一僧忽憶起「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作者不見了。

一僧說「老法師一鞋擦傷時，曰：亦未見性，莫非是障眼法？」

之後，數位有經驗的和尙說「當初，慧能偈出，都感覺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于今呢？大家正在詫異，好多事的，就開門見山的向老和尚道：

「和尚少病少惱否？」

五祖曰：

「病即無，衣法已南去矣！」

一僧又問：

「誰人傳授？」

五祖曰：

「能者得之。」

數位弟子將「慧能領法，爲第六祖」消息逢人便說，數百僧人欲得未曾，其中有一位曾作過四品將軍的僧人陳惠明，性行粗劣，不近人情，一聽到這話，便背着五祖，率同二十位同好，向六祖可能經過之路猛追硬趕，這時六祖離開東禪寺五日，向南發足，於是惠明于萬山叢中追惠能的一幕奪法事件便展開了。

五、

心動旛動——正辯。

六、

爲衆說法——植慧。

時光匆匆，慧能在孤獨、驚嚇、興奮中登山涉水，出湖北，入江西邁上大庾縣境之大庾嶺山路，西行至廣東南雄縣境之臺嶺。六祖徒步兩月，辛苦已極！正在向前趕路，而惠明已及。六祖見奪衣人至，乃擲衣於石上，自己潛入草莽中。惠明提衣不起，心生憂慮，念衣法有緣，人生有限，後來修行，生前性根有定，不可強也，於是——

慧明大呼曰：

「行者行者（帶髮住寺曰行者，六祖未剃度）我爲法來，不爲衣來。」

慧能出，坐石上，一心清淨，不動如山。又聽到「望行者爲我說法」之語，於是——

慧能大師一本自如的說：

「汝既爲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

——「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

惠明又問曰：

「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有密意否？」

六祖云：

「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

，密在汝邊。」

惠明云：

「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

慧能曰：

「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慧明又問：

「慧明今後向甚處去？」

慧能曰：

「逢袁則止，遇蒙則居。」

這是六祖大師首次說法，名雖不識一字，實則大徹大悟，在荒野間，首次說法，對象就是想強奪衣鉢予以殺害他的四品將軍——慧明法師，傾刻之間，點頭石之頭，化敵爲友，其德行之感召力，驚天動地而泣鬼神的。

話別之後，慧明辭師六祖，即尋路向江西省袁州府的蒙山進發，以達到師言「逢袁則止，遇蒙則居」的用意。

大師爲人作事，始終圓通無礙，客觀、俱體、持久、像「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大師聞此言，一本莊重，不以師道自居。他知道五祖精明內斂，而惠明個性粗野，苦事不幹，細事不能，而且在當時的東禪寺，僧俗中，如神秀教授師，張日用別駕，都是響叮噹的聞人，那裏會把一個會將過兵的慧明放在眼裏？慧明追六祖的目的就是「殺人

奪衣」，幸六祖機智慈悲兼而有之，化戾爲祥，轉危爲安。親冤平等，而做了前輩師兄的師父——還是以行者、居士的身份呢！古今以來，這還是稀有的呢！「汝若如是。」來加重慧明所說「今行者即慧明師也」的真實性，然後沿流求源地到了五祖身上——「吾與汝同師黃梅」，這是根本的、是力、是體。非智者不知，明者不察，同于今那些好爲人師、畫小圈圈、離根忘本的人比，大相逕庭。最後又囑他「善自護持」，勿生事端。昔慧明在黃梅，學道修法，未省所要，一旦花逢春風，話遇投機，即如盲者之見明，聾者之得聽。因果相生，真實不虛。

佛教講：真實不虛，空中妙有，惟有真，才不虛，不虛即實；實能生虛，虛能生妙，斯謂正道。如果執虛與著實，都是極端，極端是相背的而不是相對的，相對的可以相克、相生——循環（中國哲學主此，佛學曰輪迴）；相背的互不相關，各走各的，如一百斤之與十斤，虎之與貓是也。質似而量已變，故不能齊，不齊則不能均衡，不均衡則永無統一、平等、真實了。到了這個地步，人不能活，物不能生，何以故？人物一不見本性，就是死水一池。心泉已死，實虛兩無，妙有不生，而佛性泯，故修道、求法、往生，要動、要活、要覺、不覺則不悟，不活則不生，不動則不明。這是天地間的大法，人世間的通則，學問中的變化。沒有什麼私語，也沒有任何密意，一片坦誠大道，任君去認

識（智慧）、去修持（工夫），如有那樣訣竅，那便錯了。故慧明問六祖此意，祖曰「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鑑於前事），密在汝邊。」一個真正爲法而來的人，對外，要有爲法忘軀的精神；對內，要有把諸緣去掉而不生一念的寂心。然後善惡兩忘，虛實皆無，赤裸裸的露出本來面目，聽、誦、思，才發生效力，能夠作到這一步，不言而信。信而無信，無信而信，是謂眞信。這樣的信，是來自菩提心、廣大心、長遠心。吾人生當亂世，以此心自矢，縱不能驚天動地，也能改變自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躬自厚而薄責人始。

好事多磨啊！六祖對慧明之愛教，可謂智德兼備，而慧明痛改前非亦不負師教，慧明進入蒙山後，第一件事就是：把慧字改爲道字，爲「道明」，避師上字。六祖隻身入廣東境之曹溪。

曹溪——水名，發源廣東省曲江縣東南，西入溱水。

傳燈錄：梁，天監（高祖武帝年號，姓蕭，名衍，字叔達，南蘭陵人，即今江蘇武進縣）元年（千支壬午，民前一四一〇年，西元五〇二年），僧人智藥泛舟韶州之曹溪口，聞香而嚙水云「此水上流有勝地。」開山建寺爲寶林。又云「去此百七十年，當有無上法寶在此演法。」六祖生于貞觀十二年（見首葉）西元六三八年，上數至天監元年爲一三六年，大師春秋七十有六，以此而論。

高僧智藥之言，可謂應驗——信田案。

到曹溪喘息未定，當地惡人隨即跟踪而至，大師行動既失去自由而生活亦發生問題。回憶師言「遇會則藏。」目前轉脚之地即是「四會」。察看各種形式，默念老師指示，加入獵人隊中，獵人有鎗、有犬、有人，以毒制毒，惡人再不敢近逼。而獵人由于勢大，游動範圍亦廣，山林水邊，足踪常至，對畏天敬神，與常人無異，較之一心作惡的壞人，有不同的地方在此。六祖在獵人處，就有說法、工作（守網）、生活的機會。「網開一面」，相傳、推理來自此一事實，事在人爲，六祖遇到生命，可能盡量放之逃生，以榮寄煮鍋邊，光陰走馬，這樣的歲月，延續了一十五年。

六祖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遯，言念及此，告別獵人，獨到廣州的一所法性寺參觀，住持是印宗老法師。

印宗法師——吳郡（江蘇吳縣）人，姓印，從師出家，精涅槃經，唐高宗咸亨元年，即西元六七〇年抵京師（陝西長安），皇帝要他住持大敬愛寺，師以求法渡苦爲目的，不以享福得名爲職志，乃辭不受。獨往湖北的蘄州的黃梅東禪寺謁五祖弘忍公，未獲法要，別師，轉入廣州法性寺，作苦行僧，講涅槃，持修不懈。後與六祖不期相識，始悟涅槃之理而得法要。學無先後，達者爲尊，拜慧能爲傳法師——信田案。

時正風吹旛動，法性寺中僧徒們風動、旛動地爭論不已。六祖聞之，慨嘆良久！在傍插嘴道：

「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

印宗法師聞罷，驚起請能公至上坐，以彼求問奧義，言簡意核，已做到了越浮言，超文字，理悟意得的境界。

印宗問：

「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

六祖曰：

「不敢。」

六祖之智，大圓覺智，單就「仁者心動」給予印宗法師一種空前的驚異！真是有智不在年高，無智空長百歲，可是，經驗重于智慧，印宗智慧不及六祖，但也不是徒託空言的人，他要求的是信物、真實中的傳統。六祖很謙虛地以實相告，這一謙虛的誠實，印宗獲得無限的信受。

印宗所得到的：佛法是不二之法；

六祖所貢獻的：開東山法門。

起先，印宗認爲見性、禪定解脫是二法。經六祖將法衣展示大衆，印宗見信物在前，解法者出言不遜。除了獲得這些枝節上的智見，更進一步向六祖作根本上的瞭解。真是——風旛不動人心動，直指分明休情懂；若將知見巧商量，大似夢中加說夢——大爲智。印宗經六祖指出仁者心動，自己的心裏大有夢中醒來，夢中去也的感覺，他不自覺的又問道：

「黃梅付囑，如何指授？」

六祖曰：

「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

印宗曰：

「何不論禪定解脫？」

六祖曰：

「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

此處的「爲」字，可以打破文法來解釋，離開俗見來說明。方足以窺得它的密意、境界和願行。文字、前見、物見都要離開，用一塵不染的心和當下一點靈明的直覺所產生的一種心影萍踪之即景，一口唱出，便是一不是二，一是一法，也就是孔子的一貫，一能見性，是佛體、性根、法源，是自然而來，不是有爲而生，說「爲」便錯了，爲字可迂迴地達到，不必硬性地說到。何況生活是變化的、曲折的、適應的，而不是固定的、單純的、有限的。究極之，佛法是真空妙有的但必須真空而後能妙有也。妙有中的無住生心，不住有無，入塵勞不生生死之念，居寂滅不起涅槃之見。活潑無礙，煞是自在，無可形容，強喻之是「百花叢裏過，片葉不沾身。」這是見性之故，不言禪定解脫是不二法，網察之：概見性就是禪定解脫，禪定解脫亦即是見性。說來說去，言還歸一。性是根、是源、是因；定是門、是路、是式，故須修，性原來就有，修也、頓也，是方法；空也、有也，是由徑。惟有「

性」之一物，愈求愈遠。但一念清淨，明心即可見性。禪定解脫是工夫中的精華、結果、要求；明心見性却是它們的靈體之糧，這是首義，那是二義。所以「見性」是不二之法，舉性以概定也，故黃梅五祖教人：從本心裏面吸取智慧之性（五祖曰：「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前語由此譯出——信田）。禪有多種，而性只有一名，譬如道教多派，但他們皆順從「自然」法則無人反對，是同樣的道理。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者是。六祖言：「指授即無」一語有病，指即指出、說明也，五祖言：「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是「指」也。五祖將衣、鉢授予六祖，不是「授」是什麼？發其未發，釋其未釋，是古人精神之重生，是今人意志之開拓，是宇宙慧光之暴露，能握其「一」，則袖裏乾坤，變化在我矣，不論常與無常，善與不善，蘊之與界，言一或二，智愚可知。一法通百法精，點、線、面、體；近、遠，卑、高、己、彼了達，化之而爲治世之才，亦無處而不當，更無事而不宜。達人之情，見事之微，應變制宜，智也；功賞罪罰，令出奉行，言出法隨，信也；愛人如己，甘苦與共，恤死育孤，仁也；見機而作，知難不避，臨危不懼，勇也；政治修明，以事擇人，不奪人好，嚴也。這種人才，能悟而一其心專其事者得之。如佛家的神通，較之道家的卜術（指後期道家）、西洋的實驗心理學、科學的偵訊法爲高明、簡當、新速多了。不過佛

家不主張用這些，偶而用之亦不言。

六祖前言後語不離自性，真是仁者論義，猶如真金。印宗起大歡喜心，爲六祖雉（通刺）髮，着染衣，始打拌一種佛弟子出家相也。以往十六年中，爲磨練、受法、避難的痛苦生活，今始得安。

唐高宗儀鳳元年（千支丙子，西元六七六年）正月十五日爲六祖剃髮日。在廣州的光孝寺建有「六祖髮塔」，印宗以六祖「願事爲師」。按：印宗先于六祖出家，有先後同師五祖之誼，印宗慧眼識才，不以前輩自居，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其自抑揚人之精神，有大君子之風，有江海之量，六祖不遇此人，如珠沉海中，錦衣夜行。「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六祖當初「聞經悟道」發廣大心而有黃梅之行；「仁者心動」才高見忌，可能變成地獄種子，因緣之生滅，存乎其人，所謂善根利性，克己厚人則生；冥頑不靈，固執不化則滅。佛在我心，我心清淨，心即是佛，口說心不行，學佛無益，根據經驗及悟力所致：諸法因緣生，是一；諸法因緣滅，是二。所謂不二即一，分別即二。

蓮池大師是「壇經」的批判者、擁護者。因前者而見是非，知所遵循；因後者而得流傳，不致斷絕。

他說：

「六祖既受黃梅心印，隱於屠獵傭賤一十六年。後至印宗法師講席，出風旛語，印宗聞而延入，卽爲剃染。

禮請陞座說法。人知六祖之爲龍天推出矣，未知印宗之不可及也。其自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

夫印宗久談經論，已居然先輩大法師矣！而使我慢之情未忘，勝負之心尚在，安能尊賢重道？舍己從人？一至於此乎？

六祖固古佛之流亞，而印宗亦六祖之儔類也。

聖賢聚會，豈偶然而已哉！

此說中肯，可以作「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之註脚也。

自此，六祖便到廣州的光孝寺，菩提樹下，講經說法，開東山法門。

註：東山法門者，是印度達磨得禪宗妙法，自釋迦相傳，以衣鉢爲信，來中國隱居嵩山少林寺。卒，法傳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能於達磨，在中國爲六世（六祖）。弘忍與道信均住東山。其寺曰東禪寺，故其法爲「東山法門」。

至此，六祖算是真正的一個落脚處，過一個真正的僧人生活，做一番真正的弘法事業。

六祖言曰：

「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慧能自智。

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

直截了當四字是佛家的方便法門，可是學無根基，又乏實際經驗的人，往往執空爲有，弄得生活顛倒，漫無頭緒，渡人無力，渡己無方。他（她）的腦海中是苦，觀念中是罪，向往的是解脫，衆生可憐，自己更可憐！故法喜不生，哀悲常在，我寫此文，不求人諒，但求一己之心安，亂世末劫，能安爲貴。舍此而不爲，是去本尋末也。自己痛苦，勸人歡笑，是爲怪人。怪者爲異，異者爲二，不是佛門弟子。

作四句偈自勉，作爲研究「六祖壇經」行由品的心得：

道生自然，法喜自在，今後此身，平凡無礙。

（中華民國六十年，九月二十六日，脫稿於台北悅心堂。）

一盞明燈

· 詩盈 ·

啊！明燈！

是你把黑暗驅散了，
而閃耀着光明，
引我入正途，
使我不致迷失，
不致徬徨。

啊！明燈！

我歌頌着你！
讚揚於你！
但願你在我心處，
永不熄滅地，
指引我道路。

廣東歷代詩僧簡介(二)

慧光居士

德清

明代詩僧，首推德清，即憨山祖師，有真身在韶關南華寺。全椒蔡氏子，十二歲辭親入報恩寺，十九歲祝髮於無極和尚。從雲谷會公縛茅於天界寺，發憤參究。偕妙峯登公結冬蒲坂，遊五臺山，慈聖皇太后爲建祈儲道場，時在萬曆。(年譜云廿八歲遊五臺，至北臺見有憨山，因問其山何在，僧指之，果奇秀，默取爲號。年卅八，蹈東海之上，始易號憨山。)旋遠遁東海之牢山，(又名勞山，在山東即墨。)賜額曰海印，住山十二年，方便說法。而黃冠以侵道院，飛章誣奏，詔獄遣戍，編伍於粵之雷州。粵人構臺於壁壘間說法。戊居五年，乃移錫曹溪。久之，返廬山五乳峯，居四年，復往曹溪。熹宗天啓三年示寂，世壽七十八歲。天啓五年，侍者福善奉龕芝五乳峯下。崇禎十六年九月復奉移曹溪南華寺中。所著有楞伽筆記，華嚴綱要，楞嚴懸鏡，法華擊節，楞伽法華通議，起信論，唯識解觀，老莊影響論，道德經解，大學中庸直指，春秋左傳心法，夢遊集。錢謙益爲憨山弟子，有憨山大師廬山五乳峯塔銘。

年譜：廿七歲銘其鉢曰輕萬鍾之具，銘其衲曰輕天下之具，乃爲之銘：

爾委我以形。我託爾以心。然一身固因之而足。萬物實以之而輕。方將曳長風之袖。披白雲之襟。其舉也若鴻鵠之翼。其逸也若潛龍之鱗。逍遙宇宙。去住山林。又奚術夫朱紫之

麗。唯取夫霜雪之所不能侵。

渡孟津見武王觀兵處：

片石荒碑倚岸頭。當年曾此合諸侯。王綱直使同天地。應共黃河不斷流。

過夷齊叩馬處：

棄國遺榮意已深。空餘古廟柏森森。首陽山色清如許。猶是當年叩馬心。

遊鼎湖，謂不久當有至人於此開創，至棲壑開法，其言果驗。詩云：

蓮花瓣瓣湧滄溟。寶殿高寒傍七星。白晝雲封無犬吠。夜深說法有龍聽。

詠懷園中作：

大塊總微塵。滄溟一滴水。茫茫宇宙間。代謝無停止。達人縱大觀。上下千萬紀。歷覽在目前。賢愚可屈指。美惡不足稱。是非安可擬。仲尼重知命。老聃貴忘己。惟我大雄尊。超然出生死。世界等浮漚。身心類塵滓。幻化祇如斯。榮辱何憂喜。顛倒任空華。吾視此而已。

六詠詩一詠心，二詠無常，三詠苦，四詠空，五詠無我，六詠生死，錄之如下：

金翅鳥命終。骨肉盡消散。惟有心不化。圓明光燦爛。龍王取爲珠。照破諸黑暗。轉輪得如意。能救一切難。如何在人中。日用而不見。

法性本無常。亦不墮諸數。譬彼空中雲。當體即常住。聖凡皆過客。去來無二路。是生不是生。非新亦非故。智眼明見

人。此外何所慕。

夢入大火聚。怕怖多惺惶。正當苦惱時。滴水便清涼。水盡火復然。念慕何慨慷。及至醒眼觀。向者誰悲傷。

須彌橫太虛。大地浮香海。六塵蔽性天。四大遍法界。劫火洞然時。此箇懷不壞。何必待燒盡。然後無障礙。

一水作象味。酸鹹苦辣具。以本淡然故。而能成象事。若實不隨者。安肯隨他去。唯有不隨者。唯能識此趣。

生死不流轉。流轉非生死。若實不流轉。生死無窮已。諦觀流轉性。流轉當不止。不見流轉心。是真出生死。

懷淨土四首：

嗟哉堪忍土。多慮而爲人。憂來百念結。綢繆役其形。象苦集微軀。臭腐搏青蠅。憤憤不自知。營營竟朝昏。明潔日以虧。汨沒疲精神。安能滌情垢。一旦返而眞。長揖大火宅。從此謝囂塵。逍遙清淨土。其樂方無垠。

我聞至西極。有國名極樂。妙嚴飾宮殿。寶網珠絲絡。天人普集會。光明相映奪。園林敷雜花。空中散天樂。蓮開八德池。香浮七寶閣。微風吹簷端。雲間響金鐸。衆鳥相和鳴。法音恣喧說。凡情一經耳。衆苦當下脫。

極樂本非遙。駕言十萬億。但能一念淨。觸目現前是。蓮花生游泥。清涼發焰熾。瓦礫等瓊瑤。寶林出荆棘。念結阻山河。想消破幽滯。險道登坦途。情根證初地。誰知微物中。淨穢苦樂具。試觀空中花。起滅了無際。

苦因憎愛生。樂從清淨得。譬若夢中人。貴賤匪外覓。情想本無端。苦樂非預設。瞻彼晴空雲。倏忽多變滅。愚者執爲眞。逐境勞欣蹙。達人貴朗照。了罔浮陳習。一悟永不迷。靈淵常湛寂。願乘白毫光。端居極樂國。

二觀詩一觀身，二觀心：

是身如水泡。乍現亦不久。癡兒以爲珠。取之不盈手。况復於此中。多貪爲罪藪。唯在智眼觀。畢竟何所有。此心本無形。視之不可見。起滅了無端。迅若空中電。妄想逐塵勞。渴鹿奔陽焰。堪嗟今古人。都壓良爲賤。

示念佛云：

念佛本爲超生死。先須要識生死心。癡愛便是生死根。不拔其根難解脫。癡愛即是念佛心。即將念佛斷癡愛。癡愛若能念念斷。心心彌陀全身現。卽此便是眞精進。不可一念暫忘却。淨土就在淨心中。不得向外別尋覓。

陳顛菴先生有讀憨山詩絕句三首，其一云：八百諸侯孟津路。一坡薇蕨首陽風。悠悠千古興亡事。倘遇高禪法眼空。其二云：法身歸宿嶺頭雲。巨筆終煩弟子親。五十餘年夢遊集。棲棲碧海又紅塵。其三云：大師曾有鼎湖吟。瓣瓣蓮花滿地金。深夜得詩如說法。神龍偷聽上方音。陳先生考得憨山書記通岸爲光孝寺僧、工詩、有棲雲庵集，明詩綜曾錄其詩。又法嗣超逸與通炯均有詩，見光孝寺志云。

牧原

牧原，興寧人，俗姓何，萬曆舉人。初出家名覺從，號知非，又號雷山、或稱詡堂。母劉氏，方娠，夢鳳來庭，射得之，牧原生，左足微損，因名南鳳。性穎異，十五食籩，卽落髮逃禪。父心吾苦留之，乃還俗，領鄉薦。會試燕京，遇黃山普門禪師，談論相契，遂決意出家。遊齊魯吳越，訪名流禪盟詞社，遍相印證。嘗居平遠文殊寺，龍川石嶺寺，羅浮祥雲寺，蕭巖同峯寺，及汀州杭州諸古剎。晚棲豫章之普濟寺。其徒迎歸興寧，辛卯六月六日沐浴更衣，端坐而逝。有語錄詩文一卷曰詡堂餘稿，鄉人羅香林教授編入興寧先賢叢書行世。其爲已歌：

彼丈夫兮我丈夫。何須相拜苦頭顱。茅堂草榻堪棲息。大廈高樓焉用圖。有閒錢。當作福。募化他人空勞碌。空齋靜坐可參禪。那定要鐘鼓誼填。名香寶燭。佛是教人覺。僧是教人和。除貪就是修多羅。汝何爲迷着色相。爭競奔波。東土二三。西天四七。付授只一人。渾淪無字跡。又何曾百象千象。長篇短篇。相似今日大棍亂打人。惡口亂罵人。問你度得幾個。脫妄歸眞，休誇成佛成祖。且將什麼報君親。孝

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者不存。莫問玄旨。古來勤儉是良圖。三教聖人皆爲己。

出家歌：

歎家生。根器殊。明珠容易沒泥塗。煩惱熾盛。覺樹焦枯。愛河淹溺有誰扶。生前榮耀。死後盡歸無。有智人。早覩破。喪休弔。得毋賀。浮雲片片空中過。殺他須償他。業報毫難錯。相戀相嫌結不休。火坑地獄同時墮。不遠離。火是癡。火坑生蓮能有幾。超然高蹈。世外求師。爲明正眼。削髮披緇。非覽勝以爲樂。非立異以爲奇。非慕長生而不老。非貪人福而自怡。只一句。生何來兮死何去。徹底未明。現前無據。三千律儀。是盲兒拄杖。一大藏教。都成夢中語。因。此上。廢寢忘餐。窮思極慮。已拚了死灰不燃。誰知道。心堅石穿。如貧得寶。似渴逢泉。毫端世界廣無邊。觀音勢至文殊普賢。始信得與佛齊肩。一燈分與萬燈傳。嬉笑怒罵。煞有機權。脫盡諸方五味禪。英靈欲到此。莫吝草鞋錢。

四獨吟：

獨行好。遲速往還惟自曉。不須待後與追前。芒鞋竹杖無煩惱。獨住好。貧富閒忙惟自曉。不須接家與招賢。飯蔬飲水無煩惱。獨坐好。散亂昏沉惟自曉。不須聽板與巡香。跏趺箕踞無煩惱。獨臥好。夢去醒來惟自曉。不須戒躁與防姪。側身欹枕無煩惱。

陳顛菴先生讀牧原詩絕句云時北時南東又西。雲深水冷草萋萋。行吟花落鳥啼下。何處來兮何處歸。又云山山看月山山好。身在空明心是師。漸漸欲離文字障，蹉跎猶有認堂詩。

道 獨

道獨一名宗寶，又名空隱。南海陸氏，六歲失父，隨母居近寺，晨趨禮佛，瞻視輒移午。十四入寺習定樹下，胸次忽如擊竹，說偈驚動長老。十六縛芳龍歸山。二十謁博山無異禪師呈頌曰

貪程不覺曉。愈求愈轉渺。相逢正是渠。才是猶顛倒。蟻子

穿大磨。石人撫掌笑。別是活生機。不是宮商調。

博山爲更名登具。旋掩關金輪，徙黃巖，一意住山。粵中宰官請住羅浮，開博山法門。閩人請住長慶。甲午入博山掃塔。杖錫還粵，居海幢。順治十八年逝於芥菴、六十二歲，著有長慶語錄。天然開法訶林，獨命可侍者持送拂子，并示偈云：

祖祖相傳祇一心。青原南嶽不須分。三玄照用非他立。五位君臣爲此陳。棒下無生凡聖絕。臨機不見有師僧。訶林重豎風旛論。却幸吾宗代有人。

崇禎間，熊文燦督粵，與道獨相善。時海賊劉香反，文燦撫輯九安，而流賊蜂起。十年四月召文燦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時獨已移錫廬山之黃巖。文燦師次九江，與幕客梁朝鍾諸人同往黃巖訪道獨。師迎謂曰公誤矣。文燦屏人問故。師曰公自度所將兵能制賊死命乎。曰不能。曰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面不煩指揮而定者乎。曰未知何如也。曰二者既不能當賊，上特以名使公，厚責望，一不效，誅矣。文燦却立良久，曰撫之如何。曰吾料公必撫。然流賊非海賊比，公其慎之。後文燦提師北上，多所招降，朝鍾憂之，致書文燦，有毋忘本師囑之語，本師謂獨也。已而賊衆反，文燦棄市。是獨之能求世務，非寂寞枯禪者比。故文章節烈之士，多賴以成就。

錢謙益空隱獨和尚塔銘云：師之深心密行，世所未知者有二。昔者大慧言，吾雖方外，忠君愛國之心，與忠義大夫等。洪覺範論鹿門燈公則曰孝於事師，忠於事佛，此洞上宗風也。師悲智堅密，鑪韜宏廣，植菩提之深根，茂忠孝之芽葉，節烈文章，賴以成就。正骨被濯命根，白蜺碧血，長留佛種，條衣應器，同歸法王，此則內闕外現，陰翊法運者也。

陳顛菴先生讀道獨詩絕句，其一云蟻子牽磨石人笑。吾徒別有活生機。是詩是偈宮商外。得力胸中擊竹時。其二云不堪姑息風雲策。最後商量忠節魂。一別黃巖晚鐘寂。空林無語月黃昏。其三云死生去就迫人間。千野玄黃戰血殷。拂子護持詩鼓舞。訶林心動有風旛。

未完

賢首五教的心識觀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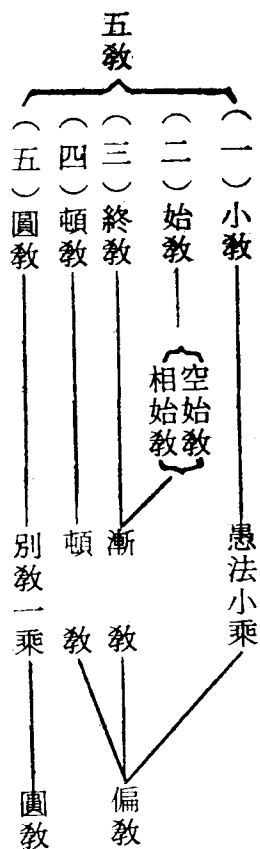
□如釋□

一、畧釋賢首五教義

「賢首」是人名，華嚴三祖法藏大師之封號，因法藏是華嚴宗大成者，故稱華嚴宗爲賢首宗。中國佛教的光大的時代是隋唐時代，天台、華嚴宗一向認爲是中國化的佛法。因此，古來大德們講解經論都歡喜依據賢首宗之十門分別。或依天台的判教方式發揮佛經的妙義。如天台智者大師宣演法華經的一「妙」字，就是九旬玄談。以下只畧述賢首五教之定義：

賢首宗又名華嚴宗，依華嚴經圓融無礙的佛陀最高境界爲宗旨而成立的派系，故名華嚴宗。先有杜順（初祖）大張華嚴的教網，教化道俗；次有智儼（二祖）著搜玄記等始成一宗的組織；到了法藏（三祖）才集華嚴之大成，著作有二十餘部之多，是開立華嚴一宗的大功臣，後代學人以紀念這位一代大德，故稱華嚴宗爲「賢首宗」。^①

「五教」者，五教章云：「就法分教，教類有五」，又探玄記云：「以義分教，教類有五，此就義分，非約時事」。賢首大師將如來的一代言教，就所詮或深或淺的義理，劃分能詮的教相有五類。第一類小乘教，第二類始教，第三類終教，第四類頓教，第五類圓教。五種教相的區別，試例一表明之，而後依着簡畧的解釋一下。



(一) 小教——具云愚法小乘教。五教儀說：「小乘教亦名愚法二乘教，異大乘故，逐機設故，隨他語故。以明法數，一向差別，所謂揀邪正，辨聖凡，分欣厭，析因果也」。這是小乘教的簡介，例如小乘四阿含等經所說的全是小乘教法；人法二空的道理，唯論空我執的一邊，法執一邊的道理未提到，所以稱爲愚法；揀非菩薩根機所支持的教法，是劣等機宜的教義，故又叫小乘法。澄觀於華嚴玄談說小乘教即等於天台的藏教。（以見天台立名招難，故改名小乘，所攝法門，不異於彼）。

(二) 大乘始教——爲自小乘出而始入大乘之根未熟者所說之淺近教法；是大乘之初門，故名大乘始教。攝有唯識、般若二教，又前者名相始教，後者名空始教。空始教，根據般若等經，多依破相遣執而顯一切皆空義，明一切諸法畢竟空，但未盡大乘不空妙有之理，故名空始教。相始教，根據解深密等經，瑜伽、唯識等論，多說法相，少明法性；理事圓融更未談及，偏向於生滅之事法上，專談賴耶緣起之義，故名相始教。五教儀說：「大乘始教，亦名分教，但名諸法皆空，未盡大乘法理，故名爲始，但明一切法相，有成佛不成佛，故名爲分」。

(三) 大乘終教——亦名實教，根據楞伽、密嚴等經；起信、寶性等論，五教儀說：「此教說定性二乘，無性闡提，悉當成佛，方盡大乘至極之說，故名爲終。以稱實理，故名爲實」。以上二教都攝漸教之說，揀非前之小後之頓圓。

(四) 頓教——可攝禪宗，是不說法相，唯辨眞性，泯絕八識二無我的差別，不立五法三自性的門路；但一念不生，卽名爲佛，明心見性，見性成佛；「不歷僧祇獲法身」，故不同前三教的漸次修行。且不同於後的圓融具德，故立名爲一乘之頓教。

(五) 圓教——根據華嚴經而建立，如五教儀說：「統該前

四，圓滿具足，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即依普賢法界，明帝網重重，主伴具足，故名圓教。（詳閱華嚴疏鈔——卷四，及華嚴五教章等廣談華嚴重重無盡境界）。

二、心識的簡介

五教之差別，從小乘到大乘，從漸教到頓教，乃至最高圓教，其所以有如此淺深之層次，主要是根據各教所建立義理而有深淺、優劣、高低而決定的。如本文所說：「心識差別」不同中，即可證知五教之差異。

大凡提到「心識」的論題，一向都誤以為是唯識法相宗的獨有專論，專宏華嚴大教的賢首大師若談心識，恐會被人懷疑了？事實是這樣的，賢首大師與玄奘，窺基二大師是同時的人，原先也加入奘師的譯場負責證義的工作^②，彼此意見不合才離去，投於智儼的門下，從事集華嚴大成的巨業，而大振其宗風。既然如此，他對唯識法門，已有相當的認識了。故光大發揮華嚴的教義也不離唯識的道理。列如唯識家判印度一代佛教唯八宗，賢首依唯識第八宗義演化而成三宗，加餘七宗即成了十宗（詳閱華嚴一乘教章）。他的著述中都依瑜伽、雜集、深密、梁攝論等廣談唯識義，尤其是他的一乘教義章第九明「諸教所詮差別」的十門之義，門門的論義，都是引證瑜伽唯識諸論。可以說從三祖以迄近代的賢首宗學者們，均多修學法相唯識義了！因而賢首與天台之差別，就在這而分歧途！「天台是近於法性般若，賢首學近於法相唯識」^③。其實，華嚴經不就是唯識宗所宗的六經之一嗎？（唯識宗最樂於拉關係，凡是談「心」字的經或論，全是與唯識宗有相親的牽連）。此經說：「三界唯是一心作」。唯識宗的安慧論師就依此而建了一派。又有「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世間」，這些全都是唯識的要義。賢首大師就本着先所了的唯識義理而宏揚唯識所宗的經——華嚴，滲透唯識的思想，這是必然的發展，理所當然之事。況五教所依心識之談，是佔在客觀的立場給評論者（之心識論辯是一是異，是同一心體或八個心識各有心體等等，紛紛各持一說故），很公平的分劃，就其教義的深淺有五宗所說心

識，今未說五宗所依心識之前，首先作一概括的說明：

（一）大小乘共許的心識說

「心識」的構成，探究其理論，一般哲學家們都有他們自己一套深奧的道理解說，如西洋哲學體系中有唯心論（觀念論）唯物論、心物二元論等派別，都是探討萬物的本源，宇宙的本體；儘管他們的理論似乎也是有意義的，但與佛教的唯識義理比較，總是不儘相同！而佛教的「心識」問題，二千年來更是隨着人類的文化而步步演變，從原始而至部派的小乘佛教，又不斷的發展而成爲空、有二宗的大乘佛教的心識思想，是各有所見的！因而說大小乘的論調儘管不能有一致的主張，而「心識」的存在却是大小乘所共許有的，誰也不抹煞它的永久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即使小乘諸部派學者們。都不承認唯識無境的理論，堅執着色等外境與心並存，而有其實質的存在；甚至已進步到與大乘唯識最接近的經部師，還是執着種子之熏習法是現在實有的；這是諸小乘學者的思想可大致相同的證明。而「心識」就把持有如中央政府權威，負有總司令官的大任，又是諸部派學者不敢否認的。因此，每談到改造環境的問題，必牽涉到心識來，從不求得身體的安樂（外道的解脫不生滅的涅槃法），及器世界的改良，更不是少數人能力所改變得好的，我們住的器世界是共業招感而受煩惱繫縛的，故唯一可能性的辦法是淨化每個人的心識。而後淨化外界，內心若不得清淨怎能淨化器世界？小乘經論有「心淨故有情淨，心染故有情染」；而大乘維摩結經論也有「心淨則國土淨」^③的教證，這都顯然表現「心識」的地位是大小乘所共推尊重的。至於事實的證據可引大小乘的修行工夫爲有力的說明；譬說勤習「戒定慧」三無漏學的目的，無非爲了訓練我們的心識，約束我們的心識；心識是主持爲非做歹的當事者，發號施令而派遣使者（身口），這一切完全是心識（凡夫是與無明相應心）大任；如「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的自淨其意的「意」字也是以心識爲主的實證。勤修三無漏學的目的是息滅貪瞋痴三毒，其重要的當然是淨化心識，因息滅貪瞋痴根本煩惱

，需要智慧利劍，而智慧的根源還是發之於「心識」，心淨故有明智的顯現而息滅貪等染法，這心識的轉染爲淨是大小乘都共許的。而後逐漸的發展到世界的轉染成淨。

隨着有情心識而變現的思想，今舉聖者修行的經驗來證明，譬如說這個世界上的一切現實境界，全是我們眼見耳聞的，前五識清清楚楚看得見的現實法，憑什麼理由說它是隨心變現呢？（下引的事實出於大乘阿毘達摩經）（一）世間一般修禪定的人，定功成就了，可隨心所欲的變現外境，因心已降伏現前的境界了。譬如說修白骨觀的人，可以隨觀境的工夫，由心念而變現大地全是雪白的，及修水觀三昧、火觀三昧的仍然有辦法可以把內心的火、水觀成，而使遍屋子裏都是水、火的境界。（二）修出世間的屠摩他的聖者，從定而發起的智慧比較一般人的知識是超越百千倍的殊勝。譬如說當聖者的妙智觀察世間的一切境界無非是虛幻無常、苦、空、無我的，在我們凡夫境界上却是分明的擺在眼前是真實具體，不變的境界。凡夫的心境，凡是碰上了欣喜的境界，則貪着無厭；惡劣的情形就畏懼而一直的想擺脫掉！聖者的心做得主，得大自在故不受境界的支配與限制，已到達八風吹不動的眞工夫了。（三）求得無分別智的聖者們，在他的能分別智契入所分的理境時，外界的一切千差萬別的宇宙現象，也全都消沉不起了，一切差別法的虛幻相與無分別智的眞實性，如同明暗之相，故就因現象界的妄境消滅（喻暗）而無分別智（喻明）得現起。上來的例證是大乘唯識無境的演進思想，是從諸修行者禪定工夫體會而得保證知的，不是無所根據而空談的。小乘聖者何嘗不如是（如上文引證），只是沒去發覺罷了！總之，心識的思想演進，是從小乘部派的六意識（一意識與六心論），一直發展到大乘的虛妄唯心派（唯識法相宗），而眞常唯心的眞心派，可說已達最高極致的峯頂了！但是，佛教的大德們總是讚成理論的諍辯是越辯越清楚的，故按照賢首大師的五教判是後勝於前前的主張，頓教的明心與圓教的三界唯心義，就超越小始終三教的心識見地了！以上是綜合性的歸納，總說心識的共許義說，以下再就五教的各別所依心識說明：

（二）五教各別的心識說

這是根據華嚴五教章——第九明諸教所詮差別的「十門義差別」中的「第一心識差別」——即心意識三種別義說。賢首大師依五教（小始終頓圓）的程序差別而說明心意識的思想進展。

（1）小乘教所依心識

五教儀說：「說唯六識，分爲心意識」。小乘說心識唯有一個是第六意識的識體，分爲心意識三種義，而三種心意識是不離一意識體的另外別有。（大正藏——二三四）。在華嚴五教章問答抄中心識章亦說：「小乘謂未來名心，過去名意，現在是識等種種分別；然無別體，如三義雖通八識，而隨勝顯，第八名心，集諸法種起諸法故；第七名意，緣藏識等恆審思量爲我等故；餘六名識，於亦別境粗動間斷了轉故」。這豈非後期唯識思想的潛藏密意說，增一阿含經也有「小乘論中但得賴耶之名，而不得其體」。故有問：小乘教心意識體通六識歟！爲當限第六識歟！答：可通六識也。（多心論的口氣）其實小乘教典中，如來時說心意識即第六意識，因爲心之體實際上唯有一個，說心意識三種義，是就體上生起的作用而說的，從一體上而說有三用，故有心、意、識三種義。

——未完

內明禪誌普耀佛炎

濁世大明燈

大韓佛教在日弘法院院長李行願



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話

聖印

於台灣正聲廣播電臺播講

一 緒言

就本經來說，佛是說法的主人，本經是佛所說的法。我們要知道，佛法是以佛陀為中心的，是一切有情的歸依處。佛陀之所以能博得尊敬，實由於佛陀所覺悟的宇宙萬有實相的法，並將之開示出來，使有情眾生皆知有佛可成，有法可證。就佛法的内容說，佛與法是相印的，佛即是法，法即是佛；諸法實相的法，唯佛乃能親證，以及詮示其無上的義理。

不過這個法，並不是佛陀所創造，佛陀只是將之證得，親身體現吧了。所謂：「法住法位，諸法相常住」就是說佛與法的關係是有佛不增無佛不減，法爾如是之意。諸經中常有以法為佛教的根本的說法，而佛在臨涅槃時，也曾一再偈示，要往後的佛弟子牢記「依法不依人」的原則，這是說明法的永恆性或超然性，法為一切的準則，我們千萬不可忽視。

由此可知佛法是寶貴的，尊敬佛說的法，一如尊敬佛陀。不能尊敬佛的說法，就不配作為佛弟子。至於佛法的內容為何？這問題顯然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明，但約畧來說，可歸納為：佛教是以三藏十二部聖典為理論，四諦十二因緣、六度萬行和各種戒律及禪誦行門為方法，證涅槃的聖果為目的。佛法最大的特色，在於果證分明。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因果為佛教的根本大法之一，無因果即無佛法，宇宙間一切事物的演變，各有其因果的作用，不僅適用於物質的變化，也適用於行為的感受。

人類生活的形式，一般來說，不外乎精神與物質的結合，至

於人們生活的形式，也正是人類活動的表現，如果從活動中創造成功的事業，建立良好的環境，那就必須具備相當的智慧與福德。有慧而無福，有福而無慧，都不能說是完備的人生，此二者實關係密切缺一不可，修行的目的也不離此兩大目標——求福與求慧。

在大乘八宗當中，台賢性相四宗專闡理論，禪淨律密四宗專務實修；理論雖有千萬的差別，然總括來說不出戒定慧三無漏學；實修雖有不少方法，大要地講也不外求身口意三業的清淨。持戒是修行人共通的要目，戒律主要是着重於身口意的淨化。菩薩修行布施，忍辱、精進、持戒、禪定，般若六度；布施可得富足、忍辱可正儀容，故實行持戒、布施、忍辱以修福，禪定、精進、般若以修慧，乃是理事交融的正行。

佛教是偉大的，佛法是殊勝的，何以見得呢？

研究佛陀的歷史，就知道佛陀出生的當時，正好是印度國實施四姓階級的時代，那時四姓人民的待遇十分不平等，佛不過一個少年，即深深體認如此階級的劃分是極端的不合理，後來，他更由獨自思惟，體悟六道眾生原都具有佛性，天福享盡還墮地獄，地獄報畢仍可生天；天人並非永遠是天人，鬼畜也不是永遠作鬼畜，眾生的識性各隨一己善惡業力感召，而無窮盡地流轉於六道之間。是以凡含有靈性的動物，也都是在過去無可計數的時劫當中互為父母、兄弟、親友、眷屬，雖然一時所應得的報體和智慧有着莫大的懸殊，可是愛惜生命的欲念殊無二致。因此之故佛陀主張徹底打破種族階級的封建思想，更主張以不忍殺害親眷

破壞人倫的道德觀念，擴大及於六道一切衆生，使那些不幸墮於惡道的衆生，具可獲得安全的保障，像佛陀這麼樣慈憫博愛的精神，能說不偉大嗎？

再說，佛教的「佛門無宿怨」的作法，即是要人認識怨親平等的思想，明確指出現世恩愛的親眷，都是過去世冤家爲清償業債而轉世結合，力主怨家和親眷一視同仁，不要有所二心，這種思想是通常人所缺乏和難以做到的，但佛弟子却奉以爲金科玉律，這不是了脫生死的必備認識，可以說是直通終極涅槃的徑路，同時又可維繫人類相互間的良好關係，與規範一切悖理行爲，來輔助法律與習俗的不足。

有一個問題，很多人都會感到疑惑而欲提出討論的：佛法中說有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六道，然則爲何佛偏偏出在人間，却不在天上或他道而成佛呢？關於這點，我可分幾點來說明：

第一，從環境上來說：惟有人間才能接受佛法、佛陀說法四十九年，都是在人間對人類說的，這個事實就是最好的說明。何況天上的環境比人間更樂，太樂了就容易懶散墮落，不肯追求真理。若以地獄道與人間相比，地獄比人間苦得多，太苦了就無心或無力追求真理了，所以天堂地獄都不易受行佛法。而苦樂參半的人間，知苦而能厭苦，這是人間易於信佛與學佛的道理。

第二、就慚愧方面說：慚愧是人類的特點，也是人之所以爲人的所在。佛經上指出：世間有此二妙法，即不與畜類同，可見慚愧的重要性。人有慚愧心，作錯了便知所悔改，使自己向上，也因之得以進步。這和畜類的無慚無愧，不知羞恥，真有雲泥之別。

第三、從智慧方面看：三惡道是缺少了智慧，他們祇是依賴與生俱來的本能而動作，比如畜類因無知識，雖亦有生活動作乃至生死，但無幸福意義之可言。人則不同，人有理解佛法，認識正道的根性——智慧。縱使不是人人都有，但那是自性蒙垢的結果，並非正常之人。

第四，就堅忍意義說：人類目前所住的世界，是娑婆世界，

娑婆兩字是堪忍的意思。現實我們所住的世間，充滿了種種苦迫與缺陷，故人要忍受極大的苦難，才能成辦大事，比方佛陀生在人間，真是經過了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的階段，始達到圓滿至善的境地。

第五、原以時間方面來說：天上時間過長，易於等待，空空任時光消逝，結果一事無成。畜生道則時間過短，所成註定有限。唯人類的時間不長不短，既有足夠時間參訪，多聞佛法，亦復知把握時光，不肯輕易放過，這也是較好的條件。

人生既是如此的合於修行的條件，故惟有人類才是佛法的主持者，生而爲人，又遇佛法，該是多麼慶幸的事。

還有一點要注意的，佛經裏有所謂三途八難，三途是三惡道，八難呢？一、地獄，二、餓鬼，三、畜生（包括了三惡道在內），四、長壽夭，五、邊地，六、無佛世，七、殘廢，八、邪見，這三途八難的衆生，因種種關係不聞佛法，是與佛無緣的衆生，最是可憐。當然就中又以第八種邪見的人，撥無因果，不信三寶功德，懷疑真理，永遠成爲真理面前的盲者，尤其最值得悲憫、所以「佛法難聞」的說法是一點也不假的。

讀到求佛法的艱難，從前智者大師築臺求經，死後方能實現，可見一斑。但目前時代不同，科學昌明，以前許許多多的困難已不復存在，再說，印刷翻譯交通等工具，也不知比往日利便幾千萬倍，這時代應該是迫切地需要有心人來出錢出力把佛法廣爲宣揚流通。法師大德的譯經講話，著作等身固極重要，然施主發心將佛經講話，各種佛教刊物，大量刊印流通，更屬功德無量。佛弟子不可一日或忘「弘法是家務，利生爲事業」的宗旨，去弘揚正法，護持三寶，與大眾結緣。

懷着佛弟子的職責，百忙中的我，始終希望能把過去所學的，對佛法所認知的，盡了一己的心力，開講宣說，陳述編著，儘管如何地膚淺，也要呈獻出來；但求無愧於心，熱誠貢獻於衆，如果說這份愚誠，這種努力，能換得大眾與佛結緣，使本來對佛法毫無所知或認識不清者認識佛法的輪廓，如此，即使是再艱難，再辛苦的代價也是覺得值得，也感到安慰。

一本過去我講經的基本原則：在經義的發揮上雖求盡緻，但不離經文的本義，要忠實於古德先賢所譯述的涵義，而不致引人入歧路。這是我講著本經的嚴謹態度。在文字上，表達方面求其暢達，表明個中的義理，然更顧及通俗性，大眾化，要符合接引初機的方便和利益，同時講究譬喻申述，趣味動人，盡力避免枯澀難懂的弊病。由於寫作時間非常有限，本書甚至可說是在倉促之間完成的，當然我未能做得理想，可是唯一可告慰自己的，是畢竟本着一颗赤誠忠摯的心，已盡我的全力。

二、本經解題

「佛說四十二章經」經題一共七字，通別合舉，人法都已表明無遺。

大抵上說，「經」這一字是通名。「經」的原名是修多羅藏，是梵文，譯作經或契經，經文的總攝名稱。經與線字同義，貫穿使之不散。契經則是契於理，合於機，故叫作契；貫穿法相，攝持所化，如經之於緯，故叫作經。一切大小乘修多羅藏都稱為經。所謂「大小乘」即大乘小乘兩種教法。一切經自教義之上分成此二乘，以對於小機說羅漢之道的是小乘；以對大機說作佛之道的是大乘。四部之阿含經等便屬小乘，如法華經，維摩經等屬大乘。

「佛說四十二章」此六字是別名，這是與別的經分別作用而言。把別名與通名——「經」之一字，合之而成爲本經七字的經題。

現在，我把經題作概要的解說：

佛是說法的聖者，因爲他的萬德具備，智慧廣大，辯才無礙，所說的法莫不深入人心。說本經的不是別人，正是佛，故在經首冠以「佛說」兩字。

佛，具足的名稱是佛陀，是印度話，譯作中文是覺者，意義爲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自覺不同凡夫，覺他不同二乘，覺滿不同菩薩。

說，又是悅所懷之意。佛以度生爲懷，機緣未至，默然待時

，機緣既熟，應病與藥。

佛生於世界最高峯的喜馬拉雅山南麓迦毘羅城，是該國的太子，初名爲悉達多，時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四月初八日。國王與皇后因晚年得子，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他們歡慰的心情。

然而這位悉達多太子對宮中榮華富貴的生活一點都不熱中，他是少年老成的典型，深感無論如何富貴尊榮，到頭來都免不了生老病死的人生四大苦。他在十七歲時納善國王的女兒耶輸陀羅爲妃，另外身旁還有如雲似星之多的美姬侍着，歌舞管弦，享盡歡樂，但他總覺興趣索然，認爲花開花落，月圓月缺；即使絕色美女不覺間白髮凋零，頓生紅顏老去的可憐可哀，這無非是世事無常的定律，誰也難得逃過，何況印度歷經戰爭制成四姓階級不平等的律法，無異扼殺人民生氣，養成卑屈民俗，國民思想因之遲鈍退化，國運也因此漸形衰頹，凡此覺悟，出家求真理的意念自然生出，適於此期，耶輸陀羅產下羅睺羅，他以爲後繼有人，就在廿九歲那年的十二月八日晚上，秘密命車匿備馬一同逃出王宮，實行他求道求真理的願望。

最初遍訪當時知名的宗教家學者，繼之修苦行，都未能得究竟，不覺意氣消沉。其後靜坐沉思，透過般若智慧自覺的光芒，豁然證得無上正等覺，於是曉達人生的老病死和一切不自在的由來在於煩惱——迷於無明的源起。如果要解脫衆多煩惱得大自在，就必須由正見正道着手。他發現宇宙人生的真理，貫通因果大法，體驗四聖諦的奧妙，亦即悟道之時，是在三十五歲那年——出家後第六年，十二月初八日的黎明。那時天空晨星閃爍，與佛陀般若智慧的心光輝映相應。

他證道後即本熱誠之心在鹿野苑度憍陳如等五比丘，首先傳教法，爲說四諦八正道。波羅奈斯國長者子耶舍聞佛法出家修道，他父母妻室同時亦皈依佛，這就是教團中最初優婆塞優婆夷的開始。

之後，佛訪問了印度事火外道的主腦人物優樓頻羅迦葉，和他辯論真理，終於使其率弟子五百名皈依佛的座下。還有優樓的弟子那提迦葉、迦耶迦葉等二人也先後分領了三百及二百名弟子

歸投於佛，一共千人成爲佛的忠實弟子。佛陀就領着弟子們進入王舍城，國王和城內的人紛紛恭聽佛法，大家都以佛法爲甘霖。當時國王就用迦蘭陀迦奉獻的竹園建成一所龐大的精舍，名之爲竹林精舍，迎請佛陀駐錫說法。原爲婆羅門的舍利弗、目連等尊者，以及當時大學者摩訶迦葉都在那時皈依佛的。後來舍衛國的須達多長者在王舍城聽佛說法不勝感動，就請波斯匿王將太子逝多的邸園開建爲祇園精舍，迎佛說法。竹林精舍和祇園精舍是佛陀傳道的二大中心道場。此外靈鷲山毘舍衛國的大林精舍，也是佛常往說法的道場。

佛成道說法四十五年間，席不暇暖，其慈悲教化的精神，歷史上再找不出第二個人可與倫比。

成道後的第四十五年在波婆城接受打鐵商主人純陀的供養後，移到尸那城附近的婆羅雙樹下休息，命阿難設床，以頭北面西右脇南兩足垂伸安臥。二月十五日夜半，寂然涅槃。涅槃前尙向弟子告誡說：

「汝等比丘！一心勤求出道，一切世間動不動法，皆是敗壞不安之相……是我最後教誡。」以上是佛陀的略歷。

我們身爲佛弟子，佛是四生的慈父，更是人天的導師，所以對於佛重要的歷史，實在要明白一個概要。

本經的全文共計分成四十二章，因此就用章數爲名，稱爲「四十二章經」。

據古今譯經圖記裏面說：「四十二章經，本是佛經的節錄。迦葉摩騰因佛教初入中國，信者甚少，即使有信仰亦僅祇皮毛的認識，遂撮集經中的要義，爲信仰者作一個先導。」

故這是在佛陀一代時教當中，摘具了最初最簡明的教義，集合成一冊，內分四十二章，也即是四十二個段落，以投合於中上的機宜。全經文字不多，意義却廣泛得很。內容是偏重於聲聞教而教化出家比丘的教法居多，尤其對於女色的呵斥一點都不留餘地。所以漢明帝讀了本經後，認爲這無異是直接的社会教育，足可以作政治法律所不及的補足，就敕令繕寫流通外，並頒賜諸王大臣。

時至今日，本經的價值歷久彌存，更適於修持佛法的人奉爲修行的指針，以其所富有的四項勝義：一、辭最簡馴，二、義最精富，三、譯最古真，四、傳最平易，作爲通往大乘的寶典。

因爲本經前三章爲聲聞、緣覺、菩薩三乘人共通的，皆以出家爲因，了脫生死爲果，是三乘共教行果義。第四章至第八章闡明世出世間善惡因果義，即是五乘善惡通義。由此可見世出世間一切法統攝無遺。

第九章至第三十八章，表明大乘不共勝行，自然地概括了六度萬行，所以，雖則本經亦畧具小乘教義，畢竟仍是以彰明大乘教義爲主。第三十九章至第四十一章總明信解修，要人信佛教，當然先得究明教理，進而依之修訂。最後一章總結，乃是頌揚佛的般若智慧，徧觀世出世間一切諸法，世之智慧沒有能超過佛陀的。

不妨說，本經實在是佛經東來的第一法寶，後世經論譯著多自此出，故而他的光芒真是恆照十方，長存而不朽！——待續

信不信由你

觀音大士靈應記

王步雲

本人供奉觀音大士像，已經六、七年，虔誠誦大悲咒，已有十餘年。此次小兒王撫九患支氣管炎、淋巴腺腸系膜炎，引起腎衰竭症，面部足部浮腫，小便困難，高血壓一百六十，低血壓一百以上，尿毒素一百六十，腹部脹痛並發高燒，高達四十度左右，打了退燒針，過了兩三兩鐘頭，又繼續發燒，病情非常危險。本人在焦急萬分，虔誠拜求大士保佑，於睡夢中，恍惚有人說，開刀就好了。次日經原住醫院診斷爲急性盲腸炎，乃轉入台大醫院開刀。但結果並非盲腸炎，而爲淋巴腺炎及腎衰竭，予以打針消炎。在開刀後，奇跡突現，腹部不痛脹了，高燒退了，血壓、尿毒素還逐日減低，小便也暢通了，現已痊癒出院。大士的靈應，是我親身所歷，爲此提出報導，希讀者勿謂心理作用而不信，是幸。

編者按：本文作者王步雲先生，江蘇金壇人，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科長。平日供奉大士，篤信佛教，其爲人也，律已甚嚴，不苟言笑，本文所述，信非虛妄。（轉載「揚善半月刊」）

碧巖錄講義

王進瑞

法眼答慧超

這一則公案是禪宗五家七宗中，法眼宗一派的開祖，法眼禪師對一位名叫慧超的學僧問甚麼是佛，所答的話作為主題的。原文出在大正大藏經第四十八卷一四七頁上段。

法眼文益禪師俗姓魯，唐僖宗光啓元年公元八八五年生於浙江省餘杭，七歲就投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出家，嗣於越州開元寺受具足戒。當時在明州剡山育王寺有一位希覺律師頗有名氣，文益即往聽其旨，兼學儒典有相當的成就。希覺亦很得意對人說文益是我們之夏遊等語賞識其人才，其後玄機一發擲下所學經論，出遊各地去雲水行脚，先到福州長慶院跟慧稜禪師參禪。長慶慧稜是雪峯義存禪師的法嗣，可惜和文益機緣不契，文益即決定往西湖，和進山主等結伴出遊，在途中因溪水暴漲不便於行，暫歇於閩城西之地藏院，當時地藏院的住持是羅漢桂琛。桂琛是玄沙師備的嗣法門人，又是雪峯義存的徒孫。桂琛早就知道文益在長慶的時候，雖然尚未契悟，但有良好的表現，所以有意接文益。琛問文益：「上座往那裏去」。文益答：「遷迤行脚去」。就是說並沒有甚麼目的，隨便往各地方去行脚。琛再問：「行脚事作麼生」。文益曰：「不知」。琛曰：「不知最親切」。在這句桂琛的言下，文益有省悟。其次談論到僧肇所著「肇論」中。最出名的一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時，桂琛問文益說：「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文益答曰：「別」。文益在這個時候答別，可見尚未徹坐禪，尚未體會到與天地同根、與萬物一體的心境。聽了文益這樣答。桂琛便豎起兩指，文益復說：「同」。琛仍豎起兩指便去。尚未達到悟境的人雖然答得對也不是真實的對，絲毫都沒有用的。候了雪停了後文益擬再出去行脚，辭桂琛，兩人走到三門時，桂琛指庭前一塊大石問道：「上座尋

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不知道這一塊石頭在你心內或在心外」。文益答曰：「在心內」。桂琛云：「行脚人為甚麼不放下一切，安這片石在心頭」。文益很窘，無話可對。覺得這個疑團非解決不可，即返回寺內跟桂琛再參過一個月餘，日日都呈其見解，說道理，桂琛對文益這些見解總是不許，對他說：「佛法不是這樣」。文益最後歎說道：「某甲詞窮理絕」。桂琛說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就是說佛法是不須要假言詞的，一切在其當體就已經現成，何必再假思索言句呢。在這句言下，文益大悟。從此文益嗣桂琛之法。同行法進等欲遊覽江表之叢林，文益亦隨行到於臨川，州牧請住於崇壽院、時是唐潞王清泰二年。有一位子方者，從長慶會下來，文益舉長慶之偈問他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文益曰：「恁麼會又爭得」。方云：「和尙尊意如何」。文益曰：「作什麼作萬象」。方云：「古人不撥萬象」。文益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方豁然省悟。述偈投誠服膺，由此參學之徒翕然而至，不減千計。當時江南之國主是南唐烈祖李昇，字正倫、好學、寬仁、勤儉而善政。公元九三七年受吳主之禪在建康即位，國號南唐，改元曰昇元。文益受南唐王李昇之請，住金陵報恩禪院。署號淨慧。嗣後再遷至清涼寺。李王曾與文益論道，並同觀牡丹花。王令作偈，文益即席賦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可見其文藻之一班。文益緣在金陵，朝夕演法，諸方禪木，皆靡其風化，後周世宗顯德五年公元九五八年七月示寂。壽七十四、諡大法眼禪師，再諡大智藏大導師，得法弟子四十三人，其中天台德韶最有名。有語錄一卷及「十規論」等著書流行於世。文益一派世稱法眼宗或清涼宗，一時極其隆盛。

本則問話的慧超，可見亦是法眼門下的一位法將，可是其傳不詳，據說是廬山歸宗寺之策真法旋禪師，又名歸宗策真。嗣法眼。

垂示

聲前一句，千聖不傳。未曾親觀，如隔大千。設使向聲前辨得，截斷天下人舌頭，亦未是性燥漢。所

以道，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虛空不能容，日月不能照，無佛處稱尊、始較些子。其或未然，於一毫頭上透得，放大光明七縱八橫，於法自在自由，信手拈來無有不是。且道、得箇什麼。如此奇特。復云、大眾會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即今事且致，雪竇公案，又作麼生。看取下文。

這一段垂示是圓悟禪師把本則公案的機要，先行提示於學人的。學人如果能會取其意，即下面本則公案不難透過。「聲前一句千聖不傳」。我們要傳達意思，須要先究於聲，成作言句，然後錄成於文字。佛教所有經典亦是由佛先究於聲以後，所錄起來的文字言句。可是佛所說的八萬四千法門，佛尚未出世以前就已經歷然存在。譬喻說佛教的四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一切皆苦，涅槃寂靜」，是佛未出世以前就充滿於世間。這與萬物引力論亦是在於牛頓未出世以前就已存在一樣。我們所說火熱水冷這個事實，便是先於聲句以前就已經有，這種事實變成作聲句時，其火熱水冷的聲句既是二次、三次的，離開事實變作聲句時，其火熱水冷的聲句就是「聲前一句」才是真理。這種真理因是屬於言句不得，除冷暖自知以外，千聖亦無法傳言，就是千聖不傳。「未曾親觀、如隔大千」。這種聲前一句，即是不落入言句的大道真理、普遍的充滿於世間，而且人人份上亦很豐富本來具備着。如果人人不想發掘本身所具的佛性、和本身的獨尊佛相見，茫然往外出求，即相隔三千大千世界一樣，背道而馳。大千就是大千世界，又名三千大千世界，這是古印度人的世界觀，他們認為我們這個世界是有一座高八萬由旬，廣八萬由旬之高山，梵語稱須彌山 *Sumeru*，譯作妙高山，以佔在風輪、水輪、金輪（即地輪）的上面。此山的東面由黃金，南面由頗梨、西面由白銀、北面由溜璃所成，四周有七金山隔着七香海圍繞。七金山的外面即鹹海，四方有四大洲，東方是東勝身洲，西方是西牛貨洲，南是南瞻部洲，北是北俱盧洲。其中南瞻部洲即是我們所居住的。在此四大洲的外圍即由鐵圍山圍繞，總共有九山八海。在須彌山的山腹有東方持國、南方增長、西方廣目、北方多聞等四天王居住。在須彌山的上面有梵語切利天等漢語三十三天居住，

這是一羣的天神，其數並非三十三尊神的意思。三十三是印度的俗語，指稱多數天神謂三疊十一天而來的。此天由帝釋天作主。到此為止均以地爲居，所以尚屬地居天的範圍，在地居天所住者均有身形，追求身心的欲望故稱欲界。離開地居天的上空有空居天，包括夜摩天，兜率天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天。在這裏雖然仍有身形，但以精神爲主，物欲極微，故稱色界。在此以上是無色界即無身形惟有精神生活而已。以上欲界、色界、無色界爲三界，均有生命的生滅。我們人生由於業力所驅使或上昇天、或下入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或作修羅，人間等在此六道輪迴。這是以須彌山爲中心的一個小世界的構造。這種一世界集千，叫做小千世界，千個小千世界稱中千世界，千個中千世界稱作大千世界，又名三千大千世界，因爲這是集了三個千，就是小千、中千、大千所致。「設使向聲前辨得，截斷天下人舌頭，亦未是性燥漢」，設使有人急燥地向聲前即不得言句的地方辨得真理，具有能夠截斷天下人舌頭的力量，圓悟還是不許，所以說「亦未是」尚未以爲這樣就好。「所以道，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虛空不能容，日月不能照，無佛處獨稱尊、始較些子」。因爲這種境界天也不能蓋，地也不能載，日月不能照。這就是法身佛廣大無邊的，像西遊記所說的，齊天大聖翻了幾天幾夜的筋斗不過僅在觀世音菩薩的手指上跳跳而已。聲前一句即是言句以外的大道真理，把這個人格化起來便是法身佛，法身佛遍滿了宇宙，天地日月不過是其一部份而已。所以天那能蓋得起，地怎能載得住，日月怎能照得明，都無法比擬的，這法身佛大得沒有其他的佛可以比擬，所以圓悟說「無佛處」。既然無佛，當然亦無衆生、無迷悟、無染淨、離天地、絕日月，且也無尊卑之差別了。既無尊卑怎能稱得尊。可是圓悟偏偏說「無佛處獨稱尊，始較些子」。在這裏掃絕一切差別的地方，能夠稱得尊，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有這種力量的人，才較好一點。「其或未然，於一毫頭上透得，放大光明七縱八橫，於法自在自由，順手拈來無有不是」。如果在無佛處稱得尊，做不到的時候，亦可以在一根毛頭上去用工夫，透得過這一根毛上時，自然草木國土亦會悉皆成佛，比日月以上能夠

放大光明。在這個境地裏對於一切法，能夠七縱八橫，自由自在，信手拈來無有不是。未悟以前是非總是非，悟了以後善惡總是善。「且道，得箇甚麼，如此奇特。復云，大眾會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圓悟繼續說：大眾會嗎？再說：今天大家都看歷代祖師或各山的師父安穩穩坐在椅子上，却不知道他們今天的地位得來不易，是經過幾十年嘔心奪鬪的結果的，因為大家看不到各祖師過去的苦心，只看其成功一面，所以大家都不肯用功。像在太平時人民忘記了各大將軍過去効命疆場，出生入死作許多汗馬功勞一樣的。所以大家應該要在這裏，重新論起過去祖師所做，蓋覆一世功勞的修行，是怎樣做來的，須要各自去真參實究。「即今事且致。雪竇公案又作麼生，看取下文」。我現在所講的事暫且可以擱置，你們要看看雪竇的公案怎樣提起，去看下文。

本則

舉。僧問法眼。

道什麼。擔枷過狀。

慧超咨和

尚，如何是佛。

道什麼。眼睛突出。

法眼云，汝是慧

超。

依模脫出。鐵餒。餒。就身打劫。

先說明本則，然後解釋在各句下由圓悟禪師所下的著語意思。

「舉」就是雪竇禪師所說的，他說我舉起一則公案來給你們看。「僧問法眼，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有一天法眼禪師在法堂內說法時，有一學僧出來法眼禪師的座前，照例行禮後向法眼禪師問道：「慧超（該學僧自稱）要向和尚咨問，不知道甚麼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法眼禪師對這位學僧的所問就答道：「汝是慧超」。就結束了這場法堂內的問答。這樣的問答平凡的出奇，如果法眼換作臨濟德山等的時候，提出這種問的學僧非喫三十棒不可。可是法眼禪師不但不喝亦不打，叮嚀地答他非常恰切的答話，這就是法眼宗的宗風。「人天眼目」卷第四說

法眼的宗風為「法眼宗者箭鋒相挂句意合機，始則行行如也。終則激發，漸服人心，削除情解，調機順物，斥滯磨昏，種種機緣不盡詳舉，觀其大概，法眼家風，對病施藥，相身裁縫，隨其器量掃除情解，要見法眼麼，「人情盡處難留跡，家破從教四壁空」。（大正藏四八卷三二五頁上段）就是說法眼宗接化學人的手段，是視學人的程度應病與藥，以最適合學人各別的方法掃除其情解，激發其悟境、所以句句都對學人很恰切。上面法眼對慧超這一場問答，慧超問甚麼是佛的時候，法眼並不打亦不喝，也不用別句又不用其他人譬喻作答，直截了當地說「你是慧超」，雖然不說佛，却把佛的當體道盡了無遺。除了你慧超，應識得慧超本身以外，何必問佛。這是「聲前一句，千聖不傳」的境界，別人向你亦說不得，除了自己冷暖自知以外無辦法的。所以這句「你是慧超」最恰切，最親切的答話。

其次我們來看圓悟禪師在各句下面所下的著語。

僧問法眼的下面有二句，第一句「道什麼」。圓悟以詰責的語氣下語的：講甚麼，這個問題豈是可向別人問的。第二句：「擔枷過狀」。不應該問的問題提起來問，醜形暴露，好像是罪人擔枷過狀一樣。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的下面有二句，第一句「道什麼」。仍然和前前句一樣。第二句「眼睛突出」。嘲笑慧超問的姿勢太過認真，好像眼睛將要突出一樣。法眼云，汝是慧超的下面有三句，第一句「依模脫出」。法眼的家風是對病施藥相身裁縫，以最恰切的一句答他，照這個家風的模型脫出來的這是法眼答慧超這句你是慧超。第二句「鐵餒餒」。鐵製的餒兒食不下去。可是如果能夠咬得破，真是直得百味具足了。第三句，「就身打劫」。真是法眼的好手法，向來問的人慧超身上去打劫。真棒。

評唱

法眼禪師，有啐啄同時底機，具啐啄同時底用，方能如此答話。所謂超聲越色，得大自在，縱奪臨時，殺活在我，不妨奇特。然而此箇公案諸方商量者多，作情解會者不少。不知古人，凡垂示一言半句，如擊石火，似閃電火，直下撥開一條正路。後人只管去言句上，作解會道，慧超便是佛，

所以法眼恁麼答。有者道，大似騎牛覓牛。有者道，問處便是。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去，不惟辜負自己，亦乃深屈古人。

圓悟禪師在這裏評唱道：法眼禪師接化學人像小鷄要出卵以嘴吮卵殼，母鷄及時由外面嚙殼令小鷄出卵一樣，指導學人有這樣啐啄同時的機用，才能夠答這種話。這是所謂超越聲色，不被言句行動所拘束的活手段，所以才有這種靈活大自在，縱橫與奪，臨機應變，殺活由我的力量，這也是不妨算作奇特的手腕。可是對這一則公案，自古以來在禪林中，作商量問答的人很多，但是其中作情解會取的人亦復不少。這些人却不知道古人，凡要垂示一言半句都像擊石出火，或者像閃電出光一樣，絲毫都無插入情解餘地，直下撥開一條正路。後世的人就只在其言句上作情解說：「慧超便是佛，所以法眼禪師才答作這樣的」，有的人說：「大概的意思是像要說騎牛的人在尋牛一樣的」。有的人說：「問甚麼是佛的慧超便是佛」等等的說，和法眼禪師所答的真意有甚麼交涉。如果將這樣會取去，不但要辜負自己，尙且還要深深委屈古人法眼禪師，因此不得不慎重。至於這句「騎牛覓牛」的故事出在福州大安禪師傳，載在景德傳燈錄卷第九。師造于百丈，禮而問百丈禪師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百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何」。百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百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大正藏五一卷二六七頁中段）大安是透過百丈的言句領得深旨，可是後人只在法眼的言句上弄情解，怎能見得透。

若要見他全機，除非是一棒打不回頭底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向言外知歸，方有少分相應。若一一作情解，盡大地是滅胡種族底漢。只如超禪客於此悟去，也是他尋常管帶參究。所以一言之下，如桶底脫相似。

圓悟繼續說：若要見他，即是法眼禪師的全機用，諦認其真面目，除非是一棒打不回頭的好漢，牙如劍口似血盆，像鬼神一樣厲害，並且能夠在言句以外知其歸趣，才有少分相應，否則無法見得透。如果一一在言句上面作情解，這些都是滅佛種的賊人

。幸得有像慧超這樣的禪客，在這句言下悟去，也是他慧超平常管帶着一大事因緣，不斷地實參實究的結果，才能夠在一言之下像脫桶底一樣得悟。

只如則監院，在法眼會中，也不會參請入室。一日法眼問云，則監院何不來入室。則云，和尚豈不知，某甲於青林處，有箇入頭。法眼云，汝試爲我舉看。則云，某甲問，如何是佛，林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法眼云，好語，恐備錯會，可更說看。則云，丙丁屬火，以火求火，如某甲是佛，更去覓佛。法眼云，監院果然錯會了也。則不憤便起單，渡江去。法眼云，此人若回可救，若不回救不得也。則到中路，自忖云，他是五百人善知識，豈可賺我耶。遂回再參。法眼云，備但問我，我爲備答。則便問，如何是佛。法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如今有者只管瞠眼作解會，所謂彼既無瘡，勿傷之也。這般公案，久參者，一舉便知落處。法眼下謂之箭鋒相挂，更不用五位君臣四料簡。直論箭鋒相挂，是他家風如此。一句下便見，當陽便透。若向句下尋思，卒摸索不着。

圓悟說：在這裏另舉一則實例給你們參考。法眼禪師在清涼寺的時候，有一位監院，即當家師名叫玄則，大家都稱呼他作則公或則公監院。其傳記在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大正藏五一卷四一三頁中段。）這位玄則監院在法眼會中未曾一次入室請益。法眼禪師有一天問他：「玄則監院爲何不來入室」。玄則說：「和尚豈不知道，我在青林會下的時候，已經有了箇入頭」就是說已經悟過了的意思。在這裏所謂青林恐怕是青峯之誤。是圓悟的錯或是記錄抄寫的錯不得而知。因爲在玄則的傳記裏面，即上開景德傳燈錄等亦記載是青峯，又青林即是洞山良价禪師之法嗣青林師虔，其年代太早不能和玄則見面。所以可能是青峯，即青峯義誠，是青林四代後的徒孫。法眼說：「你說已經得悟，請你將得悟因緣講給我聽，我再爲你勘驗」。玄則就說：「我問如何是佛，青峯便回答說，丙丁童子來求火，我就在此言句下得悟」。法眼聽了後便說：「這句是很好的話，可是你恐怕有錯會，你再詳細說明給我聽」。玄則說：「丙丁屬火，丙丁童子來求火就

是以火求火的意思。所以這是喻我本來是佛，向他問佛是犯了向外求佛的錯。這一點我已經明白了」。法眼說：「監院果然有錯會了」。玄則聽了法眼不承認自己悟道的話，覺得非常不滿，就離開法眼渡江他去。他應該要憤起一番再接再勵才對的，可是沒有這樣做使法眼亦很惋惜說：「此人如果再回來便有可救，若不再來將救不得了」。玄則到了中途始反省過來，自忖道：「他是五百人衆的善知識，豈會騙我，還是回去跟他再參好」。就回來法眼會下再參。有一天法眼對玄則說：「你儘管問我，我爲你答」。玄則便問：「如何是佛」。仍然是老問題。法眼說：「丙丁童子來求火」。仍然照青峯答他的話答他。不料玄則頓於言下大悟。因爲玄則既至悟境邊緣，自從前次由法眼點破了後自會矯正。那麼他究竟矯正甚麼才能悟道，就是「擬議」，禪悟最忌擬議，應以全身全靈用直感會取，不要經過道理解釋去會取，所以圓悟在評唱的初節就說：「不知古人凡垂示一言半句，如擊石火，似閃電火，直下撥開一條正路」，法眼就是看玄則以道理會取，所以頭次不肯許他，第二次玄則再參後知道玄則已經矯正其錯，便即允許其悟。現在却有人瞠着眼睛批評上面這段故事說：「玄則既然解釋得對就是毫無瘡一樣，法眼不應該傷他自尊心」。這種人亦是屬於情解作事，決無法徹底了解這則公案的。如果是久參者，一舉便會知道其真的歸趣。法眼的家風是所謂「箭鋒相挂」，是往昔紀昌和飛衛二人較箭，二人所射之箭竟在空中相挂而墮落，原出於列子裏面的故事。由來引喻爲師資二人機機相投。石頭希遷禪師所著「參同契」有「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挂」，又洞山良价禪師所著「寶鏡三昧」裏面亦有「箭鋒相值」等句，可見這句在當時的禪林頗受重視。法眼是偏重這種師資相投的作風接化學人，並不用洞山禪師所唱的五位說，及其高徒曹山禪師所配之君臣五位說，以及臨濟禪師所設的四料簡說。直論箭鋒相挂，這是法眼的家風如此，一句言下便能見得透，如果向言下擬議尋思道理，即墮落第二第三，終於摸索不着法眼真意。曹洞的君臣五位說在本書第四十三則「洞山無寒暑」裏面，圓悟禪師在其評唱有詳細的介紹，在這裏省畧。至於臨濟禪師的四料簡是由其門

人普化、克符二人問法時所說，其接化學人的四種方法。料簡是標準的意思。第一奪人不奪境。奪是「與的反面，亦可以說是殺活之殺。人是主觀，和心或自己同義。境是客觀，和物或萬法同義。所謂奪人不奪境就是在客觀界以外不立主觀界。物質萬法以外不認心及自己的存在。簡直說是祇認客觀界之獨尊。所謂主觀與客觀，心與物，自己與萬法總是吾人心識上所分別的相對上偏見，如果站在各法本體上來講總是絕對不二。世間上如立一法，他法自攝於其中，像一張紙來講，表裏總是一體，表外無裏，裏外無表，所以立表面的時候，裏面亦是包括其中。奪人不奪境就是殺主觀而活客觀的立場，這種方法應用於師父接化學人的時候，就是把學人的胸中所珍重的一切見處（人）奪去，使之與萬法打成一片的手段。古人所說奪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就是這種。第二奪境不奪人。是與前相反，以人、自己爲主。認爲一切萬法悉歸自己以外無一法可餘。簡直說是宇宙無雙目，乾坤只一人，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境界。古人所說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就是這種。第三人境兩俱奪。將人境主客之見解全部奪去，使之一切皆空，如被臨濟禪師之一喝，喝破了學人連一點思量都不存在的向上一路。第四人境俱不奪。上面第三句是以殺人劍斬斷平等差別之二見，是雙遮的端的，這裏第四句是相反地，用活人劍建立人境主客雙方，表德的消息。簡直說是函蓋相合，賓主一體的境界。主觀與客觀，心物均任其自由而圓滿無碍的境地。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大慧云，此二句一句存境，一句奪人。僧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烟塵。大慧云，上句奪境，下句存人。僧問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大慧云，便有人境俱奪面目。又云吾初讀諸家禪錄，見并汾紀信之語，深以爲疑。雖詰諸老。皆含糊不辨。既閱臨濟語，則知絕信二字，蓋并汾二州名。僧問人境兩俱奪，答云，獨處一方，其旨曉然。方悟諸師之集皆有烏焉之誤。僧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大慧云，此是人境俱不奪也。（請看大正藏四十八卷三〇〇頁中段）。

——未完

瑜伽師地論

科句披尋記

彙編

卷一 (續)

彌勒菩薩說唐三藏沙門玄奘奉詔譯

韓清淨科記 三時學會彙編

卯二第二義三

辰一顯色

又顯色者，謂若色顯了，眼識所行。

若色顯了眼識所行者：此釋顯色得名所以。謂青黃赤白乃至空一顯色，彼彼體性隨一現前，有大威勢，映蔽餘色令不顯現；唯自所現，能生眼識成所行性。是故名爲眼識所行。

辰二形色

形色者，謂若色積集長短等分別相。

若色積集長短等分別相者：此釋形色得名所以。積集而有，唯假非實，是故說言是分別相。

辰三表色

表色者，謂即此積集色，生滅相續，由變異因，於先生處不復重生，轉於異處或無間，或有間，或近，或遠，差別生。或即於此處變異生。是名表色。

即此積集色生滅相續等者：此釋表色得名所以。然此表色，唯約身業爲論，有見攝故。色身形相有長短等種種差別，名積集色。由業異熟剎那流轉；生滅滅生，無間無斷，是名生滅相續。由造作思變異爲先，於彼後時身變異轉。是故此說由變異因。身變異時，有其方所現差別。或轉趣餘方，或住此方處，隨心示現取捨屈伸住坐臥等相。此示現相，於其方所或無間或有間或近或遠非一類起；名變異生。如是變異，以思爲因；能表示思故名表色。

卯三第三義三

辰一顯色

又顯色者，謂光明等差別。

謂光明等差別者：此中差別，唯說光明及與影闇雲煙塵霧及空一顯色；故置等言。不說青黃赤白。以此四種，是色自相；餘光明等是自相中所有差別故。唯顯差別，是此所說，是故畧無青黃赤白。

辰二形色

形色者，謂長短等積集差別。

辰三表色

表色者，謂業用爲依轉動差別。

業用爲依轉動差別者：前說由變異因，即此業用爲依？前說取捨屈伸住坐臥等，即此轉動差別。

寅二釋異名

如是一切顯形表色，是眼所行，眼境界，眼識所行，眼識境界，眼識所緣，意識所行，意識境界，意識所緣，名之差別。

是眼所行眼境界等者：謂一切色若正現前，名眼所行。如是眼識所行，意識所行，當知亦爾。此所行性，畧有六種：一、由所依處故；二、由自性故；三、由方故；四、由時故；五、由顯了不顯了故；六、由全分或一分故。如下決擇分釋。（陵本五十四卷二十二頁）若一切色或正現前，或已現前，或當現前，名眼境界。如是眼識境界，意識境界，當知亦爾。爲所領取，名彼境界。若一切色正現在前，能生眼識成所了別，是名眼

識所緣。如是意識所緣，當知亦爾。然已現前當現前色，亦爲意識所緣，與眼識別。其義應知。

子二好惡等三

又卽此色，復有三種：謂若好顯色，若惡顯色，若俱異顯色，似色顯現。

若好顯色等者：此中三種好惡俱異，唯說顯色，不說形表。當知形表，依顯色有；非離顯色別有形表。攝舉所依，畧不具說。非由不說謂彼爲無，如集論中亦說三種。謂妙不妙俱相違色，更無分別，唯顯色故。復次好惡等色，非實有性；唯是心偏計所起。由是說言似色顯現。此約意識所緣，說有三種差別；不通所餘眼所行等。

辛四助伴三

壬一出體

彼助伴者：謂彼俱有相應諸心所有法。所謂作意、觸、受、想、思，及餘眼識俱有相應諸心所有法。

謂彼俱有相應諸心所有法等者：謂彼眼識與諸心所有法俱流時轉，同生住滅，於一所作更互相應；是名俱有相應。卽由此義，心所有法得助伴名。心所有法，衆多非一。所謂多意觸受思想，此五名爲偏行心法。諸識生時偏俱起故。復有所餘不偏行法，隨其所應與彼眼識俱有相應，說名爲餘。

壬二辨相

又彼諸法，同一所緣，非一行相，俱有相應一一而轉。

又彼諸法同一所緣等者：此說同行相應。謂心心所於一所緣展轉同行故。此同行相應，復有多義。謂他性相應，非己性；不相違相應，非相違；同時相應，非異時；同分界地相應，非異分界地。（如集論三卷九頁說）如心心所相應道理，如是諸心所法更互相應，當知亦爾。由同分界地相應非異分界地故，說彼諸法同一所緣。然於一所緣境，有其種種行相差別而轉；由是復說非一行相。由同時相應非異時故，說彼諸法俱有而轉。由不相違相應非相違故，說彼諸法相應而轉。由他性相應非己性故，說彼諸法一一而轉。

壬三釋因

又彼一切、各各從自種子而生。

又彼一切各各從自種子而生者：如說眼識以阿賴耶識爲自種子依，如是諸心所法，當知亦爾。爲顯此義說彼一切從自種。又彼諸法一一而轉，當知自種各各差別。

辛五作業二

壬一畧標

彼作業者：當知有六種。

彼作業者當知有六種者：眼識作業、有三差別。一、了別業。此開爲四。二、隨轉業。此攝有三。三、取果業。依此差別，或開或合，故成六種。

壬二別列二

癸一初四了別業攝二

子一初業

謂唯了別自境所緣，是名初業。

唯了別自境所緣者：如說一切顯形表色亦是眼識境界。眼識所緣名之差別，除意識外不共餘識；是名自境所緣。此了別業，不同意識徧緣一切自他境界；故置唯言。

子二餘業

唯了別自相。唯了別現在。唯一剎那了別。

唯了別自相等者：如彼意識、了別自相無相；眼識不爾、唯了別自相。又彼意識、了別去來今世、眼識不爾，唯了別現在。又彼意識剎那了別，或相續了別；眼識不爾，唯一剎那了別。非五識身有二剎那相隨俱生義故。如下意地釋。（陵本三卷六頁）

癸二後二隨轉業攝二

子一標

復有二業。

子二列二

丑一隨轉業

謂隨意識轉，隨善染轉，隨發業轉。

佛教內明雜誌創刊聯想

■ 曉雲 ■

香港佛教書院之展望

香港為亞洲宗教活動聚處之港口，宜於各種佈教之活動，創辦佛教文化事業，似不太容易，今僧伽會主席洗塵法師毅然獨立以起，創刊「內明雜誌」，定期出版，徵文通告謂：「本所為弘揚正法，發展文化事業，負起時代佛教的使命，促進佛教的新生：」筆者向立時代佛教為挽劫扶傾之主力，願內明雜誌今後，多為時代佛教而努力更生，更望能提拔佛教青年從事寫作，堅站佛教本員崗位，而遠現世環境之思潮，培養佛教新思想，發揚佛教基本精神——菩薩精神，以顯佛教之悲智具足，然而欲求達此弘化任務如須有佛法般若淨化之調養，由此可知佛法修持與佛教教育之并行而并用，應理想可獲完成，香港內明書院之創辦已屆十載，香港佛教書院之開創於三年前，而今內明雜誌為督印人洗塵法師已顯示其對佛教教育文化貫徹不渝之計劃，豈是偶然。

香港為東南亞之具有特殊性之商港。尤以二次大戰後，西方人士對東方文化之觀望與研究，更為推廣而普遍發生濃厚之興趣，無論在宗教、學術、文化、藝術、乃至物質之出品，對過去之相比，是呈現着極明顯而強烈之增加，七月八日中央日報報導年來歐西極欣賞中國人之出品，可知香港之工業出品也幾乎多賴歐美之推銷，尤以大陸淪陷之後，我國人才萃薈於港台之間，所以近二十年來，在文化學術方面之提高，已成爲無可疑問之事實矣。特別是佛教方面之發展、更顯示着，一般驚人之潛力，如中小學之興，醫院之創建等。由於高僧大德之南來，形成香港佛教地位提高亦是主因之要素。在環境之實際情形，物質的力量，無疑是比諸其他地區，確有處境不同，而相形見拙之現象。（不過在

文化質素中而這香港又不能與其他地區相比，如台灣可出版十餘種佛教雜誌，但香港亦只出一本，且稿件也要從外地輸入的協助）。香港近年已成爲國際旅行事業之重要地區——所謂東方之珠、購物天堂，香港雖爲英屬殖民地，然在許多地方看來，使人接觸得到的是中國人，是中國的東西，和中國之人情習俗，在外來的遊客眼中、無異是已到達了中國的土地了。而且香港之流資和外匯，都比其他地方活躍自由，這無形中影響香港佛教之興盛，是顯而易見的。

在十數年前，香港佛教人士都會談過、想像過：佛教須有所稱像樣學府，（即常聞人言所謂大學，其實始初祇是一所學院而已）就筆者方面亦不知空想過多少回：關於興辦佛教學院之事，佛教許多人在想，這是一種潛力，「想，向上想，把着重心向上想！」（這是昔日倭公恩師之訓示）不斷地虔誠的思想，原來是種願力，佛教以信願行爲三位一體之進展程序，由於信心之堅毅、行之事實便出現於面前，現代香港有一位實行家——洗塵法師，香港僧伽會之主席，香港佛教書院之創始人，他想到，把着重心，對佛教前途是有益，他不管怎樣的困難，他不自爲自己荷負之艱鉅而計算，凡是對佛教發展有助，不祇爲自己的範圍，且也環觀佛教的各方面；筆者前十二年在港九貧民徙置區首次開辦一所天台學校，這在一般人的看法是佛教之一件小事，然而這位自我刻苦而爲佛備嘗世苦之大行沙門，他還約我們的幾位教師同一次午齋，多方面的垂詢，他以爲這是佛教展開到貧民地區的教育工作，值得鼓勵，他希望將來更有多處的此種爲社會

貧童而開設之福利教育。（現在徙置學校已有六所之多），然當時全為外教包辦之福利教育，首設佛教一所，當時在校任教之教師們所受到之困難，具有佛教領袖人物作風之洗塵法師，予以垂詢關注，在這種心量、氣度和抱負之中，奮鬥、忍耐、辛勞，他是香港佛教發展社會事業的領導人物。

香港佛教書院之興，是香港僧伽聯合會創建的一件大事，也是現代佛教的一件事，（早年已有人說過！努力設法倡導佛教本身之真理，以為世人之介紹，乃佛教徒最首先需重視，至如社會慈善事業亦極重要，但世人可辦到，唯佛教徒最才能與辦傳播佛教思想之佛教文化事業，此是一九五九年，筆者剛自歐回港時，一位新聞界名人吳灞陵先生晤談時所提示的明論），無疑地顯示亞洲之中國佛教不斷地創作努力中，也是現代佛教巨人——太虛大師興學精神的另一面的發展，蓋當時太虛大師所努力的，乃僧伽教育為主，這是環境之使然，因為當時有不少可培養之學僧，當然復興佛教以僧尼二衆為主流，大師為以整頓僧制首重僧伽教育是最合理，但今時勢環境不同，僧伽學校也不易辦（學僧不多），唯有興辦社會學校，以祈廣播佛種，亦為，續佛慧命之重要一着。然興辦佛教中小學（香港小學特多）似乎與理想距離太遠，唯有大專學院，比較接近理想。

香港自有其優越之條件，第一香港是繁盛之商港，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各種狀況，故在間接直接影響佛教資源之活動。第二是香港政府對佛教興學之支持。（走筆至此，我們不得不追憶起一位曾為香港佛教書院向港政府教育當局畧鋪路基之陳靜濤老居士，合十致敬）。第三港九佛教信徒，多願其子弟昇讀佛教學校，因當地許多書院、乃為耶教所辦，而一般謀利之學店，質素欠佳，佛教家庭之兒女能就讀佛教學校是最理想的。加以久居香港的法師們，受到香港外籍人士辦事精進之勇進、自然環境之影響，不過這位具龍象性格之洗塵法師，他本自原來真是菩薩行者，在他鼓勵與策劃努力之下，香港佛教書院於一九六九年九月廿二日開辦實現了，這真是千呼萬喚始出來的佛教大專院校，而且一切的理想，都有其前途之樂觀，際茲世界人士，趣向研究佛理之時

候，香港處在亞洲自由地帶之海港中，能創建一所佛教大學課程之學院，自然西歐學術機構，是必然會採取合作的，自接洗師信之大學合作，因為佛教傳於西方，早於二次大戰之前，便有西方學者起而研究，（尤以英、法、德諸邦），其中之影響力，則為英人斯坦因、法國之希伯和等發現燉煌佛教藝術并輦取不少佛教像經卷回去，而著書公報於世，頓使世人驚訝東方藝術之神奇——許多莊嚴佛教之神韻中，涵蘊著無比之精神與智慧，使方面人士對佛教研究增加了興趣，（因當時英法等大博物館陳列著許多佛教經卷和佛像等）。一九六七年秋聯合國發表公報，經人文哲學會之通過，提倡研究佛教藝術，并且已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日假錫蘭可倫坡召開首次世界佛教藝術專家會議（筆者亦被邀出席參加），就這種國際性之佛教藝術活動，無形中，促成東西方學術思想對佛教哲理重新加以估價，亞洲佛教人士應具有之敏感，是不該容緩的，然現代佛教文化思想之發展——佛教之復興，仍是我們亞洲佛教團體之應當肩任而不辭之重責了。

由於此點，筆者順在此畧為報導一些有關現代佛教發展之象徵，亦可說明香港佛教書院創建之重要性，如去年聯合國派員越南佛教徒杜柏榮——作亞洲巡迴訪問佛教藝術，來台一週之行程，當時由國立歷史博物館安排杜氏之訪問日程，第一日，即派到華岡佛教文化研究所，由筆者指導研究有關佛教歷史文獻及其發展經過之提供資料、杜氏結束訪問旅程回國後，已促請教育部及佛教會邀請本人作佛教畫之展示。二、本年一月六日澳洲召開之第二十八屆東方學者會議、本屆特別創設有亞洲宗教之項目，為議程中相當重要之論文，佛教經典和佛教藝術禪宗等論題約十數項，參加這項論文，除了亞洲學者提出外，其中竟有西班牙、瑞典、澳洲、德、法、英等國之神父及教授參加，在澳洲主要之大城市——墨爾本陳列館，近年曾花巨資收集佛教藝術品，作為該館主要之珍藏，當該館招待出席代表之日，同時配合舉辦一項亞洲藝術特展，全場佔主要之展出，乃先明時代之佛菩薩造像，當日曾放映有關燉煌石窟造像與壁畫之後，又放映爪哇之佛像等。三、本月（五月）廿九日澳洲東方學者會議之主任秘書訪問亞洲

時，曾誠懇之訪問佛教文化機構，作有意義之交換懇談，就佛教前途發展於國際之問題交換意見，以上幾項，祇不過就近年筆者所接觸之事實畧為報導幾點，其實國際佛教思想之研究，已是日益見重了，香港佛教書院未來之重要任務，是無可旁貸的。因此，吾人對這唯一僅有之佛教大專學府，不能不寄予甚深之期望。

且以近年國際對佛教文化思想之提倡，徵知佛教文化學術必然發展於世。台灣近年似乎醞釀著一般佛教學術研究之氣氛，如各大學青年都設有研究佛學之社團，加以佛教書之出版及影印之盛倡，這是值得可喜的預兆。

香港乃交通方便，物質富裕之港口，倘能營養得住二位佛法學養資深之大德，從事指導若干後進青年，也許可以增益香港之佛教風氣，這是值得本港佛教人士注意的。

最近香港佛教書院之創辦，實使人寄予一大期望，此是一極有潛力之長進中，為培養人材而辦學，則對人材之重視培養，又比一般辦學超過多多矣。今日佛教人材奇缺，環視日本及東南亞小乘國家，於今能講學於歐美各大學者大不乏人，回視我國，竟對目前國際佛教之發展，竟無多大之接觸，此實今日中國佛教發展史之大損失也。

不過近年香港佛教青年之活動，實有起色，如去年大會堂舉辦佛教文物展覽，黃鳳翎中學亦舉辦佛教文化展覽，大會堂上演富有佛教意義之戲劇等活動，但願以風可長，香港佛教青年將能與香港佛教書院取得適當之合作，能以佛教書院為發展佛教文化學術之基地，將來佛教書院為萃薈中外佛教學者之園地，從而展開現代中國佛教思想之努力工作，則佛教文化之活動，佛教藝術之研究，能與台灣會師出發，未始不是一項光榮之事實，香港與台灣，一水之隔，唇齒相依，而人物兩力之共濟，應是未來亞洲佛教發展之預兆。

中國乃北傳大乘佛教之祖國，歷史悠久，東亞大乘佛教國家，皆有中國傳承流布之法脈，然而日韓等地，皆已有佛教大學多所，唯中國尚未努力，推行今有香港佛教書院為首，創之前驅，香港既為東南亞之港口，交通方便，將來此一新興之佛教學府，

應有一創作性之雄姿和魄力，不祇為佛教復興而辦學，抑亦為人類需要佛教之資養而努力，配合時代性之所需，作一適應環境教育設施，亦為佛教發揚於世界之道。

一、如西方教育最失敗之心靈培養，我佛教教育應設禪學之課程，講授禪宗修養作心靈上之安頓工夫，（必要時應設般若禪堂，以便影響國際之重視，因為歐西對禪宗至感興趣），此科目可設，在哲學系範圍之內。（其實佛教學校，若缺乏宗教之修養工夫，學生只得知識而缺乏心靈亦非理想。）

二、如佛教心理教育最之科學分析，就是「唯識」學，應予以特別重視，因西方之心理學只能了解心理現象，而無法引導心靈之啓示，故佛教唯識學之能於大學課程，以發展之，亦為佛教發揚於世界之一種特殊之科目。

三、如佛教藝術之在中國重興發展，正是弘揚佛法的一門，最好的門徑，且目前聯合國已發起提倡，而現代其他國家所提供之資料，如日本所爭取得到聯合國所支持的大批研究補助經費，其實那些資料，亦多數是來自中國佛教之文獻，（近年日本以佛教藝術之活動在國際上，可謂名利兼收，他們出版很多有關佛教藝術之書籍，且已有譯出英文版，其發展得相當成功，故歐洲有一位教授說，希望中國人努力，勿給日本人包辦，言之令人感慨不已！）

此外，則為注意一所有份量之圖書館，將此圖書館而影響學校之前途，然而此整個學校之組織與計劃，固然是須有足夠之資金和宏敞之校舍，但精神之高度與學術之氣氛，仍是極重要之一環，記得六年前，洗塵法師為準備其將來辦學而吸收多方面之參考，曾托筆者，約港大幾位教授到青山妙法寺午齋，當時唐君毅與程兆熊教授也提供過此項意見，不過一件大事之開創，百事待舉，實非容易，而吾人對香港佛教書院之前途是寄以深切之望，幸在洗塵法師之大心大力，而且各方人緣之湊合，將來自然達到理想之目的，這是有具足條件可以想像得到的。

香港佛教書院，是一九六八年籌備，經過只一年之時間，於

古典名著的永恒性

蕭輝楷

——與學弟某君論「中國傳統詩文是否時代束縛」書

前識

本文所論，爲「中國古詩文」亦即除「新文學」外的各種「國文」（或曰「中文」「華文」）課程內容，是否僅是一些「反映古代生活方式，表現古老思想意識」的「老古董」，是否因而「必然具有古中國社會的時代局限性」（甚至，更激烈一點，「必然具有封建遺毒」），以致「不適用於現代」，對現代青年剛好形成了一種「傳統的束縛」，一種「早該打倒的，陳腐的，吃人的禮教」，從而特別阻礙了今日青年所嚮往之的、來自「歐美國新思潮新風氣」的各種各色的「自由解放」——這些東西，在基本上全屬於所謂「文化問題」，全是中國知識分子在半世紀以來的所謂「中西文化論戰」中最喜牽扯的大題目，對於這些大題目之全面深入的系統的處理，當然絕非本文所能辦到，也不是本文筆者目前所擬真正從事的。

本文所願作的，乃是求能圍繞「古典文化成就的意義」這一基本問題，對於所謂「舊與新」「保守與進步」「中國古詩文與西洋新思想」這些在今日青年知識分子羣中特別習見的心智糾纏，從事若干最起碼的爬梳與清理。因此，本文擬就下列六點意思，畧作一些必要的闡釋：

- 一、（作爲中國古代文化成就典範的）古詩文的內容意義；
- 二、文化成就典範（在內容意義上）的亙古常新性；
- 三、歐美「新潮」事物正是（早遭歷史無情淘汰的）古老渣滓；
- 四、傳統（作爲人類歷史發展中淘汰沖積的成果者）是如何形成的；
- 五、文化內容的基本類別，及其表現「進步」的眞象與錯覺；
- 六、小結——從西洋文化事例看中國古詩文。

本文本來僅是筆者對在（基督教會所辦的）大學中所授「大一國文」課上，二三同學作文內容的一篇書面意見，不過由於這些問題正是現代青年知識分子的普遍問題，由於這些問題意義之嚴重性與影響之深遠性，筆者最後決定稍加調整補充，作爲一篇公開文章，借用雜誌（謹按現節「內明雜誌」）的篇幅來發表。爲求存眞，「書面意見」的形式依然保留，相應語氣也概未修改，這是要請一般讀者格外見諒的。

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日識

某某同學：

你在「我對古詩文學學習的期望」這篇作文中，相當明顯地提到了「中國古詩文的內容，許多都已經和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脫節了！」「不同的時代精神，不同的社會結構，是應該要有嶄新的文章體裁和思想內容來表現的。」「古人的生活方式跟現在相差太遠。」「中國的文化傳統，有時往往會束縛了我們青年人對新的事物的吸收。」「歐美的自由解放的新風氣，已經吹遍了整個地球。」「孔孟的思想，在古代也許正是進步的……我們現在仍然需要進步，需要更多的進步。」「愛中國與愛中國的傳統文化，我彷彿覺得始終是兩回事。愛中國，爲什麼反而不去讓它進步，反而要讓古老的包袱壓住它，使它動彈不得呢？」等等——你會發覺你原來寫出的詞句並沒有這麼多，真的沒有這麼多。不過，由於你的想法，與另外一兩位同學（當然也是同作這一題目的）在基本上可說完全一致，我覺得最好對你們提一共通的書面意見，因此，上面所引，乃是你們幾位的命意遣詞之某些概畧的綜合，相信這一綜合引述，應該不會遠離你們之中任何一位的原意。

總而言之，我可以從你（或你們）文章的字裏行間，看見你的思想，正在「新與舊」「保守與進步」「歷史的累贅；與時代的需要」乃至「兩個文化的衝突」「兩代之間的鴻溝」這些詞語魔術夾縫中擠去擠來，擠得幾幾乎滿頭大汗乃至氣急敗壞，而且，我也可以清晰地看見使你不能不去鑽去擠的，那股在你身後推進的力量——一股非常可怕的，瀰漫全中國、延續了整整五十年的，由「上下兩三代青年知識分子的共通謬見」所形成的，龐大的破壞力量。

我現在還不擬去對這一龐大破壞力量本身挑戰。我僅願用這一封信，用一點對我不太費勁的思想分析工作，來協助你從這些魔術夾縫中擠出來，以便真正步上文化學習的康莊大道。因此，我打算盡量壓縮討論的範圍，爲你和另外那幾位同學，寫出一些完全針對你們意見的意見，好提供你和你們，再去從事若干絕對必要的明辨深思。

下面，我將根據我自己分析所得的線索（未必即全同於你和你們原文所表現的），檢我認爲最重要的，一點一點、一層一層地談下去。

一、關於「中國古詩文」的意義與價值

這裏，我想直接先從「中國古詩文」的意義價值本身說起。中國古詩文，按照傳統分類說法，即一般所謂的「經、史、子、集」——「經」泛指各方面的「古典文化遺產精華」，而集中於哲學思想；「子」即「一般學術思想遺產」，以哲學及有關社會、經濟、政治、法律等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術思想爲主；「史」即「（特別值得後人記憶參考的）過去人類重大經驗與智慧與各種實踐實驗的總記錄」；「集」即「歷代祖宗中最具代表性的列才人學士畢生所作的文藝創造的精選成果」。因此，「經史子集」也者，無非是過去的哲學、史學、科學、文學等等文化遺產之「精華的集成」而已。

如是，再進一步，我們即可了解：哲學處理的是「宇宙人生問題」，史學整理的是「人類社會經驗問題」，科學研究的是「自然原理，社會原理，乃至生理心理原理」，文學表現的是「（來自永恆普遍人性的）人生情意與人情世故」……這些東西，全是不僅亙古常新而且四海皆然，根本沒有任何「古今中外之別」的，這正是「舊約」所載所羅門「傳道書」中所謂「太陽之下並無新事」的那些「事」，那些從「飲食男女」直到「治國平天下」，從「唱歌跳舞」直到「修真了道」的，剛好便是所謂「生活」的各種東西——你能說這些東西，真的會有「古代生活方式」「多年前之道」與所謂「現代」「今日」的區別嗎？

或者，你由於一下還想不清，乃至由於實在喜歡辯論，你仍想說這些東西一樣有古今之別，那我願在此再多說幾句，把它們分別仔細看看。

二、關於文學、史學、科學、哲學的基本內容之必屬互古常新

首先，「人生情意」絕對沒有古今之別。詩經「關雎」講「君子好逑」，「氓」講（男對女）始亂終棄」，以至「古詩十九

首」中那些「逐臣棄妻朋友隔絕死生新故」之情，或陶淵明詩中那些厭棄塵俗歸隱自然之志，等等，你能說它們竟不是「今日的生活」？

其次，「經驗記錄」更絕對沒有古今之別。孔子是個什麼人，作過些什麼事等等，以至其他各種歷史記錄，只要記錄本身基本不錯，則古代如此記，現代一樣要如此記。或者你說，「解釋」可以不同，但那只是「解釋」而非「記錄」，而且「任何時代都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去雜然爭鳴，這裏一樣沒有古今之別。或者你說，古代的「記錄」會出錯，現代可能出現正確的新考證，但這只是「對錯之分」，仍非古今之別——起碼在「如何考證也不能推翻」的那些事上（譬如：確有孔子，為春秋時魯國人，後世尊為中國的「至聖先師」之類），便絕對沒有古今之別。

復次，在各種「學術思想特別是倫常道德」這些事上，仍然是「只有對錯之分，絕無古今之別」的——無論社會結構及社會的物質生活政治生活方式會如何變，「仁義禮智信」這「五常」，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甚至連「忠孝貞節」這些「吃人的禮教」，只要把宋明腐儒那些「假道學」廓清，把孔孟真義重新解釋還原則，它們也都是永遠需要，永遠適用的。（誰人敢提倡「不忠於國家」或「可以不忠於職守」或「可以不對自己負責」？誰人敢說「不孝父母（乃至僅僅像西洋人那樣不理睬年老的父母）纔更能使人類幸福」？誰人又敢說「我非常樂意看見我的（已婚未婚的）妻子或丈夫和人通姦」？（如果有人敢這樣說，那如果「不是「心理變態者」即必是說謊者，因為，據我所知，胡鬧的洋人們在搞「交換女友派對」時，也往往不肯把自己的真正愛人帶去哩！）你沒看見美國社會中的中國少年犯罪率最低的記錄嗎？你沒有看見西洋那些「先進國家」的另外一些「先進」現象，如自殺率最高、神經病最多、神經衰弱和夢遊病等等為患最烈、離婚比率最大（而離婚後造成的「短壽」「子女不正常、低能、成爲問題兒童」「社會秩序不安」等等後果又是非常明顯的），你完全不知道這些至不可喜的「西洋現代」的現象，因而根本忽略了許多許多西洋學者也正在高呼要向中

國人學習嗎？

三、關於各色不良「新潮」之全屬久被歷史淘汰的陳腐渣滓。

這裏，更進一步，在「只有對錯，不分古今」這一法則下，我可以立刻把許多你認爲屬於「現代生活方式」的、「歐美自由解放的新風氣」，通通一變而爲「古風」，特別是「中國的古風」，成爲比你所說的「束縛人的傳統」可能還要古老還要陳腐的「古董」：

甲、「性解放」新鮮嗎？（這裏且不提「埃及妖后」之類電影或「龐培末日記」之類小說中所表現的古羅馬時代的荒淫。）早在周初便已有「桑間濮上」的淫奔風氣了；更早，殷紂夏桀便已表現過「酒池肉林，男女裸逐」這種「大解放」場面了；再早，人還沒進化成人時，一直便是不但普遍雜交，而且還要普遍亂倫（比摩西向古希伯來人申誠「不可露你母親的下體」等等的時代還早許多）的了！

乙、「同性戀」新鮮嗎？中國早在先秦和漢代，便已有「分桃斷袖」之說了，西洋早在希臘衰微期，便已成爲普遍風氣了（蘇格拉底在「會飲篇」The *Banquet* 中討論「戀愛」，正便是由「美少年向他獻身，受他拒絕」這一事件開始的）；而且，更早，在不但沒有人、甚至還沒有「高級動物」的環節動物（蚯蚓）時代，「雌雄同體」便已早非新鮮玩意了！

丙、「暴露」「迷幻藥」等等，新鮮嗎？中國魏晉古人，不但早已在「以天地爲屋宇，以屋宇爲衣服」，早已在「縱酒伴狂」「披髮伴狂」，而且去吃那種使人發狂短命的「五石散」也早已蔚成「時代風尚」了——「散步」一詞，正便是指的「要用走路來發散藥力」，這詞正便是由此而來的。

丁、「學生運動」「黑權運動」「嬉皮士運動」等等新鮮嗎？搞「學生權力運動」的祖師在中國，是即東漢的「黨錮之禍」；搞「黑權運動」（文化程度較差的少數民族對較富裕者之社會政治鬥爭）的祖師也在中國，是即「五胡亂華」的五胡；攪「嬉皮士」那種「要做愛不要戰爭」的行徑的祖師也在中國，是即那些

「玉樹歌殘秋露冷，胭脂井壞寒蟲泣」（陳後主）、「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北齊後主）、「朝朝楚夢雨雲床，五侯門外空狼燧」（南明福王）的亡國之君，與「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與「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的那一大羣醉生夢死的偏安亡國知識分子（當然，另外類似的，也還有一些未可厚非的反戰詩歌如「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免封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類之）……我敢說，你認為是「歐美自由解放新風氣」的任何一種內容，在中國乃至西洋希臘羅馬的古史上，全是「古已有之」的。

四、關於「傳統正是人類在歷史經驗中去蕪選精的智慧成果」及「進步的真義」

那麼，爲什麼這些「古已有之」的事，當年竟未能真正成爲「傳統的束縛」，以致這些「復古運動」竟反表現爲今日的一種「解放」呢？非常簡單，因爲，人類在歷史的痛苦教訓中，立出來的乃是一種「不要後人重蹈覆轍的，能使人活得比較幸福的正常生活方式」——代代傳承下來，這便成了「傳統」——西洋這些「新的古老東西」之所以在歷史上往往曇花一現，總不能成爲「傳統」，以至在今日仍顯得「新」，便正因爲它們過去的表现乃是如此「劣蹟昭彰」「害人害己」「破家亡國」，正因爲它們「不好」！

好了，最後，你或者要問：難道人類竟沒有「進步」，難道一切都是「古代的竟會反而更好」？

這裏的簡單答覆是：人類文化活動的內容，可大分爲「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文化科學」這三方面，這三方面的進步情況是極不一致的：

甲、自然科學，包括各種應用技術在內，在人類史上的進步是最神速的——不過，話說回來，最基本的原理如數學和邏輯等，則仍是「萬古常新」的（那怕「非歐幾何」「數理邏輯」之類，也仍是不能取代「歐幾里德幾何」與「亞里士多德邏輯」的）。乙、社會科學，包括各種「社會活動方式」即社會、政治、

經濟諸建構在內，如生產方法、經濟結構、家庭形式、社會組織、法律體系、政治制度等等，這些東西受應用科學或技術進行的影響較大，因此，相應於自然科學的飛速進步，其變革或曰進步速度也可能比較明顯，但這與自然科學的進步速度相較，由於它各方面的牽涉太繁複，利害因果太參差，因而顯然仍要遲緩許多——而且，話仍得說回來，各種社會建構全是有理想有目的的，這些理想與目的，如「福國利民」「親愛敦睦」「安定進步」「公平合理」「民貴君輕」「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等等，則仍是「萬變不離其宗」的。

丙、文化科學、包括宗教、哲學、文學、藝術、道德、倫理等等，這些全屬人類「高級精神活動的內容」，其進步乃是「人類理想或人生智慧的總進步」，它與自然科學所能促成的「知識進步」「技術進步」「物質生活進步」等等都最不相干，因此，它們乃是最難表現「與時俱進」這種常難式的粗淺現象的——誰敢說今之基督教傳教士準比「使徒行傳」中的使徒高明，或今之基督教神學家準比聖保羅聖奧達納等偉大？誰敢說杜威羅素等便準強過康德黑格爾，而康德、黑格爾又準強過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誰敢說蕭伯納準比莎士比亞好，艾里畧準比歌德好，畢加索準比米蓋蘭基羅好，乃至「爵士樂」「新潮樂」等等準比莫札爾特、巴哈、貝多芬等人的好？誰又敢說今日那些直如羅馬滅亡前夕現象的「新潮道德觀」，竟會準比「十誡」「登山寶訓」等等還要求得「進步」？

然則，這又是否表示「古代反而準比現代進步」「古人誠不可及」呢？

當然不是，我們今日所謂「古代的東西」，其真意實在便是：「古代芸芸學說或浩瀚創作中，經得起時間淘汰，經得起一代又一代的偉大心靈之反覆考察，與社會生活之廣泛實證，而仍能流傳下來的精選的瑰寶」，因此它們當然會比今日那些胡亂攪出的東西要靠得多——古代絕非沒有謬論，如蘇格底時代之有詭辯派或羅馬時代之有「享樂主義」；古代更絕非沒有劣作，如古代詩文選集目錄所載作品之仍能每每失傳；總之，它們全可

能已被歷史洪流沖刷罄盡了，它們都會是競爭要成爲「傳統」，然而終於鍛羽以去的失敗者。因此，今日表現爲「傳統」的，往往便意味着正是「歷史替我們挑選出來的最好的」。

因此，我想已不必說得更多。總而言之，「傳統」是顯然不應胡亂否定的。人在物質科學方面的進步現象，是絕對不能分精神生活範疇中那些「傳統成就」的穩定性混爲一談的。宗教、道德、哲學、史學、文學、藝術等等「古典」或「傳統」，是不好隨便侈談什麼「革新」「進步」的——而「中國文化遺產」，或者說中國的古詩文，正正是這方面的東西，正正是中國古人心血智慧所凝成的哲學、史學和文學，這又怎能拿「古代生活方式」或「傳統束縛」等等來信口雌黃，胡亂評點？

五、從西洋古典的價值看中國古詩文

這裏，我想可以一提爲什麼我在前面儘拿各種西洋史實來舉例的原因了。你一定仍然常常在讀（起碼常常在接觸）聖經，你一定不會覺得去讀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或荷馬的「伊利亞特」有什麼不合時宜，至少至少，你一定不會認爲今日中學所授幾何學中仍在講解「兩點之間直線最短」這一公理或畢達哥拉斯定理等等，竟會有甚麼不對，而這些東西，却全都是幾千年前希臘時代或希伯來時代的「老古董」了，爲什麼你並不認爲它們乃是「跟現在相差太遠」的「傳統束縛」呢？

爲什麼？因爲它們原本乃是希伯來文或希臘文寫成的，因爲它們來自西洋文字——然則，你爲什麼竟不能把你所認爲「與時代脫節」的、由中國古代語文寫成的古詩文，看成正是用「東方希臘文寫成的「經典著作」呢？

你如果肯這樣想，我相信你一定會即時大感「豁然貫通」之樂，一切思想困惑，將爲之立歸烟消雲散，不會再留下半絲羈絆的了。

祝

慎思明辨，日新月異

蕭輝楷

一九七〇年一月

（接上第38頁）

因此，心理上要：

1. 不存依賴自立自強——確定理想的人生目標，以達觀、樂觀的心情，創造自己。
2. 不懷幻想，自愛自治——能自愛自治便能勇往直前，創造光輝的德業。
3. 不怕困難，找尋問題——困難是鍛鍊自己的珍貴機會。從問題中發掘智能，豐富經驗。須知，不怕困難，便無困難。不怕麻煩，便無麻煩。
4. 保有正常生活態度——意志、感情、精神，是正常生活的三要素。忘懷得失，發奮忘食，樂以忘憂，是成功人物的必由之道。

B 應該修養的：

1. 笑口常開，身心可獲健康發展。
2. 心情愉快，智慧即可自然昇華。
3. 不患得失，情緒始可保持穩定。
4. 不慢不癡，態度才能自然大方。
5. 多行仁義，內心自會感到快樂。
6. 觀察思考，學識便可博大精深。
7. 修正錯誤，見識可達正確境界。
8. 循序學習，德業便可日起有功。
9. 討論切磋，結論才經得起考驗。

第九、結論

青年的心理雖極複雜。從事教養之責的父母、師長，若能依其理想願望，告以：意志遊離，則易生雜念，產生不正確的感情，做感情的奴隸。精神是支配個人的生活的動力，肉體的接觸，事後立即消失、而精神的影响，却永遠存在。正確的思想生活，該益己利人，要經常改造自己，教育自己，造成自己剛強健旺，永遠積極奮發，充滿蓬勃的朝氣。簡單的說，就是磨練其意志，強化其精神，調適其生活，協助其工作，便可日起有功，循善的方面進步無疆。

青年心理與教育

白志忠

~~~~~本文係白副院長年前應德明書院演講詞，內容豐富，發人深省，特此披露，以供讀者研究。~~~~~

編者

今天本人有機會到 貴院與諸位教授、同學，共同研究青年心理與教育問題，感到非常榮幸，也非常的快樂。

我知道貴院的同學，在貴校當局正確的引領、安排、鼓勵下，向極重視學術研究的工作，常川舉行各種專題討論，已有超卓的成績表現。也正符合世界進步大學，向學術進軍的趨勢。令人無限景仰，無限欽佩。

有人說：現在是知識爆棚的時代。也有人說：現在是智慧能力解放的時代。前者說明人類的知識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境界。後一句話，說明我們今後的教育，應開展學生的智慧，發掘學生的潛能。把學生的智慧能力解放出來。年來，西方國家的小學教育，是着重試探智能，中學是着重發掘天才，大學則為培養領袖。今後的教育工作者，要運用心理學，以改變，增進、昇華學生的智慧、能力。且須牢記「人生是一系列的學習活動，一連串的修正錯誤。」的真理。不要自滿、自限、驕傲自大，自我陶醉。

今天我和各位討論的青年心理與教育問題，是一個範圍很大的複雜問題，不是短短的時間可以談得出什麼大道理。祇不過提出一些基本問題，普遍現象，和我個人的看法，以供研究，藉以拋磚引玉。

## 第一、在人類的本性中，青年普遍具有：

愉快的心緒、豪爽的氣概、勇敢的精神，熱烈的感情。這是人間的至寶，文化的源泉，個人的生存，社會的進化，全憑這些至寶所促成。

但，另一方面，青年亦有下列各種特徵，類如：

1. 自滿驕傲，妨碍進步。自滿驕傲是進步的絆腳石。

## 第二、人生的缺陷與弱點：

世界是一個大煉獄，每個人來到世界上，都無法逃避下列各種的遭遇打擊與折磨。類如：

1. 人生的缺陷——如離愁、別恨、痛苦、災難。有人說：甜、蜜、辛、酸、悲、歡、離、合、織成了每個的人生。

2. 人生的苦難——生、老、病、死，和不如意等。所謂「人生不如意事，十恆八九」。

3. 人生的愚昧——自私、貪心、驕傲、自大。古今聖哲，及一切宗教家，都勸說世人戒自私、貪心。

4. 人類的無知——好勝、好鬥、殘忍。所以，心理學家說，人類是怪獸。人如不學，與禽獸幾稀矣。

### 第三、教育的發生與作用

比較有頭腦、智慧、聰明的人——即先聖賢，目睹人類彼此爭奪不已，殘殺不休，於是制訂禮儀，教人如何做人？如何與人和諧相處？從前孔子教學生讀書，學生入學之初，首先要明白應對之禮。且強調「不學禮無以爲人」，也就是不懂禮貌，不能做人，不會做人。宋儒云：「學者所以學爲人也。」韓愈於師說中云：「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三者之中，以傳道爲第一。所謂「道」，什麼叫道？即按照人類善良的一面爲人處世。用現在通俗的話來說，所謂「道」，即人類共生、共存、共進的大道。依此原則爲人處世者，謂之有道之人。所謂「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以及文以載「道」。自然這是十分艱鉅的工作，尤其要教人做好人的工作。東漢大儒郭林宗亦感慨繫之的說：「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即教人讀好書的老師，容易找到，教人做好人的老師，則不容易找到了。

至於，教育的意義與作用怎樣？茲簡說如次：

1. 從舊的說法言——是變化氣質，調適改造。承先啓後，繼往開來。

2. 從新的說法言——是發展人格，準備條件。獨立生活，服務社會。

3. 從教育的作用言——人的愚昧、無知，透過教育予以啓迪、改變，使其不愚，明理。人的缺陷、弱點，透過教育予以疏導、調適，以期養成達觀、樂觀。把人類原有的同情心、仁愛心、是非心、辭讓心，加以發揚光大，以期人與人間和諧相處，友愛合作，并開展智能、豐富經驗，把世界建設成美麗的樂園，這該是教育的終極目的。

至於教育的類別，有家庭、學校、社會或團體的教育。如從學習的內容言，又可分爲：

A 科學教育——人與自然知識經驗之增進，謂之科學教育。

B 做人教育——人與人間知識經驗之增進，謂之做人教育。  
C 自我教育——人與自己知識經驗之增進，謂之自我教育。  
上列三種教育以自我教育，最易收效。自我教育，乃隨時自我檢討，自我競爭，自我比較。亦即曾子所謂「吾日三省吾身」之意。

### 第四、當前教育的檢討

1. 政策偏頗——重視技術知識，滿足應付環境，照顧少數學生。

2. 內容空虛——着重事實記誦，局限升學主義，重視製造文憑。

3. 社會心理——文憑代表學識，資格決定進退，學生爲文憑而求學。爲升學而讀書。

4. 教育結果——缺乏人格陶冶，不明白人生的目的，不知道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5. 行爲表現——追求個人名利，滿足生活享受，擴大原有弱點，極盡冒險投機。不擇手段，追求個人利益。

我們需要的教育應該是：集義懷仁，博文約禮，自勵立誠，去僞崇實。也就是科學與道德並重。理論與現實結合，明是非、知廉恥。

### 第五、青年的三種行爲

個人的人格行爲，是隨着所受的教育、文化、環境而不斷生長發展的。青年以所受偏頗現實的教育，原有的缺陷、弱點，無法修正矯治。在現實社會環境中，目擊欺詐和各種不合理的現象，留下重重的陰影；邪惡的不健康的思想，泛濫襲擊；應有的需要又得不到適當的照顧、解決、從而對個人失去信心，對前途感到渺茫、徬徨，對人生感到灰暗、空虛。一言蔽之，人格的發展，普遍受到歪曲了。而其行爲遂發了如下三種型態：

1. 保守傳統的——此類青年，以所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和本身有一股強烈的向上心，行爲表現，尚能：起勁認真，表

現快樂；愛惜時光，奮發努力；墨守舊習，我行我素；腳踏實地，寄望將來。

2. 前進時髦的——此類青年，以家庭無人約束，多屬任性放蕩，嬉戲度日。其行爲的總表現是：生活頹唐，厭惡憂愁；虛度韶華，悲觀消極；全盤西化，浮誇囂張；專言享受，苟且敷衍。

3. 搗亂破壞的——此類青年，充分表現人類原有最醜的本性。非特不務正業，抑且以破壞搗亂胡鬧爲能事，損害他人爲快樂。其行爲特徵是：不務正業，麻醉自己；任性荒唐，胡天胡帝；欺凌弱小，擾亂秩序；作奸犯科，破壞法紀。

## 第六、青年的一般心願

人的情緒有如四時的天氣變化，天氣有雨、露、陰、晴之別，而青年的情緒，亦有喜、怒、哀、樂之不同。通常清明時的心理情緒，最爲正常穩定，且有下列的特徵：

1. 和善友好，熱情洋溢——具有是非心，辭讓心、同情心、羞惡心，正義感。
  2. 憂人之憂，樂人之樂——喜與人交往過從。
  3. 心情愉快，態度自然——理智感情皆能適當運用，過正常的社會生活。
  4. 博取同情、廣結友好——擴大生活範圍，建立信譽。與人合作。
  5. 冀求了解，個人才識——鞏固友誼，增進信賴，共謀學業事業之改進發展。
  6. 爭取信仰，奠定基礎——準備開展自己的事業、或職位。
  7. 掌握控制，強大力量——宏揚個人之理想。
- 至於，青年的一般心願，又可分爲下列各端：
1. 獲得應有的自由，減少約束、限制。
  2. 感情抱負、得以宣洩、展佈。
  3. 個性志趣，可得發展機會。
  4. 主觀需要，可以得到滿足。

5. 所作所爲，受人欣賞讚譽。

6. 學業事業，勝過同伴同學。

7. 自認健康，責人重，責己輕。

8. 害怕寂寞孤單，喜歡集體活動。

9. 希望長輩前輩爲前途鋪平道路。

10. 端正的容貌，健康的身體。

11. 家庭愉快，個人安全。

12. 生活舒適，工作輕鬆。

青年的心理願望，除前述教育的原因，若遇社會環境逆轉，狂風暴雨的襲擊，以致財物的損失，家道的中落，心理思想將有劇烈之變化。如：誇張自己，懷戀過去；仇視玩物，不滿現實；以是爲非，歪曲事實；喜愛批評，淆亂視聽。

## 第七、青年應減少消除的

青年自然有許多的優點，却也有許多的弱點，教育的作用就是將優點引領其發揚光大。弱點加以減少消除。減少消除的辦法，最有效的方法，是青年自己自動自覺去減少。我以爲最重要的有下列各端：

1. 以人生爲無意義。
2. 自大狂，驕傲心。
3. 自私自利的愚昧心。
4. 盲目自是的幼稚心。
5. 好勇鬥狠的仇恨心。
6. 本位主義的無知心。

## 第八、青年應建立和修養的

A 應該建立的：

1. 心理思想的健康是個人成功的前提——愉快、樂觀、是智慧、能力、理性的源泉。
2. 知識技能的熟練是成功的基石——知識技術是創業立業的基本條件。
3. 高尚的品格是成功的秘訣——身體是智慧能力的倉庫，品格是生存、生活的寶藏。

(下轉第35頁)



## ■ 浪猛胡 ■

### 五、真理的懷念

真理啊！我——

見不到妳，  
聽不見妳，  
抓不住妳。

但是，

妳的威力，

我却阻止不住它。

×

×

×

真理啊！

妳的召喚——永久

在我心頭打轉。像——

巨石壓舟，鐵鎚擊卵；

沉重！

隱痛！

我無以能言。

在「行健自強」的啓示下，將——

沉重變成力量，

隱痛變成信念。

那怕猛虎在前，

懸崖下陷，

也阻止不了我的既定進展。在——

我的生活中：

堅定、創造和遠見，

早已形成了「三位一體」的人生觀。

×

×

×

真理啊！妳像——

滄海般的深藍，

冬雪般的淨潔，

大象般的沉着，

獅子般的威嚴。是——

宇宙之王，

理性之光。妳有——

獨特的世界、個性、力量，

養育着自然的動、植、礦。但——

我看牠們太笨，

牠們笑我太狂。

兩不相比，

何能相譏？

當真理的旗幟——我一旦想到妳，

只要是妳，

我沒有一點懷疑。因為——

妳能使敢冒險者成功，

妳能使有信心者得證，

妳能使黑暗獲得光明。

民五九、四、九、于自治齋

×

×

×

### 六、烏鴉之歌

我是一隻討人厭的黑烏鴉。

天剛黎明，我便從曠野的森林，飛過

農人的屋頂：

「哇！哇！哇！」的叫着，

人們便開始到田間工作；

農人們以犁過的新土，

準備散播來季的種子。

我便趁機，

以嘴代鋤：

除草、去蟲、鬆土——易于生穀。

×

×

×

中午，

烈日半掩，

工作太苦。

我便飛來溪邊，

啾啾嘴裏的泥土、

剔剔身上的羽毛、

抖抖勞苦的身軀、

喝頓清流的澗水、

飛向嶺上的高樹——縮頸而睡，直

到天黑。

×

黃昏的時候，

農舍炊烟裊裊。

我便繞村飛行，

或落在你們的屋頂上，

又是「哇！哇！」的叫個不停；

農人們從坡野回家，

結束了一日的工作。

夜幕四垂，

我仍不停的繞村飛行，直到熄燈。

夜！

黑得——伸手不見掌，

萬籟俱寂，我才開始回到老家——

森林——休息。

×

人們討厭我的叫聲，

却不知道我的苦衷；

人們卑視我的外貌，

却忽視了它的性能；

人們心目中的烏鴉，

道聽塗說的黑傢伙。

×

×

事實如此，

我不強辯，

也不自私。

您要耕耘的土地。

我義務的幫忙翻鬆，

又自動的協助捕蟲。

您所收割的糧食，

我不會貪吃一粒；

您夜裏睡入夢鄉，

我不停巡邏看望。

×

早上，

我喚醒您們；

晚上，

我催您回家。

雖然，人鳥不可與同羣，

可是，遠在創世紀時代；

恐龍與人猿的祖先，

還不是在海上漂流的一顆細胞嗎？

民五九、十、廿七、于愛蓮池畔。

## 七、小清流

土城山上，

承天寺傍，

有一道可愛的「小清流」。

不知源自何處？

不知流向何方？

妳，只從一片石縫徐徐而下，

經過一條樹根便滾滾成流。

像舞娘的脚步——美妙多姿！

像山谷的鶯啼——哀怨多淒！

像流浪的孤兒——背人飲泣！

×

清流啊！清流！

妳，頭頂着藍天，

妳，懷擁着青山；

妳，既生自宇宙，

當該為萬有而奮鬥。

前途艱鉅，

妳用毅力策勉自己；

林石阻撓，

妳用耐心解除困擾；

天災人禍，

妳用愛智點化指破。

×

寒極暖發，否極泰來。

清流啊！清流！

松柏為妳作蔭，

花眉為妳歌唱，

甲蟲為妳跳舞。

牠們表示對妳由衷的敬意；

妳，先作了她們的犧牲，而後容有了

他們。

這個崇高偉大的法則，

唯有天地能賜，宇宙能有而妳能行

×

清流啊！清流！

妳慢慢的流吧！我盼望妳——

流向平原，

流向海洋，

流向永恆！

（民，六〇、六、二三。台北，

悅心堂）

×

×



# 自強不息齋吟草

余少颿

## 香江秋興次杜八首 井序

歲逢掩茂。序應商風。同社諸公拈秋興次杜爲題。珠玉繽紛。光翔壇坫。予愧勞人。於焉曳白。比以忍寒無那。三上補成。前四首寫於案上五六哦於枕上末二口占於元朗車上。不避土談。廣搜土物。醞新釀於舊壘。倘爛斑於他日。方家貽笑。其謂我何。是歲小寒之四日也。

露珠圓滴薄扶林。(在半山區)榕柏樛櫚氣象森。神女香巢闔谷口。銅人花圃敞山陰。(植物公園舊名兵頭花園)幾家碌碌乘除際。廿載懸懸去住心。好是客中安井臼。電機(洗衣機)今已代江砧。

俗尙新奇冠帶斜。千金輕擲鬥奢華。飆輪上下山懸纜。(山頂纜車)涼月招邀酒滿槎。智取馬心贏半鼻。舞殊狐步湊繁笳。塘西金粉餘香遠。有客章臺記品花。(羅禮銘有塘西花月痕行世)赤柱高牆(監獄)黯不暉。青天難燭世幽微。客來異域傳迷幻。人逐新潮縱臭飛。逢掖那容施夏楚。(教師對學生不得用體罰)金吾空復糾愆違。總街庭上徒延佇。莫制狼貪祇益肥。(港府嚴禁貪污著爲法令)

酒帘招展密如棋。一盞端能解百悲。牛炙合調椒子雋。蛇羹宜膾菊花時。尋幽風送天橋度。(市郊遍築複道)覓醉車從隧道馳。(九龍至沙田有隧道)別業允饒泉石勝。郊坳秋色耐人思。蜃氣濛濛幻海山。仙宮地獄抑人間。虎機車畔吞銀角。(停車場有收費機論時計值起碼五角)魚筴朝來課稅關。(魚市場在香港仔)黑鬼守門愁瞋目。紅毛點簿笑開顏。等因倘許投公府。(港僑近爭中文爲法定語文)幫辦登堂盡馬班。

青蚨騰進漫論頭。轟飲香檳慶有秋。環燕亭亭頻獻媚。笙歌夜夜那知愁。廣收耳目親屠狗。但見包苴便狎鷗。一旦飛鳶纏萬貫。勝他騎鶴上揚州。

精衛愚公疊奏功。(島中填海平山年年不絕拓地甚廣)蛟騰魚爛百年中。大班豪邁來今雨。紳士周旋占上風。不讀狗經軍盡墨。連羸馬位榜分紅。樓臺明滅曇花耳。作達伊誰繼塞翁。北窗一卷足逶迤。飽看崔嵬百稼陂。(俗名柏架山予居山下)作意雨前收茗薜。關心霜降護蓀枝。北辰失位羣魔拱。東海朝宗萬派移。頭白未妨腰脚健。歸鞭何日景雲垂。

## 青年節放歌

三月廿九青年節。六十週年懷先烈。國殤悲壯誕中華。不負斷頭流熱血。大府題名詔後生。開來繼往惟精誠。文化復興揮大筆。科學救國資發明。更新六藝昌原子。致用端須眞善美。迎頭有志趕非難。國父遺言期多士。豐碑遙望黃花岡。春風鬼哭陰茫茫。速起速起齊努力。櫓槍掃淨光玄黃。

## 佛教青少年夏令營歌 井序

佛降生二五二一五年七月廿四日。香港佛教僧加聯合會與佛教書院聯合舉辦佛教青少年夏令營於荃灣弘法精舍。少颿忝屬佛徒。備員講席。觀嘉會之良辰。喜英材之駿發。慈航寶筏。行登彼岸之莊嚴。覺路明燈。盡啓衆生之惺悟。炎炎長日。正助修持。寂寂禪關。允宜梵唄。爰拈韻語。藉表虔參云爾。

讀書須三餘。進修重夏令。佛教夏令營。更富新生命。大雄度衆生。明心見本性。冤親平等觀。菩提自我證。救世大慈悲。

護法宏三乘。濟濟青少年。身強血氣盛。覺悟早皈依。佛法僧同敬。德智體羣美。五育深涵泳。文化中互通。科學技術競。大義知捨生。曠聳憑喚醒。善用原子能。能動斯能靜。活潑養天機。力行終濟勝。民族謀復興。九州逐梟獍。早日方炎蒸。鰲洋明如鏡。荃灣水漣漪。禪房幢幡靚。完成夏令功。勇邁三軍勁。光明現目前。希賢亦希聖。朝夕如來參。自然般若應。

### 贈韓國法師 井序

佛曆二五一五年歲次辛亥仲冬。韓國蔡碧巖李行願朴清霞吞虛四大法師蒞臨香島。相聚一堂。宏揚聖教。甚盛事也。竊以乾坤龍戰。士庶苦兵。邪說誣民。羣魔肆虐。法師等致力息災。救民水火。駕慈航之寶筏。渡彼岸之法門。行見佛力扶持。同歌復旦。消除醜類。永享昇平。謹賦短什。用誌弗諼。

法雲東北來。潤物飄甘雨。時久旱 初雨 香海慈航迎。願除三界苦。

溯源箕子後。接壤振黃魂。此際修前好。光翔般若門。八表陰霾久。黎元厭甲兵。何當憑佛力。降妖濟蒼生。圓覺聞開示。盟心禮佛陀。相期齊復國。互奏凱旋歌。

### 贈日本法師 井序

佛曆二五一五年歲次辛亥仲冬。日本麻布照海法師飛鵬三島。振錫香江。聯同種之友誼。揚大雄之聖教。際此異端惑象。魍魅方張。亟待慈航。早登樂土。法師妙演三乘。破嶼癡而見性。圓通八解。淪智慧以安禪。堂堂覺路。同證如來。寂寂蒲團。神通般若。翹企鉢水宏施。羣魔畏遁。金鍼廣度。勝果咸沾。爰贈詩篇。用誌永好。

氛禩彌諸天。四象嗟黥黷。仰體佛慈悲。大德勞車轂。空谷聞誼音。龍象雲中臨。扶桑兄弟國。信仰欣同心。茲來敦夙好。拯溺相研討。法炬燭迷津。甘露蘇枯槁。梵唄鐘鼓鳴。魔降坤軸清。虔修波羅密。普照文殊燈。森森鰲洋燭。光迓東昇旭。攜手新亞洲。何須待著卜。

## 重陽翌日偕芝翁伉儷季老從沙田登馬嶺參觀 中大文史研究所小憩茶寮得詩二章

晨霏點點展重陽。沙嘴飛車客滿廂。作意逃虛仍濁世。相携舒嘯陟崇岡。蘭臺珍賞芸編古。荷沼因依柳帶長。驀憶蓬萊清淺語。紛吾真見海成桑。

大暢遐觀山谷口。竹寮徒倚綠侵牖。座鄰青少馬爲駒。午供盤餐茶當酒。能共襟期匪異人。再窮幽窗齊揚首。倘尋紫館就蒼官。且待佳辰冬至後。芝老預訂青松觀之遊。

## 稿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凡佛學論著、譯述、講座、教制改進，學佛心得，以及哲學思想，生活小品，名人傳記、評介、散文、小說、美術、劇本、詩詞等，富有教育性，啓發人性，導人向善者，皆所歡迎。
- 三、請勿一稿兩投，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用新式標點。
- 四、凡蓄意攻擊，譏諷漫罵，破壞性的文稿，恕不刊載。
- 五、來稿一經發表，暫贈本刊作為酬謝。
- 六、來稿本刊有刪改權，其不願者請註明。
- 七、來稿請用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
- 八、來稿請寄：香港九龍深水埗醫局街一七六至一七八號內明雜誌社編輯部收

# 時賢詞錄

南浦 春水

曾希穎

還有幾多愁。信予懷。未必江郎深曉。雙槳舊橫塘。驚鴻影。鏡裏蛾眉曾掃。離情最苦。新萍更逐東流小。莫數綠波南浦恨。且自醉眠芳草。眼前底事干卿。皺一池凝碧。閑愁未了。流浪十年蹤。青蕪畔。說甚瀟湘人到。蒲帆易渺。憑誰寄與魚書悄。江上迴文千萬疊。能寫相思多少。

鷓鴣天 初春小集

夏書枚

昨夜東風轉綠蘋。手描彩勝話迎春。啼鶯對語藏花緩。舞蝶爭香傅粉勻。庭院靜。月痕沉。吹來畫角一聲聲。莫嫌人日青旛動。不捲重簾意最平。路遠桃林訝竊冥。豈知峯壑變初尋。兩重心字香羅淺。一炷鑪薰曉夢深。原上草。隴頭雲。酒邊都是後歸人。白鷗還識元真子。苕雪烟波入畫屏。

臺城路 初夏

姑蘇臺上花如夢。愁心又聽南浦。海影藏帆。鬢光掩黛。消得江南一賦。流鶯未語。漸象綠成帷。亂紅飄柱。夕月纔彎。軟風吹下半汀鷺。幽尋曾入翠竊。記蕪亭小憩。飛絮猶舞。白下官楊。烏衣舊燕。回首都成淒楚。離思最苦。問上國繁華。幾絲烟縷。倦旅孤吟。梵鐘何寺宇。

四圍竹 懷往

千巖瀉瀑。素韻裊荆扉。古藤掛月。香柚砌盤。清襲羅幃。懷朝圖。追曩昔。山河表裏。雲時銷歇誰知。怨淒其。簷前細雨如油。明燈怕卜歸期。但念名峯選勝。鞞鼓江南。賦入哀辭。留繭紙。漫誦憶。匡廬過雁稀。

點絳脣 題近代粵詞蒐逸

珠海從看。倚聲那落中原後。等閒消受。樂府承平奏。天際遺音。笙鶴歸來否。餘思舊。斷襟零袖。猶染旗亭酒。

點絳脣

蘇甫翁以緬梔子見貽頓觸往年端州之游餘芬在抱感慨今昔爰以短拍酬之

去蝶逡巡。鼎湖千里還尋到。采香人老。空對巖枝好。

拾取芳菲。錦囊添多少。花應笑。賸宮殘調。商畧瓊琚報。

滿庭芳

次聲清眞夏日漂水無想山作

李 棧

堤柳先條。野桃新洗。李花飄曳臨風。賦愁如許。何事去裁紅。生恐拋殘舊約。渚沙外。帆席重重。頻凝佇。山青海碧。返照倚冥濛。匆匆。携酒後。虛隨醉舞。慚護珍叢。甚黑頭歸夢。荒市游踪。無奈相逢又別。輒難禁。僕馬分筇。嬉春處。波心蕩影。雲雨望中窮。

西江月

賀呂畫人結婚

區季子

今夜梅初怯月。來朝筆底眉舒。池塘呖呖鎮相於。畫史而今姓呂。天暖何當宵永。琴調況在樓居。同尋粉本向詩書。氣韻平添幾許。

### 鷓鴣天

水野軒袖示近闕一萼  
紅情深似怨聊和一解

洞在溪流總婉然。車塵揚外是無邊。十年夢裏何曾舊。一萼紅時便有鶻。  
香不滅。孽爲緣。潭深未抵此懸牽。王郎畢竟詞何似。秉筆總嫌太窄天。

### 太常引

### 鄭水心

木棉未落已春深。高閣正沉沉。怎消得朝陰暮陰。

三山風引。重溟霧鎖。辛苦是精禽。做夢也難尋。只斜月窺人獨吟。

### 清平樂 九日登太平山

海天一碧。只是傷心色。負了黃花秋寂寂。萬里斜陽無極。而今倚遍危欄。不知何處家山。夜夜零魂碎夢。任他飛去飛還。

### 浪淘沙 燕子

吹到楝花風。紅雨濛濛。烏衣巷口板橋東。故壘依稀何處是。泥落梁空。  
還覓舊遊踪。軟語從容。流鶯浪蝶一相逢。剪盡遊絲飛不去。簾幙重重。

### 踏莎行 初夏移居

曲徑疏花。高樓密樹。等閒又放春歸去。酒醒滿眼是江山。斜陽冉冉無尋處。  
夜永尊疊。日遲鐘鼓。當年那解相思苦。欲從夢裏說相思。擁衾却聽瀟瀟雨。

### 江城子 聞蟬

高槐斜曳綠陰輕。短長聲。欠分明。咽了一宵風露忒傷情。莫說齊宮當日事。玄鬢改。幾伶俜。  
夕陽深巷共淒清。不堪聽。淚珠零。散盡十年車馬却干卿。只恨餘音仍嫋嫋。雖做夢。也難成。

### 浣溪沙 春晚

春晚

### 饒宗頤

極意春陰護短紅。東來細雨復濛濛。須臾海市見垂虹。  
斷碧波分鴉背外。踏青影落馬蹄中。故山風物將毋同。  
何處韶光與日新。斷無閒氣付荆榛。風風雨雨又殘春。  
蔓草已成孤往地。落花猶戀未歸人。廢畦芳徑往來頻。

### 小重山 江梅

江梅

梅蕊猶含隔歲春。東風鈎夢起。了無痕。替人呵護有春雲。淒絕處。野水照黃昏。  
休更說寒溫。池萍經雨碎。易消魂。碧桃已是嫁東君。無人管。燈火掩閒門。

### 八聲甘州

携琴海畔秋深夜闌萬籟俱寂  
冷然清響不知人間何世也

共水天入定。渺蒼烟。山色有無中。忽冷冷霜響。濺濺石瀨。遙答鳴蟲。不耐琴心挑引。冷月尚惺忪。但聽商聲起。處處秋風。  
猶有徵招遺韻。似孤飛野鶴。去住無踪。望愁漪千頃。隔海意難通。寫吳絲。凝雲流水。恐馮夷。深夜出幽宮。沉吟久。成連何在。海氣濛濛。

### 浣溪沙 秋興八首

秋興八首

### 羅慷烈

庭花

欲嫁西風恐易捐。晚花消息最堪憐。斜陽無計惜紅嫣。  
但有蛛絲黏臙蕊。斷無蝴蝶覓遺鈿。滿階霜葉雁來前。

山花

着意呵憐更賴誰。冷花函草自相依。和烟和露過秋時。

只伴清湍鳴地籟。難因片夢起春姿。深巖欲雨鷓鴣飛。

姘花

帶露秋花特地妍。秋來常費買花錢。虛齋老缶薦寒泉。

舊賞名園天一角。新筭美酒斗三千。悲歡有味是中年。

對酒

擬向金尊憶舊遊。隔簾燈影小庭秋。誰家玉指擲涼州。  
對月對花疑在夢。聽風聽雨每登樓。於今翻笑少年愁。

對酒

別有閒情入酒卮。軒窗過雨晚涼時。幾行蝸篆上牆衣。

翠竹無風猶自語。殘荷蘊淚最相思。舊香深院小簾垂。

庚戌秋固菴自南中來約家夫挈都梁古琴會舍下

饒子操琴爲越溪清夜之吟冷然塵外之音

種得桃花養道心。未成大覺已成林。茗烟檀篆裊秋深。

欲結遠公香火社。還廢居士醉翁吟。冷冷風葉效瑤琴。

玩易

誰叩高齋月下門。因風舞葉過柴垣。垣前秋竹已生蓀。

大浸何曾湮桀溺。疏狂端合作虞翻。天山有象且沉淪。

雨中山行

天棘餘絲落紫莖。霜藤飽雨髮鬢髻。菴蓬石骨竦枯僧。

滌耳最宜聽一瀨。買山無力破天憎。何時結屋著崦嵫。

風入松 清明

王韶生

槐烟新散入春城。燕麥正青青。杜鵑喚起愁多少。聽風雨。一霎清明。芳草天涯懷遠。梨花院落傷情。誰分賓主占林亭。乍

暖又寒生。雕花撥柳爭先着。有行人翠袖珠凝。飛過牆頭粉蝶。忙來葉底黃鶯。

喜遷鶯 春山看杜鵑

空山延佇。似杜宇聲中。報花開處。紫陌烟凝。芳阡霞蔚。剪翠裁紅無數。詞客漫嗟蜀道。游子元知吾土。縱望眼。恐感時濺淚。采賸題句。無據。天莫問。沉醉東風。怎挽朱顏住。宮錦衣成。瓊枝歌罷。挑起離人情緒。嫋嫋垂楊香草。滑滑春泥酥雨。倦游也。正海天惆悵。不如歸去。

卜算子 蜻蜓

點水看萍開。逐隊隨風送。顧影盈盈立釣絲。影向池中弄。  
陣陣趁腰輕。欸欸應情重。碧玉搔頭欲下時。並作釵頭鳳。

風入松 近重陽

霜前雁字寫成行。報道近重陽。遙峯近嶺低昂處。待携侶。待挈壺觴。鎮日簷前朝鵲。料無風雨相妨。籬邊菊綻漸金黃。也待對芬芳。忍教明日愁蝴蝶。這情緒。更待端詳。合與參軍斟酌。還須陶令商量。

夜遊宮

季子製蘆汀白鷺盆景倚聲見及用清真韻和答

黎心齋

咫尺賤山賸水。是真可神遊千里。故國多情讓吾子。置窗前，試休燈，疑海市。素羽黃蘆底，似孤夢如烟飄墜，更問何時趁風起。貯天機，寫幽懷，安用紙。

鷓鴣天

杜鵑花

仙客曾聞閬苑居，天南休問舊根株，無言躑躅青山道，孤映煙霞淡水湖。從爛熳，識榮枯，多情元白爲于喁，年年惆悵江關路，杜宇聲中又鷓鴣。

南歌子

柳鬢梳新月，竹聲蘸野塘。分花接葉躲鴛鴦。薄怒掀裳風過，忒輕狂。蛾愛親燈火，魚潛避釣筐。爲誰多露犯宵涼。踏碎桑間落榼，重徜徉。

滿江紅 元旦

甄陶

物換星移。遍海宇。慶逢更始。看指日。南巢放桀。義師雲起。僭號猴嬉泡影散。害羣馬去軍威銳。賦無衣。朝野勵精誠。申湯誓。狂瀾挽。危舟濟。浩氣礪。天心繫。萃英雄才力。造成時勢。興夏一成徵異數。亡秦三戶開前例。掃陰霾。日月舊重光。江山麗。

# 長夜！曙光！遙遠的路！

韻平

今夜！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週遭黯淡一片，多麼淒涼，孤寂，擾人的秋風，擾人的秋葉，片片飄落，挾帶着人世的客塵與煩憂。驀然地從昔日的往事裏驚醒來，記不清，佇候窗口多久了，只覺得襟上微濕，水滴蠕動於臉頰，涼涼地有點鹹。哭了？我得承認，爲着愚昧而殘踏的日子！

記取昔日，矛盾一直衝擊着我，我被捲入矛盾的漩渦裏。如果世上有錯誤，那段累積的日子該是個錯誤，「因爲我不能以理智來引生情感，而情感亦不能變成理智，我！既無理智亦無情感，只知道理智與情感的份量，在天秤上極不平衡，不是理智湮沒情感，則情感摒除理智」，爲什麼？其實也無須窮究爲什麼，爲什麼只是個感嘆詞，對於事實無絲毫助益。一段，長長的，串在一起的日子，就在理智與情感沖擊下，彷徨而迷惘地度過，宛如那漫漫長夜，在黯淡，朦朧中！

如果說是偶然，倒不如說因緣來得較適宜。韻綺和我的少年幾乎是在同一時地長大的，相聚久了，認識也多，進而彼此了解，朋友！也未嚐不可呼喚；迥不相同的性格，縱然隔閡着，但，這份隔閡，不起任何力量和作用，彼此友誼交往，並無障阻，如斯地，相處在和諧中，近乎四年。乍然有天，綺前來寒舍「抬槓」，談古說今……提及未來的抱負與展望，並帶來佛學院招生的佳訊，屢經商洽，籌劃撮合，這樣撮合地，堅決的相偕投靠慈悲佛陀座下，幸蒙佛力加被，佛法滋潤而漸形茁壯，進而從生活中體驗出更深一層的生活意義，和生存所蘊藏的另一種尊貴、脫俗的價值。

漫漫長夜，並非白日的終點，仍是白天的起點，瞧！曙光初透！

路！崎嶇，泥濘，走不完，走不盡。「佛教之弊病，在於「愚」和「私」，因愚而不能有偉大作為，因私而分散力量。故有志佛青，必須充實德學，把自己建立起來，而後可爲教爲人；發長遠心，勵志向學，求得佛

學與世學的知識，明是非，識因果，才能樹立起健全人格，完善德行，確實地，自利利他」是恩師賜予迷途指標，每每思及於此，精神即煥發振作，內心裏迴響着：「韻平！堅起脊骨，急起直追吧！衛教濟世的神聖棒子就在你的手裏」朝着這遙遙大道「我了解身爲佛青的責任與義務是這般深重長遠，我是該邁力前進的——爲了衛教濟世！

長夜，漫漫！帶給黑暗曙光，曙光！照耀着遙遙路程——路程！遙遙！

越秀山是廣州市名勝之一。年少時，曾隨家人前往遊覽，其間湖光石色之秀雅清麗，着實令人留連忘返。雖然事隔多年，然而其中雅緻之景，至今尚印象鮮明。今就記憶所及筆錄下來，聊供同好者一起參與神遊。

越秀山的正面入口處是一道寬濶的鐵柵門，迎面是一團大花園，牡丹芍藥，倚紅偎翠，五色繽紛。右面的路可通往溜冰場，游泳池以及一個可容納二萬人的運動場。

往左走則是一條砌着碎石的幽徑，兩旁的夾竹桃高與人齊，紅白花朵互相間雜，迎風搖曳。穿過一道古樸的圓拱門，突覺眼前一亮，便是另一番的景緻。原來展現眼前的，正是明媚可人的北秀湖。湖面相當寬廣，一道弧型拱橋相連着湖中的長島，環島遍植垂柳，微風過處，輕拂水面；島上立一亭，丹楹炫目，襯托碧天白雲，倒映湖心，交互輝映，構成一幅優美，難以描繪的自然與藝術的傑作。

沿山麓小徑緩步而上，兩旁種植青蔥的灌木，而洋紫荊與白樺却正好篩去一路的陰。約莫走卅分鐘，遠遠便見一座純白的五羊石雕，一頭母山羊領着四頭小山羊，嘴銜一束穀穗，神態安詳地朝着廣州市。五羊的由來，會有如下兩則類似神話的記載，廣州記：「戰國時高固爲楚相，五羊銜穗於楚庭，故廣州廳事，梁上畫五

越

秀

山



# 乞丐

內明書院黃杏卿

昨天的天氣異常寒冷，我的身上又添上幾件寒衣，走起路來不大方便，但仍然覺得有點寒意。當我打開門，背上書包回校的時候，看見一個乞丐，身上穿着單薄的衣服，瑟縮地躲在樓梯的一角。面臨此景，頓然起了同情之心。我不由自主地走上去看看，原來他是我小時候的鄰居。以前他的家境十分富有，身體極為結實，可說是家財萬貫，體魄強壯的幸福兒，可是現在的他身體瘦弱，形容憔悴，不斷地震抖着。我禁不住地叫：「叔叔。」他抬頭一望，好像一點也不認識我，於是我便自我介紹一番。

起初他非常高興，但後來慚愧地流下淚來，我便問他為什麼會淪落到這地步。他一面流淚一面說：「自從你們遷居以後。我一直遊手好閒，一點事情也不做，和那些酒肉朋友在一起，漸漸染上很多不良的嗜好。母親很疼愛我，她從不責罰我的行為。而爸爸只顧做生意，一點也不理會我的品行。後來有一位朋友教我吸毒，起初覺得精神、興奮，但是後來毒氣入心便一蹶不振。不久，爸媽都死了，餘下不少遺產給我。由於我的毒癮漸漸加深，而且我非常喜愛賭博，於是爸爸留給我的遺產，不到一兩年就花光了。那些所謂朋友，見我窮困，一個個地就離我而去，反顏若不相識。我只好找些輕便的工作，以維持生活。後來毒癮加深，病入膏肓，便不能夠繼續工作，因此吃飯的錢也沒有，只好淪為乞丐……。」他說到那時，身體震抖得更加厲害。淚水和鼻涕像泉水般地湧出來，原來他的毒癮又發作了。他很仁慈地勸勉我，長大不要吸毒和小心交友。當我看看手錶，纔知道離上課的時間已經不遠了，於是我把身體上幾塊錢獻給他，便馬上回校。上課時，精神不能集中，不知老師在講什麼，而那位叔叔的形象不斷地在我腦際盤旋着。



好不容易纔等到放學。離開了校門飛跑也似地奔回家，當我到達樓梯的時候，有一羣人圍着看什麼似的，我立刻走上前看看，原來那位叔叔梯經

## 遊

羊像又作五層穀囊。」又明一統志引寰宇記：「五羊城在廣州府南海縣，初有五仙人騎五色羊執六穗稻至，今呼五羊。」姑勿論其真確性的程度，由此可知，五羊銜穀穗這種兆祥象徵，實跟廣州市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因此廣州又名五羊城與穗垣。

## 記

距離五羊石雕不多遠的山坡上，聳立着歷盡滄桑的五層樓。五層樓外漆丹朱，建築堅固，牆壁厚度有達一英尺者。此樓曾用作護衛廣州市，自有其歷史價值，今已改為陳列館。下面兩層展覽歷朝錢幣的演進與部份珍貴的顧繡，第三四層則用以介紹我國古代天文學家張衡的渾天儀，銅壺滴漏的複製品，與明清兩朝的外國貢品——金質四層高的座地時鐘。尤其值得一記者，即是此種時鐘遠觀金輝燦爛，近觀便覺精巧無比，內中畫欄繡栊，雕鏤奇麗，型製雖小，巧構難加，並且報時如昔，分秒不差。

## 立山

登上最頂一層，此處不設陳列，純供遊人休憩。正中一面橫額牌扁，上書「鎮海樓」三個大字，字體雄渾，灑脫之中有勁。憑欄遠眺，當時日西沉，仍有縷縷霞輝迴照。居高臨下，放眼盡望，只見長長一條白帶子（珠江）橫分南北，炊烟處處。視野雖不甚清朗，却寬廣無比，穗城景色，惜乎覽之不盡。

目睹錦繡河山，悠悠大地，箇中心境之領受，迄今未有其勝者。

死了，手裏還拿着一包毒品。我還聽到有些人罵他，說他死得好，死得妙。我的眼淚禁不住地流下來，心裏默默地祝福他，直至黑箱車把他的屍體運走。

心裏想着：許多做父母的人，一味地溺愛自己子女，而不教他做人的道和管束他的行為，而致長大淪為阿飛，希皮士形成一羣害羣之馬，為社會帶來罪惡與不安。這是一件多麼令人悲痛的事！

# 狄青軼事

姜渭水

狄青是宋代的一員猛將，年輕時只會騎射，由於尹洙向范仲淹推薦，仲淹教他左氏春秋，狄青才得折節讀書，精通兵法，訓練成冷靜的頭腦，縝密的判斷力。

仁宗討伐西夏，狄青命爲延州指使，率部攻擊，身先士卒，臨敵被髮帶銅面具，西夏望之如神，不戰而退。後宣撫荆南北路，經制廣南一帶盜賊，宵小絕跡。那時廣源州的蠻人儂智高叛亂，狄青領部往勦，軍行至青州，已經是正月十五日的上元節，蠻人派了許多細作刺探宋軍的虛實，狄青深思熟慮之後，決定不露聲色，假裝車馬勞頓的疲敝之師，張燈結綵，殺豬宰羊，儘量讓士卒們大快朵頤，充分休息，細作不知是計，未加防備，正部署隊伍，打算翌晨拂曉偷襲，豈料狄青是夜三鼓，盡出奇兵，所向披靡，斬將奪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奪得崑崙關，使儂智高聞風喪膽，從此未敢越雷池一步，狄青威名，遐邇咸知，並詔班師回京，拜樞密使，仁宗譽爲天將，但他非常謙虛地推許這是將士應命的結果，至于他個人的功勞，則是微不足道的克盡厥職而已，虛懷若谷，勿矜勿驕，有如此者。

這段戰事經過，歷代史書大抵若是，筆者現在所敘述的，則係正史以外的散事，雖屬稗官野乘家之言，然而并非無稽之談，相當可靠。

根據宋代蔡條所撰「鐵圍山叢談」中記狄青平定蠻酋儂智高故事，撲朔迷離，驚險刺激，有些近乎神話。關於「鐵圍山叢談」一書，稱說部佳本，蓋作者是蔡京的兒子，字約之，自號百衲居士，頗能文，蔡京晚年昏庸，除了政事悉決於條外，所有奏策，都出此兒手筆，蔡條另一作品「西清詩話」，亦不失爲文壇佳構。

蔡條所記是這樣的：當狄青奉旨出征，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古廟，土人嚮導甚稱其神靈驗，狄青因勒馬入內膜拜，

並且向神禱祝：「兵凶戰危，勝負莫卜，求菩薩助我佑我？」同時順手在獻金箱內抓了百多個銅錢，高聲朗誦：「此戰果大捷，那麼？丟下的都該是錢面！」左右將校忙不迭地紛紛加阻諫：「倘不如意，恐影響軍心！」不聽，大家方凝視，已揮手一擲，落下的全部皆是錢面。

于是萬象騰呼，聲震林野，士氣倍增。狄青欣喜之餘，令左右取百釘來，隨着錢的位置，依樣釘在木板上，用青紗籠罩，用手封好，臨出營香告神道：「凱歸之日，當樞衣酬謝，將錢贖回。」

及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其間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狄青每一戰役，都是親冒矢石，衝鋒陷陣，在危急存亡之秋，將戰局化險爲夷，轉敗爲勝，冥冥之中似有神助。當戰事剛結束，狄青記起往日與神之約，卸下盔甲，青衣小帽，趨拜廟前，焚香頂禮完畢，急取錢和他一同來的文武官員仔細察看，原來所有的錢均是雙面錢，莫勿爭相驚歎，引爲神蹟。

迄今桂林尚存有一「靈順」古廟，香火鼎盛，歷久不衰，相傳即狄青請詣所封的。

內明雜誌發刊紀念

# 澍甘露法雨

東京琉璃光蓮社

社長岡承惠恭頌





洗塵法師見：

月之十一日函云：引文以手民之誤，忘記低格，錯字已減少最低限度。「心雨記」原稿脫落，以致未按順序云。

爲了塵埃落定，只有等待雜誌寄來，再作奉告。十七日已收到月刊及閣下手教。

再寄上我不輕易出手的論文——「我對陸象山之學的一個看法」六十二頁稿紙；「心雨記」十首備用，祈教！

經面對雜誌，發出如是意見：

- 一、把握每月八日一定出版之時間；
- 二、一概採用海運，節省龐大開支；
- 三、月刊是代表×月刊人物的作風及精神，萬萬要堅持自己的意志，發揮辦刊物的目的；
- 四、用稿要以其文，而不以其人；
- 五、打破格局論人才，不以年齡，職業、窮富、而以才識器度，能力修持爲是，如蔣維喬氏八十多歲，如他老樂意出家，做佛事，其影响力不以爲日計。

六、要對佛法、學術、藝術（書法）有創見的人，予以盡其可能的鼓勵。

七、編者不能受任何情面的拜託、左右，登些敷衍了事的文章——但不是文章。

編安

六一、四、十九夕

胡信田敬覆

信田居士：

承蒙關注，熱心護持，貢獻寶貴意見，令人不勝感激。

本刊初創，人手不足，各方面缺點多多，乃是意料中之事。但我們是抱着很高理想，有心把這份刊物辦好的。所以於出刊之後，即作切實檢討的工作，并虛心地接受各方大德、作者的建議、批評，希望今後不斷改進，以期達到我們創辦刊物的目的。

關於本刊編排方面，對於文章先後的次第，是根據這樣原則的：一、佛學；二、世學；三、青年園地；四、其他。佛學，以論著、講座爲先，一般性文章次之。世學，亦以論著、講座爲首，其他詩詞、散文、小說等排其後。但有時爲將就版面，對於不成版（半版）之類的文章，不免有前後倒置之失。

創刊號文章的處理，則以與創刊有關者置前，其餘文稿大體說是按照以上原則列其先後的。雖然，有些地方仍掩蓋不了「用稿以其人而不以其文」之偏失。這點當於下期改正過來。

至於以上所提出的原則是否合理、妥當，尚祈居士和各位文化先輩，多多指教！

專此敬頌

道安

衲洗塵合十

四月廿八日

某某法師：

眞抱歉得很，也眞慚愧，去年答應您寫稿的事，至今未能兌現。這不是別的原因，還是由於身體的健康關係。喉痛數年，羣醫束手，也就因此，影响到讀書寫文的情緒。待痛感減輕時，我一定爲內明寫文。菩提樹來信索稿，也無以爲應。

您的先後二函，均已收到，內明前天也接到。大致來說，編輯尚可，只是不要以此爲足。每期編後，應該多去觀摩研究，何處尚有缺點，自行改正。有暇多翻閱其他刊物，觀察人家對文章如何處理，相互比較，知其得失，增加經驗，時日一久，自能於此中有其心得。編刊物就是不怕吃苦，不怕被作者罵，只有在吃苦與被罵聲中，才能增長編者的閱歷，才能知道從事文化工作的艱苦。

承關注賤軀，盛意至感。目前不需任何藥物，服亦無效。

肅此 敬祝

編祺

弟幻生謹啓

六一年、四、廿日

某某法師：

來信已收到很久，因忙未能即覆，至歉。

內明雜誌創刊號已收到，編得相當好。今天的中國佛教界，能夠不離學的崗位的僧青年，太少了，故對你們幾位求學精神，非常感佩。

佛教極須有學行並重的僧人來撐持大局，相信你們在良師益友的成就下，必能負起我們共同的使命。

說起來，我們彼此都還是學僧，尚待繼續的努力。

順祝

慧安

弟聖嚴作禮

四月十八日

拜讀內明創刊號，感到格外的歡喜，同時又現起一陣難以壓抑的憤慨。

在這佛教文化沙漠裏，一份刊物的出版，它無疑地像一塊綠洲，給象生心靈的安頓，精神的依怙，啓迪他們走向人生幸福的正途。尤其在這動亂的時代，罪惡蔓延的社會，更需要佛法的救濟。因之，內明的創刊，象生獲益，佛教增光，是可以預期的。

惟令人感到遺憾的是：竟有人利用貴刊，作爲私人發洩牢騷的工具，明目張胆地在字裏行間，毫不留情的評擊佛教經懺。自讚毀他，仰人揚己，殊屬不應。一篇文章在佛刊發表，應有正確主題，導人向善，有益於象生與佛教，至少不應有不良的影響。

世間諸法，有利則必有弊，經懺對僧徒以及全體佛教而言，確產生若干副作用，但它對佛教的貢獻，是不容抹煞的。如香港佛教所辦的各種事業，醫院、學校、老人院等，其經濟來源，多半是因經懺而來，即以個人而言，不少的老修行者，不是以此爲修學法門嗎？在當前的中國式佛教，不依經懺如何維持？當然，我們不主張：佛教非經懺不可，僧侶應過經懺生活。但在這佛教制度未重建的過渡時期，經懺仍不失爲住持中國佛教，接引象生的暫時辦法。

話不多說了，今後望貴刊對文稿的採用，宜慎重選擇爲荷。

此致

內明雜誌社

香港一羣讀者敬上

四月卅日

## 更正

一、上期演培法師的「新年對新應有的新認識」，十二頁第十行「因爲時代的種種變化！對現實世間的一切，自然不會太過去重視」，此三句係重複，宜刪去。又、副題「靈峰般若講堂」誤植「般若靈峰講堂」。

二、三十九頁新詩「佛教旗」，作者是惟誠法師，因手民之誤，未予排入。謹向作者敬致歉意。

三、四十二頁僧聯會舉辦剃度法會，日期是七月卅一日至八月六日，一連七天。夏令營自七月卅日起至八月五日止，共七天。

## 編者的話

當內明創刊號發出之後，即收到關心本刊的作者、讀者們的來函，或給予精神的鼓勵，或對編校工作上的指導。這種厚愛之情，使我們感到無比的興奮。

俗語說：「事非經過不知難。」理想與現實，畢竟是有相當距離的。本刊一開始就標明綜合性，內容力求豐富，做到老少咸宜，雅俗共賞，成爲大眾所歡迎的刊物。同時，我們希望樹立自己的風格，肩負起宏揚正法，發展文化的任務，確能爲時代佛教帶來新生命。然而，理想的花果不是輕易可致的。一份刊物想辦得好，第一、它需擁有衆多熱心文化，愛好寫作的作者，佳作得以源源而至。第二、主持其事者要有淵博的學識，豐富的工作經驗，和遠大的眼光。第三、要有雄厚的財力，足以解決經濟問題；除每月印刷、郵寄費用而外，應發給作者優厚的稿酬。第四、要有精於美術設計的人才。第五、聘得一兩位耐心、細心、負責任的校對者。第六、獲得印刷廠密切合作。試想，以上幾個條件，本刊究竟有那一項？不過，我

們決不因此而自卑、畏縮。世間一切事情，端賴信心和毅力去完成。條件要靠不斷準備、充實；理想是從現實環境中，漸次去實現的。

本刊同人，上自社長、發行人、督印人，乃至編校等人，對此文化工作，完全缺乏經驗，單憑一股爲教服務的熱忱，持以嘗試、學習的態度，希望盡自己的力量，爲教做點有意義的事，以盡點佛子應盡的義務。當然，在各種條件不足的情況下，求其符合理想，自是不可能。但是，我們深信：祇要我們本着實事求是，精益求精的做事態度；祇要佛教大德、作者、文化先輩，以及護法居士們，大家肯發大心，鼎力支持，那麼這份刊物的內容將會日益充實，逐步地趨於完善。

對於各方大德的來信，凡對本刊有建議、批評、指正者，本刊當爲之披露，并盡我們能力所及，依議改善，以符合作者的要求，滿足讀者的需要。請大家把這塊園地當成自己的，盡心致力地來耕耘、灌溉，使它不斷茁壯、成長、以至開花結果，成爲大眾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

——寫於編後——

### 本港佛教領袖

## 筏可大和尚圓寂

### 四眾弟子逾萬致敬

（本刊訊）前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大嶼山寶蓮禪寺住持筏可上人，已於本月二十八日晨四時三十分圓寂于寶蓮禪寺，本港佛教同人前往致敬哀悼者絡繹不絕。

筏可上人為香港佛教之碩德尊宿，德望之隆素為四眾所推譽，善名海內外共仰，出家弟子及皈依弟子數萬人。其畢生致力於興教弘法，辦學育才及推動佛教社會福利事業貢獻至大，人緣福緣亦廣，故有「福報王」及「好好先生」之稱。今一旦圓寂，當為佛教信眾與社會人士所悼惜。

筏可上人原籍南海西樵李氏子，俗名寶生。及剃度染衣，法名昌其字印載，號筏可，然以號名於時世。

寶蓮寺四眾同人，已於本月三十日（農曆三月十七日）下午二時，為筏可上人封龕，並擇於五月十三日（農曆四月初一）上午十一時荼毘。

## 錫蘭佛教領袖 訪問僧伽聯合會

### 洗塵大法師等歡迎

（本刊訊）錫蘭佛教領袖，現任師利楞伽學院院長韋馬拉望沙高僧，四月廿八日下午四時三刻，乘日航七一四班機由吉隆坡抵港訪問。本港佛教僧伽聯合會會長釋洗塵大法師，率領會董及佛教人士往啓德機場迎迓。賓主稍事寒暄後，韋馬拉望沙院長，即在

會長洗塵法師陪同下乘車往佛教僧伽聯合會，普慧蓮社訪問。昨往接機者尚有該會副會長寶燈法師、智梵法師、金山法師、照初法師暨普慧蓮社護法同人等。

### 佛教青年中心名畫陶瓷展覽

## 舉行佛教青年領袖座談

### 招待日佛教青年訪問團

（本刊訊）佛教青年中心名畫陶瓷展覽在大會堂高座展覽館舉行，連日各界往參觀者極眾。每日均有不同名跡展出：如五代周文矩明皇取性圖；任伯年荷花人物，茶花錦雞；徐悲鴻巨馬，中幅奔馬。每幅益是真跡精品，受到愛好人士一致稱讚。其中巨幅立馬，成於民國廿二年丙子秋日，時年四十歲。馬作在草地食草狀，墨汁淋漓筆力雄厚，世所罕見。馮玉祥題「真駿馬多活潑，志士乘之如抗倭，收復失地雪國恥，科學民主齊建設」。此時正值抗日前夕，馮氏故有此言，可能此幅專為馮氏所作。周震麟題「世逢良樂方神駿，留候忠武出處明」，丙子冬。中幅奔馬作向觀者迎面奔來姿態，鋼鬚鐵蹄，使人懼怕。該展覽至五月三日晚八時止。每早十時至晚八時，歡迎參觀。

又訊：全港佛教青年領袖座談會，第二次座談，由佛教青年中心主辦，已於卅日上午十一時至一時，在大會堂高座八樓北會議及屬下室舉行。應邀參加者有：佛教大光中學、青年協會、真言宗居士林青年團、佛教書院、內明書院等十個單位。該座談時間及餘興，座談：上午十一時至一時。茶點：一時至二時。聯歡遊藝：二時至四時。遊藝時，並招待日本佛教青年訪問團，由佛教僧伽聯合會會長洗塵法師陪同到會。

## 佛教青年中心舉辦 名畫陶瓷展覽揭幕

### 在大會堂八樓由三法師剪綵

（本刊訊）佛教青年中心同人，昨起一連十日，在大會堂八樓舉行「古今名畫，歷代陶瓷」展覽。該展覽於四月廿四日下午四時，由洗塵法師、寶燈法師、及來自尼帕爾佛祖降生地必谷法師主持剪綵開幕儀式。到觀禮的，有各社團代表，教育界及新聞界等數百人。該展覽會展出古今名畫二百餘幅歷代陶瓷百餘件，奇珍滿目。起自唐宋，下迄近代。中有蘇軾的大幅墨竹石畫，其餘的展品，皆令人神往。該中心希望藉着這次名畫陶瓷展覽使本港各界人士對中國古代文物有更深切的認識，并藉以提倡中國文化。該中



佛青教青年中心畫展剪綵

心更希望能出售部份展品，將得款，撥作佛教青年中心的各項活動經費。展覽會每早十時至晚八時開放，歡迎參觀。該中心成立於一九六九年五月，聯絡青年，利用佛教道理使青年能獲得正常愉快的康樂活動；並希望使更多人士明瞭佛教的道理。現有會員三百人，設有多項文娛班，如話劇、舞蹈、歌唱、音樂、日文及裁剪等，歡迎青年參加。會址：西環域多利道慈佛社。

## 光明講堂開法會

### 各方赴會誦讀華嚴經

（本刊訊）跑馬地佛教光明講堂已於昨（廿四）日即農曆三月十一日起，直至四月初二後日，一連二十一天舉行誦佛經中之（經王）華嚴經大法會，由弘揚佛法最力之壽治、敏智兩大法師主持領導誦讀，昨日已經開始法會，參加誦讀之港九新界各地護法，四象佛子蒞臨者車水馬龍，空前熱烈，該講堂自去夏首次興辦誦讀此（華嚴經大法會）港九新界各地大善知識，為着聞解妙法而至者，座無虛席，主持者由壽治老和尚、敏智大律師，及諸山大德象位法師，率同四象弟子，於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讀經四卷，每早第一卷讀完，隨唱華嚴字母等其在各卷開讀前，均先由敏智大律師提示經文大意，讀畢復由壽治老和尚解釋要義，入晚施放蒙山法事止，每晚再由敏智大律師畧講因明論大旨，參加設供延生及往生者甚眾，並悉由農曆四月初一晚五時半至七正時，傳授菩薩戒，皈依三寶均可，恭請羯磨阿闍黎黎敏智和尚，得戒和尚，壽治和尚，教授阿闍黎聖一和尚云。

## 世佛會週日上午九時 大會堂續辦坐香參禪

（本刊訊）世佛友誼會港澳區分會，逢週日早九時至十一時在大會堂九樓南廳舉辦坐香參禪集會，歡迎參加。前次到會者人數增加，且有外邦男女人士，故中英文語並用。會中，無一不熱烈用功，悉力以赴。在跑香坐香及討論時，毫無冷場。可謂能提起圓滿的覺照，醒：定：無往無着，有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心包十表之概。主持者指出：此即經中所謂無上正等正覺空此正覺非不切實際的。談，所能收效獲益。釋尊遺囑指示：「佛在世時依佛而住，佛滅度後依四念處而住」。人世整個生活，簡括在「身受心法」四處。經中津：訓誨，修行要依之而住，刻：奮發提起圓滿整個精細注意覺照。標出此是唯一的法，此「淨眾生度憂悲滅苦惱達正道證涅槃」，而無上正覺自得圓滿成就者也。故東南亞佛教國家，視此唯一的法，為修行金科玉律之正行，普皆力以赴。此四念處經之在此拈出，因不久將來有某長者，翻印送贈香港蓮社二三十年前所編譯中英對照四念處一經，並附以中英對照近代大聖哲「克理希那摩諦」在幼年十四歲時即六十多年前，所寫作一書「禮足恭聽錄」。該書展轉譯成廿七國文字。屆時人手一冊，方知此番話之不謬也。切不可效法，以大乘自視菩薩，固步自愚，入主出奴，認此法門，不過卅七助品道法之一小部份無足輕重者，有入寶山空手回之追悔。其實此法門與各大乘典經，如來禪，祖師禪，達摩西來直指，一千七百公案，有顯明的息息相關云。

## 妙法精舍盛況 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 歡譙台灣西藏高僧

（本刊訊）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正副會長釋洗塵釋寶燈，及全體董事，昨假妙法精舍，歡譙台灣高僧玄奘寺方丈道安老法師，善導寺方丈悟一法師，西藏活佛格賴達吉，及明珠活佛。到有：釋洗塵、釋寶燈、釋覺光、釋明常、釋旭朗、釋金山、釋忍鏡、釋、釋誠明、釋顯淨、釋雨智、釋顯光、釋慈明、釋南順、佛教書院正副院長黃國芳、白志忠、黃鳳翎中學校長孫寶元、大雄中學校長黃義華、內明書院院長鄧潤棠、內明學校校長釋慧明、陳君瑜、內明幼稚園校長張寬、國際新聞社社長區潔名、僧伽會護法委員梁聖達、方會勤慧、方慧淨、陳寬屏、仇玉芬、葉福卿、葉福榮、午謙至下午一時賓主盡歡而散。

## 應佛教書院邀請 黃文山教授作專題演講 中國文化形態發端

（本刊訊）香港佛教書院，本年度第七次專題學術講座，昨邀請黃文山教授，在該院主講，到該院教授及大專部學生五十餘人。首由副院長兼教務長白志忠，介紹黃氏與聽眾見面，並代表校方對黃教授百忙中蒞院演講至為感謝。隨登台主講，黃氏首言，十九世紀始有文化形態學之名，厥後學者相繼研究，現在西方文化已至極高之境界。其次，提出文化會否趨於殒落，即會否如人一般由生而老，由老而死。在中國之危機一書，



大體以中國之春秋時代直至現在，其認為歷史之命運傾向，必然歸於統一，第三，將中國文化體系分為三類型，以老子、孔、孟等為代表，第四，提出研究中國文化之方法「形態類型」，顧亭林所操之方法為歸納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乃採科學方法研究中國文化之第一人，西方之方法，分為實證主義，歷史學派方法，進化論方法。社會改造。黃氏并提出其自己之方法。為文化涵化與概念研究。第五，由周代至明清各朝，列舉諸子百家之文化模式、形象、符號。最後結論，西方文化無法掩蓋中國文化，但如何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結合，進而建立世界文化，建立一個新社會，為當前迫切課題。

## 香港佛教書院 學生歸依三寶

（本刊訊）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主辦的香港佛教書院，自一九六九年秋開辦以來，由租用課室三間，發展為六層十二間自置校舍。在該會董事諸公，以及教授，老師們的同力合作下，校務蒸蒸日上，學生學習精神頗佳。由於該院大專部設有佛學系，中學部每週均有佛學課，學生們在佛法的熏陶下，菩提根苗逐漸發芽、成長，以是下大決心，投皈佛陀懷抱，希望在人類偉大導師的指導下，走向於光明、幸福的康莊大道。

四月廿三日（星期日）下午三時，該院首批皈依三寶學生廿餘人，依洗塵法師為本師，如悟、知清、願海法師為引禮，在該院三樓作皈依儀式。首先由洗塵法師向求皈依者解說三皈的意義，接着請師，懺悔、發願、正授。末了，歸依師父開示法要，勉勵他

們遵循佛陀遺教腳踏實地去為學與處世，在學校裏做個品學兼優的好學，在社會上成為堂堂正正的典型佛子。儀式前後約兩小時，頗為莊嚴隆重。受歸依者身心，莫不充滿喜樂。

## 百位學佛國民大會代表： 在台啟建仁王護國法會

（台灣訊）出席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百餘位虔誠的學佛代表丁宣孝、王天鳴、王平、李子寬、李寧、丁德隆、丁紹蘭、刁威伯、王汝霖、王泰興、王止步、王兆槐、王勉、王杰超、王蘭、王培基、水祥雲、尹呈輔、李貫一、李鴻儒、吳月珍、周邦道、黃一鳴、馮永禎、葛建時、程文熙、蔡運辰、劉泗英、蕭次尹、趙全璧、潘迎春等百餘位國民大會代表，為祈禱國運昌隆，開畢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擁戴總統連任，繼續領導海內外同胞，早日光復大陸，解救苦難同胞，於三月十九日上午九時，假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四十三巷五號中華佛教居士會大佛堂，啟建隆重莊嚴仁王護國法會，並舉行學佛座談會。

仁王護國法會，由百位學佛代表，恭請數十年愛國護教的樂觀老法師主壇。是日，上午全體代表在佛殿中虔誠唸誦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十二時佛前上供，蔣總統長生祿位前上香回向。午齋後，舉行學佛座談會，由九十一歲高齡李子寬代表主持，與會代表紛紛報告學佛感應，並交換心得，氣氛熱烈。各報社，各電視台均派記者到場採訪新聞，法會之啟建，實為自由中國佛教界有歷史性之創舉，甚為希有！其殊勝情形，為此次國民大會期間一個新鮮動人的點綴，也是今年自由中國佛教界一件大事。

## 尼帕爾森本嘉納法師留學日本 今學成返國途經香港訪問

（本刊特訊）森本嘉納法師於四月二十三日下午由日本抵港，作二天之訪問。僧伽聯合會派專人到機場迎接。適逢佛教書院首次舉行師生皈依三寶，特邀法師參觀。法師參觀後頗為感動，在開示時極為讚揚，並鼓勵他們實踐佛法，宏揚佛法，自利利人。

森本嘉納法師，來自尼帕爾，曾修大乘佛學於日本東京立正大學，最近以「因果律」論文獲得文學碩士學位。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法師曾習梵文與巴利文於錫蘭大學，並獲取大小乘佛學文憑。一九五八年受戒于仰光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三年在緬甸及錫蘭研究三藏教典。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傳授靜坐法于可倫坡國際靜坐中心。其以傳教僧身份遊化四方，在日本曾舉辦若干講座，藉以宣揚正法。

法師曾任尼帕爾佛教會（在佛陀出生地藍毘尼）代表，時為一九五六年。在尼時從事佛教活動，藉以提高道侶對宗教之覺悟，成績斐然。法師在尼所辦之佛教事業，盼望所有佛教國家之同道，予以鼓勵支持。尤冀能成立一佛教中心，以便青年人研究佛學及佛教文化。更希望佛教同道惠贈書刊及法器。法師在尼帕爾所主持之寺院，經常宣揚佛法，故凡來尼國觀光之遊客，均喜歡來此參拜，如有意前來參觀的各地佛教人士，可與首都嘉德滿寺接洽。

法師在港期間，均由僧伽聯合會會長洗塵法師陪同參觀港九佛教道場，慈善、文化及教育機構。法師對於香港佛教事業，有極好之觀感云。

# 皈依三寶的意義

洗塵

——為佛教書院求受皈依學生開示

諸位，今天以淳重心來皈依

三寶。因為大家的至誠恭敬，已獲得了三皈依體，從此得蒙三寶加被，善神護持，將來不久，必能從體起用，轉煩惱為菩提。轉生死為涅槃。三寶者如暗世的明燈，苦海的慈航。三皈依體者，即是我們眾生本有的真性，這個真性，是人人本具，個個不無，在凡不減，在聖不增，迷之者，流轉生死，輪迴六道，受諸苦惱，無有了期，名為凡夫。悟之者，轉煩惱為菩提，轉生死為涅槃，名為聖人。由此看來，聖凡之分，只在迷悟之別耳。

諸位今天皈依

三寶，是轉迷成悟，轉凡成聖之開始，也即是皈依個人本有的覺性，圓滿佛果菩提。所以說：三寶者，千生罕遇，萬劫難逢。

諸位當知！皈依佛，是皈依一切佛。皈依法，是皈依一切法。皈依僧，是皈依一切僧。並不是與我說授皈依者，便是我的師傅，其他僧人。皆都不是。若果如此。就失掉皈依的意義了。與我傳授皈依者：是接引我皈依別相三寶。由此接引，將能究竟達到自性三寶，纔是真正皈依的意義。所以說，傳授皈依者，為接引師，十方常住大眾僧，纔是我真正皈依師呀。

諸位還要知道，並不是皈依就可以獲得個人本有的真性，圓滿無上的佛果菩提，不過皈依是反迷歸真的開端，還須要用一番修學的功力纔能達到這個究竟的目的地呀。

若想達到這個希望。不須多法，只有福慧雙修，修至圓滿處，即可直達家鄉了。所以我佛大覺世尊，稱為福慧兩足尊。否則徒具皈依的形式而已。如種子種下地裏，若不得水分肥料人工和自然的助緣，雖有種子種下永不得生長，皈依者不修福慧，亦復如是，然而福慧究竟怎樣修呢。

修福者，要禮敬三寶，廣修供養，孝敬父母。尊禮師長。及廣修利他諸善功德。如此修者。皆是培植福田。修慧者。聽經聞法。常隨佛學。親近大善知識，常乞開示，看經參教，如此修者，皆屬資助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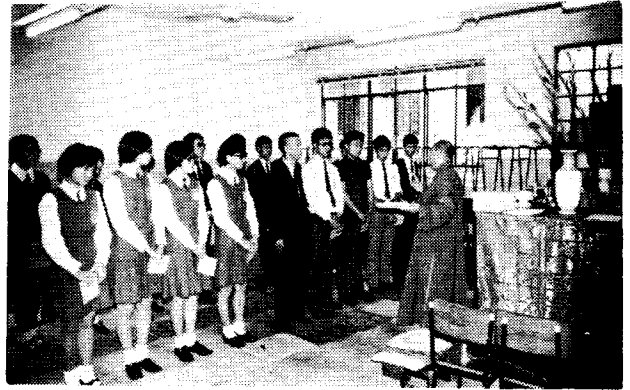
對於在上的，三寶和父母名之為供養，利益眾生名之為布施。供養 三寶父母皆名為孝。世間上孝道有三。(一)能養親。(如供養醫藥衣食臥具房舍等及盡世尊貴等)(二)能敬親。(如作禮早晚請安等)(三)能尊親。(如視親如聖賢等)供養 三寶亦有三種。(一)五塵供養。(如花果衣食色聲香味觸)如世間能養其親。(二)三業供養。(如身禮拜，口中稱讚，心意虔敬)如世間能敬其親。(三)法供養。(如依教奉行，自利利他等)行願品云：「諸供養中。法供養最。」這些供養即是我們植福的工作，但是當供養時，必要有廣大無邊的心量：經云：「虛空無盡，福報無窮。」如禮佛時，應當觀念所禮的對象和數量，如「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師子，我以清淨身語，一切徧禮盡無餘。」像這樣一禮。徧供養十方諸佛，乃至一切種種供養皆如是。若能像這樣修學，方能稱為培植福本。否則努力多而獲益少。

諸位更要知道，佛弟子的資格能高在人上人景仰者，就在禮敬 三寶，遵依佛教，嚴持佛戒的實踐行為上表達出來。如世上孝子，即在孝順父母中顯。佛弟子若想圓滿佛道，就在福慧圓滿中求。若想利他，亦在以身作則，方能利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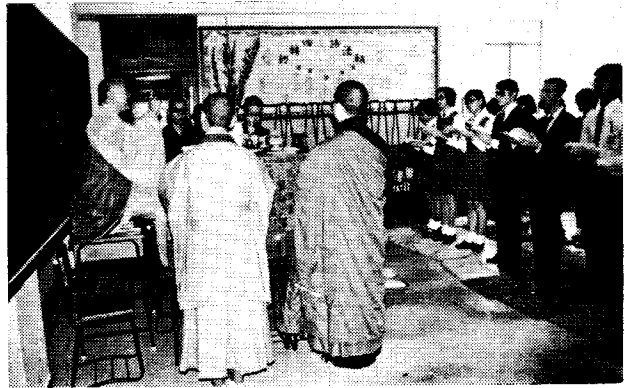
今天是諸位皈依的日子。這個日子。是諸位反妄歸真。離苦得樂。圓滿菩提的好日子。希望諸位從今天起，發大心、立大願、行大法，自利利他。普度眾生，永不退轉。最後祝諸位同成佛道！



示開師法納嘉本森爾泊尼



式儀依皈講前皈授師法塵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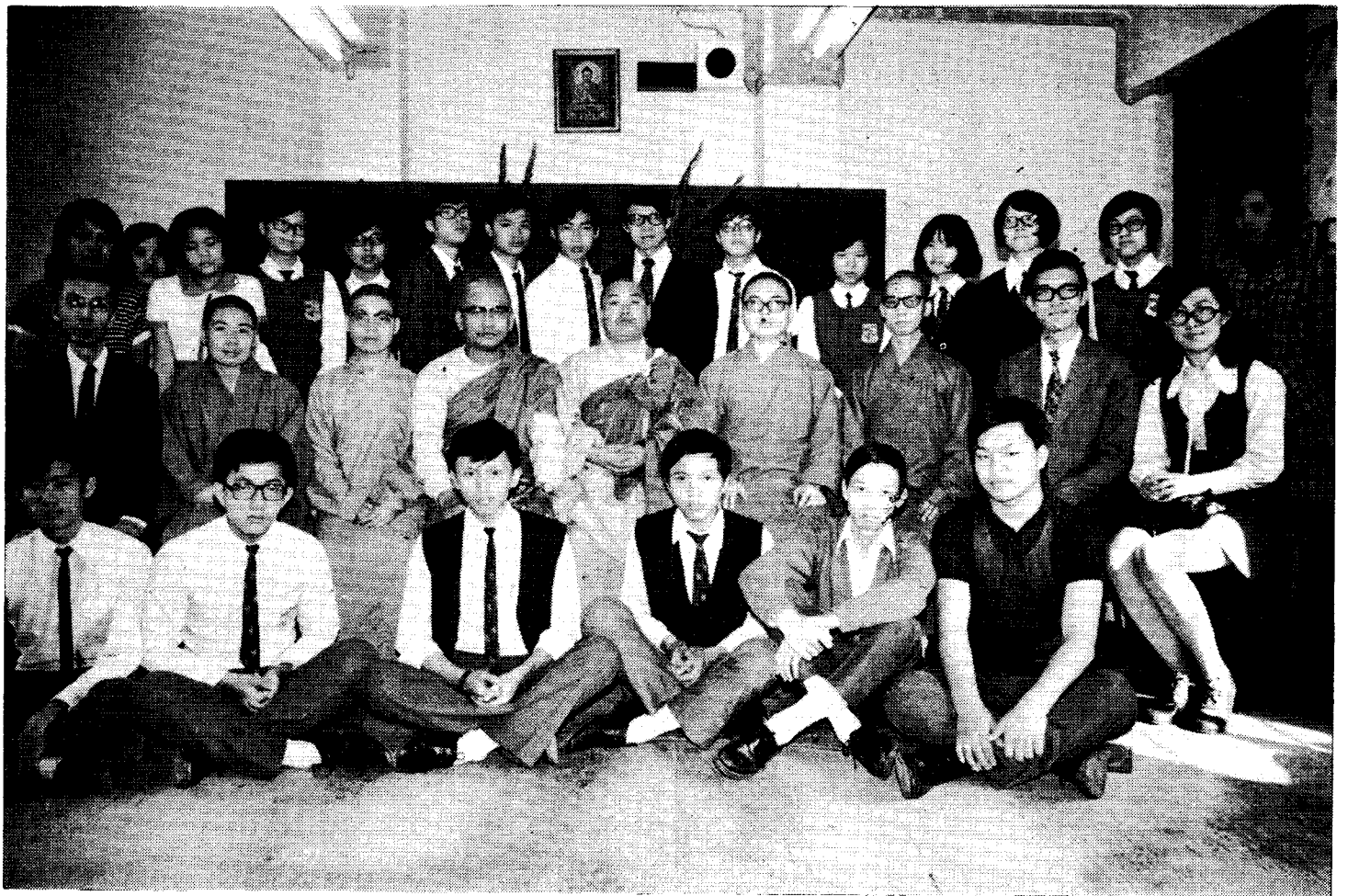
義意寶三依皈示開師法塵洗



影攝者依皈與師戒體全



文依皈三念虔者皈受



影合生學份部暨師法塵洗監校院該與院書教佛港香問訪師法納嘉本森爾帕尼